



文 學 創 作 選 之 一

遲 暮



3 0528 2669 4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857.61  
826-2

# 目次

遲暮	郁達夫(一)
徽神	老舍(二五)
屋頂下	魯彥(三七)
貴發叔	盛煥明(四五)
馬棚灣	墨沙(二九)
萬仞約	張天翼(二九)
沒有用的人	靳以(三七)
出獄	何家槐(三二)
祈雨	王統照(三九)

## 遲暮

郁達



厭倦了頻年的飄泊，并且又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來侵與世界經濟恐慌最高潮的刀口，覺得不死不生地羈縻在大都會裏作窮苦的文士生活，也沒有一點意義，林旭就在一天春雨蕭條的早晨，帶了他的妻兒遷上比較得安靜的杭州城裏去永住了。

杭州本來是林旭他們的本土本鄉，飲食起居的日用之類，究竟要比上海便宜得多。林旭在表面上雖則在說，對於都市生活，真覺得是厭倦極了，只想上一處清靜點的地方去讀讀書，寫寫東西，但其實，這一次的遷居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經濟上的壓迫。

1

『算了算了，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苦苦的寄生在這大都會裏，要受隣居

們的那些閒氣，倒還不如回到老家去住牠幾天大房子的合算！」

林旭在一天睡不着覺的惱人的晚上，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串並不是在對人講的獨白；而睡在他的身邊，似乎也還沒有合眼的他的夫人，却馬上就很起勁地回

答他說：

「我倒也是這樣的在想，就是不同鄉下的老家，上杭州去租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住住，租錢究竟要比這裏便宜些。」

這一個偶然在蚊帳之內的夫妻會議的議決案，居然於半月之後被實地執行了。將幾件並不值錢的零星行李與兩個小孩子搬進車廂之後，林旭把關在那裏的車窗放了下來，對着煙霧和春雨拌在一道的像灰漿一樣的上海空中，如釋重負似的深長地吐了一口鬱氣。立在窗口，拿出手帕來擦擦額上的汗，回轉頭來，對兩個淘氣的小孩發了幾聲叱咤的命令，他又凝視住窗外的雨脚在作獨語說：

「車到站的時候，要希望牠不落雨纔好！」這一個老是像只在對自己說話的

獨語習慣，也是林旭近來的一種脾氣；有時候在街上獨步，或一個人深夜在書案前看書的當中，他也曾高聲地說出一句半句的話，或發出一聲絕望悲憤的叫喊來。他的家人對他這脾氣，近來也看慣了，所以即使聽見了他的獨白，看見了他的臉上的險惡的表情，也到了會泰然不去理他的程度。

因為是落雨天，所以車廂裏空得很。火車開出之後，林旭一個人走上了離女人小孩們略遠的一個空座去坐下，先翻開了一冊打算上杭州去譯的書看了幾頁，後來又屈着手指頭計算了些此番搬家的用費之類，更看看窗外的雨景而打了幾個呵欠，不知不覺就昏昏沉沉地在座位前的小桌上靠住睡着了。

火車準時到了杭州城站，雨還在淒其地落着。一靠月台，他的夫人就向車窗外乾癡大哥二弟等招呼了一陣；原來她們的親戚朋友，接到了她們將遷居來杭的消息，和火車到站的時刻，早就在那裏等着了。林旭走下了月台，向幾位親戚們帶來的小孩子等一看，第一就感到了一種辨認不清的困惑。幾年前頭，他上杭州

來看他們的時候，有幾個小的他不曾看見，有幾個與他是居於叔姪的輩次的小孩，也還是不懂人事的頑童，而現在他們竟長得要和他一樣地高，穿著了學校的制服，幫他提行李，抱小孩，儼然是已經成年的中堅國民了。走出了月台柵門，等汽車來搬行李的當中，他約大家上待車室裏去坐了一下。喝了口茶，吸了枝煙後，他鎮靜地向他的長一輩的親戚們仔細一打量，心裏頭也暗暗地吃了一驚。他覺得他們的臉色，他們的姿勢，在這僅僅的幾年之中，竟變得非常之衰老了。

「啊啊，這一個人生，這一個時間的鐵門關，誰能夠逃得過去？誰能夠逃得過去呢？」

分坐了幾輛汽車，他向兩旁在往後退的依舊同幾年前一樣的衰落的杭州城市看看，心裏忽而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灰冷的感覺，在他的口上，險些兒又滾出了這一串獨白。

在杭州住下的第二天，新居的電燈，接上了火。林旭吃過了夜飯，踏進一間

白天剛佈置好的書齋，去打開夜飯前送到的上海報紙來看。初看了第一面的大字廣告，還並不覺得什麼，繼看日軍侵入的政治新聞，因為只看了些題目，倒也還可以，後來看到了三面的社會新聞，讀到了記事的第一則，就覺得字跡模糊得很。叫家人來換上了一個五十枝光的電燈球，繼續再把社會記事看將下去，而字跡的模糊，還同沒有換燈球的時候一樣。他把眼睛擦了幾擦，歪頭一想，纔曉得自己的眼睛花了，一副新近配好的老光眼鏡，在移家的紛亂之中，不知擺入了什麼地方，到現在還沒有尋着；放下報紙，滅去電燈，踏回寢室去就寢的路上，他又輕輕地獨語着說：

「明天一早非去配一副眼鏡來不可！非去配不行！」

搬定之後，約摸將一禮拜了，有一天久雨初晴的午後，林旭在中飯時飽喫了一盆杭州著名的醋溜魚鮓，醉醺醺地正躺在書齋裏的藤椅上擁鼻微吟。

冷雨逢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齋成奇辱——王霸



妻兒——愛素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儉安——新學武陵漁——商量  
柴米分排定——緩向湖陸試鹿車——

翻來覆去，吟成了這五十六字，剛在想韻脚和平仄的協與不協，門鈴一響，他的已經長到六歲的兒子却跑進來說：『有客人來了！』

跑上客廳去一看，他起初呆了一呆，一時竟認不出這客人是誰。聽了客人叫他的聲音，又聽了一句『你總以為我還在廣東罷？』的開場白之後，他就『啊！』的叫了一聲，搶上去握住了客人的手，只在『仲子！仲子！』的叫客人的名字，有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人黃仲子當十幾年前剛出第一冊詩集的時候，林旭在上海原是很熟的朋友。當時因為有人毀謗林旭，說他是一位變態性慾者之故，年紀很輕的黃仲子，對他還同小姑娘似地表示了許多羞縮的神情。以後一別十餘年，他們有時原也在車窗馬背，客舍驛亭裏見過幾次面，有時也各寄贈着些自著的作品之類，通

過許多次信，但到了這一個安靜的故都來一見，林旭真覺得是掉入了夢裏去的樣子。

「仲子，你廣東是幾時回來的？」

「回來得已經有一年光景了，時代實在進展得太快，我們都落伍了，你也老得多了呢，林旭！」

「那當然！仲子，我看你的額上，也已經有了幾條皺紋了呢！真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啦！你近來還做詩麼？」

「柴米油鹽都籌謀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做詩呢！你有幾個小孩子了？」

「兩個半，因為還有一個，怕快要出來，所以只好算半個。你呢？」

「也是三個！性慾的淨化，*The Sublimation of sexual instinct*的必要，雖則時時感到，可是實際上却終於不行。」

「哈哈，哈哈，你也做了山喀夫人的信徒了麼？節產這一件事情可真不容

易，好！讓我們慢慢地來研究罷！」

「上海的文壇怎麼樣？你爲什麼要搬到這一個死都裏來住呢？」

「還不是爲了生活！我們是同你剛纔說過的一樣，都落伍了。無論如何，在這一個暴風雨將次到來的大時代裏，我們所能盡的力量，結局總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們，原也很在努力，但實力總覺得還差一點。像我這樣，雖自己明曉得自己的軟弱無能，可是有些時候，也還想替他們去服一點點的推進之務，不過心之餘而力不足，近來老覺得似乎將要變成他們的障礙物的樣子，所以就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這文筆的戰場。仲子，你以爲我這計劃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我們雖則都還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來休養休養，雖然或將從此一直的沒落下去也說不定。」

「祝夫人呢？近來怎麼樣？」

「她麼？不是剛纔同你說過，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開走上了千古

不易的母性的軌道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金女士呢，金麗女士呢？我聽說她已經回國了，是在杭州教書罷？」

「她也在這裏，並且因爲在一張報上看見了你的來此地永住，還很想和你見見。明天午後有沒有空？我們去約她遊一趟湖，你以爲怎麼樣？」

「好，好得很，我明天午後一定上湖濱去等你們。」

林旭和黃仲子這樣約定了明日去遊湖，兩個人又談了些閒天，就匆匆地分開了手。是在這一天的晚上，林旭於躺下床去之後，就又問了問他的夫人。

「黃仲子明天約我去遊湖，你願不願意去？」

「挺着了這麼一個大肚子，誰還願意去出醜哩！」

「聽說金麗也一道去的，你們不都是老同學麼？爲什麼不去見見談談？」

「等我做了產之後，再去請她們罷！」

原來林旭的夫人汪寶琴和黃仲子的夫人祝蔭楠以及金麗，都是杭州女學校裏

的後先的同學，而同級的金麗和祝蔭楠，還是同一個縣裏出身的小同鄉。當詩人黃仲子在向祝女士通信求愛的時候，比祝低一級的汪寶琴她們的班裏，很流傳着有些風說，似乎說詩人黃仲子對祝的級友金麗，一時也曾經感到過不能自己的深情。但結果，黃祝倆終於結成了美滿的良緣；而金女士也於學校畢業之後，上法國去繼續讀了幾年書。不久之前，金女士剛自法國學成了回來，仍在杭州的一個大學裏教書。林旭有一天偶爾在報上的教育欄裏看到了這消息，對他夫人說了，他夫人也就向他說出了那一件舊事。後來他又聽說她，金女士，因為抱着高遠的理想，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獨身的處女；因此他對她也觸生了一點淺淡的好奇心。平時對於女性絕不注意的林旭，這一回見了黃仲子而竟問起了金麗，想來總也是這一種意識下的「麗比多」在那裏起作用。

到了和黃仲子約定的時間前半個鐘頭的光景，林旭便從新寓出來，慢慢地踱到了湖濱。這一天的天氣，原也晴暖得宜人，但香市早過，浴佛節也於前兩天過

去了，故而湖上的遊人，也並不多。日光淡淡地晒在湖濱的樹枝上，遠山上，以及許多空船的白篷子上。當這一個繼三春而至的熱烈的盛夏晴天，照理來講，湖上的景色，當然是分外的妍妖濃豔的，但不曉怎麼，林旭一個人在湖濱蹀躞着，看看近旁，看看遠處，只覺得是蕭條落寞，同在荒涼的冬日，獨自在一個廢墟的城邊慢步時的情景一樣。

先在體育場附近的堤上走了一圈，等慢慢走到了二碼頭的樹下的時候，他覺得脚力也沒有了，所以就向一條長木椅上坐了下去。將頭靠上了椅背，眼睛半開半閉地茫然對西面的山影不知呆了幾多時，忽而在他的近旁路上，有許多蹀躞着的小孩脚步聲聽見了，回轉頭來向北一看，他第一眼就看出了一個身材比那一羣小孩大人都稍高一點的女性的上半身。接着就看見了黃仲子，看見了黃仲子的夫人，和她的三個小孩。同時黃仲子也走上了他的面前，在說話了。

「你等得很久了麼？我們因為去約密斯金，繞遠了路。」

說着，他就照例的替林旭和金麗介紹了一下。金女士的青春的丰潤期，雖則已經過去，但從她的緊張的肌肉，和羞澀的表情上看來，究竟還有點少年的丰韻留在那裏。林旭一面露着微笑應答着話，一面更拋眼向仲子的夫人一看，覺得她的頭髮也枯燥了，顏面也瘦落了，談話的語氣也散漫了，時時只在照顧着三個孩子，生怕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什麼意外。

『是的，仲子的話說得不錯，她是已經走上了母性的軌道了！』

這樣私地在心裏轉着念頭，他又掉頭向仲子一看，覺得從前是那麼熱情滔滔的這位抒情詩人，現在也帶上了近視眼鏡，穿上了半舊的黃黑色西裝，本來是矮胖的身體，更覺得矮了胖了一點，彬彬有禮，默默隨人，似乎也已經變成了一位走上了軌道的父親。

林旭因為多走了一點路，身體微感到了些疲乏，所以對於遊湖，並沒有積極的興趣。金女士也說今晚上有朋友結婚，要去幫忙，怕是不能在湖裏滯留到夜。

黃仲子夫婦倆，有三個小孩要招呼，落船上岸，處處都有不便，所以落不落湖，也是隨便的。林旭感到了這些，並且覺得金女士也已經會見，好奇心也早已滿足了，故而就提議說：

「我們還是上西園去吃點點心罷！湖上清冷得很，玩也沒有什麼好玩。」大家贊成了這提議，上西園三樓去坐落，在吃點心的中間，林旭向四周清談的座上看看，忽而想起了一幕西班牙伊罷納茲著的小說洪流的電影裏的場面。

「仲子，前幾年，有一個外國影片，伊罷納茲的洪流，曾經到過中國，你有沒有去看？」

林旭不經意地將這一句話問出口後，心裏倒覺得有點太冒失了，所以不等黃仲子的回答，就接着又將話叉了開去：

「近來中國的電影，似乎也很進步，不過無論如何，我覺得總沒有外國影片那麼的高尚。」



這樣的勉強遮掩了過去以後，林旭再偷眼望了一望金麗，她似乎還沒有聽見這一段談話，只在呆呆地瞭望着窗外的外景。

又無情無緒的談了些雜天，給小孩子們吃了些甜點心之類，西南角上的一塊浮雲，漸漸的升起，把太陽蓋住了。付過了茶點雜賬等，他們大小七人走下樓來，各在三叉路口雇車回寓的時候，時候雖則還是很早，但湖上的天光，竟陰森森黯黯得有點兒像是日暮的樣子。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

## 微神 (Vision)

老舍

清明已過了，大概是；海棠花不是都快開齊了嗎？今天的節氣自然是晚了一些。蝴蝶們還很弱；蜂兒可是一出世就那麼挺拔，好像世界確是甜蜜可喜的。天上只有三四塊不大也不笨重的白雲，燕兒們給白雲上釘小黑丁字玩呢。沒有什麼風，可是柳枝似乎故意的轉擺，像逗弄着四外的綠意。田中的晴綠輕輕的上了小山，因為嬌弱怕累得慌，似乎是，越高綠色越淺了些；山頂上還是些黃多於綠的紋縷呢。山腰中的樹，就是不綠的也顯出柔嫩來。山後的藍天也是暖和的，不然，雁們為何唱着向那邊排着隊去呢？石凹藏着些怪害羞的三月蘭，葉兒還趕不上花朵大。

15  
小山的香味只能閉着眼吸取，嘗得勞神去找香氣的來源，你看，連去年的落

葉都怪好聞的。那邊有幾隻小白山羊，叫的聲兒恰巧使欣喜不至過度，因為有些悲意。偶爾走過一隻來，沒長犄角就留下鬚的小動物，向一塊大石發了會兒楞，又顛顛着俏式的小尾巴跑了。

我在山坡上晒太陽，一點思念也沒有，可是自然而然的從心中滴下些詩的珠子，滴在胸中的綠海上，沒有聲響，只有些波紋是走不到腮上便散了的微笑；可是始終也沒成功一整句。一個詩的宇宙裏，連我自己好似只是詩的什麼地方的一個小符號。

越晒越輕鬆，我體會出蝶翅是那樣的欣歡。我摟着膝，和柳枝同一律動前後左右的微動，柳枝上每一黃綠的小葉都是聽着春聲的小耳勺兒。有時看看天空，啊，謝謝那塊白雲，牠的邊上還有個小燕呢，小得已經快和藍天化在一處了，像萬頃藍光中的一粒黑痣；我的心靈像要往哪兒飛似的。

遠處山坡的小道，像地圍上綠的省分裏一條黃線。往下看，一大片麥田，地

勢越來越低，似乎是由山坡上往那邊流動呢；直到一片暗綠的松樹把牠截住。很希望松林那邊是個海灣。及至我立起來，往更高處走了幾步，看看，不是；那邊是些看不甚清的樹，樹中有些低矮的村舍；一陣小風吹來極細的一聲鷄叫。

春晴的遠處鷄聲有些悲慘，使我不曉得眼前一切是真還是虛，牠是夢與真實中間的一道用聲音作的金線；我頓時似乎看見了個血紅的鷄冠；在心中，村舍中，或是哪兒，有隻——希望是雪白的——公鷄。

我又坐下了；不，隨便的躺下了。眼留着個小縫收取天上的藍光，越看越深，越高；同時也往下落着光暖的藍點，落在我那離心不遠的眼睛上。不大一會兒，我便閉上了眼，看着心內的晴空與笑意。

我沒睡去。我知道已離夢境不遠，但是還聽得清清楚楚小鳥的相喚與輕歌。說也奇怪，每達到似睡非睡的時候，我纔看見那塊地方——不曉得一定是哪裏，可是在入夢以前牠老是那個樣兒浮在眼前。就管牠叫作夢的前方吧。

這塊地方並沒有多大，沒有山，沒有海。像一個花園，可又沒有清楚的界限。差不多是個不甚規則的三角，三個尖端浸在流動的黑暗裏。一角上——我永遠先看見牠——是一片金黃與大紅的花，密密層層的；沒有陽光，一片紅黃的後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紅黃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瓶上畫着紅牡丹，深厚得至於使美中有一點點恐怖。黑暗的背景，我明白了，使紅黃的一片抱住了自己的彩色，不向四外走射一點；況且沒有陽光，彩色不飛入空中，而完全貼染在地上。我老先看見這塊，一看見牠，其餘的便不看也會知道的，正好像一看見香山，準知道碧雲寺在哪兒藏着呢。

其餘的兩角，左邊的是一個斜長的土坡，滿蓋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銀色而顯出點詩的靈空；但是我不記得在哪兒有個小月亮。無論怎樣，我也不厭惡牠。不，我愛這個似乎被霜弄暗了的紫色，像年輕的母親穿着暗紫的長袍。右旁的一角是最漂亮的，一個小草

房，門前有一架細蔓的月季，滿開着單純的花，全是淺粉的。

設若我的眼由左向右轉，灰紫，紅黃，淺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時節倒流；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作香色變豔的結束。

三角的中間是一片綠草，深綠，軟厚，微濕；每一短葉都向上挺着，似乎是聽着遠處的雨聲。沒有一點風，沒有一個飛動的小蟲；一個鬼豔的小世界，活着的只有顏色。

在真實的經驗中，我沒見過這麼個境界。可是牠永遠存在，在我的夢前。英格蘭的深綠，蘇格蘭的紫草小山，德國黑林的幽晦，或者是牠的祖先們，但是誰知道呢。從赤道附近的濃豔中減去陽光，也有點像牠，但是牠又沒有虹樣的蛇與五彩的禽。算了吧，反正我認識牠。

我看見牠多少多少次了。牠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我心中的一對畫屏。可是我沒到那個小房裏去過。我不是被那些顏色吸引得不動一動，便是由牠

的草地上恍惚的走入另種色彩的夢境。牠是我常遇到的朋友，彼此連姓名都曉得，只是沒細細談過心。我不曉得牠的中心是什麼顏色的，是含着一點什麼神祕的音樂——真希望有點響動！

這次，我決定了去探險。

一想就到了月季花下，或也因為怕聽我自己的足音？月季花對於我是有些端陽前後的暗示，我希望在哪兒貼着張深黃紙，印着個硃紅的判官，在兩束香艾的中間。沒有。只在我心中聽見了聲『櫻桃』的吆喝。這個地方『是』太靜了。

小房子的門閉着。窗上門上都擋着牙白的簾兒，並沒有花影，因為陽光不足。裏邊什麼動靜也沒有，好像牠是寂寞的發源地。輕輕的推開門，靜寂與整潔雙雙的歡迎我進去。是，歡迎我；室中的一切是『人』的，假如外面景物是『鬼』的——希望我沒用上個過於強烈的字。

一大間，用幔帳截成一大一小的兩間。幔帳也是牙白的，上面繡着些小綠蠅

蝶。外間只有一條長案，一個小橢圓桌兒，一把椅子，全是暗草色的，沒有油飾過。椅上的小墊是淺綠的。桌上有幾本書。案上有一盆小松，兩方古銅鏡，鏤色比小松淺些。內間有一個小床，罩着一塊快垂到地上的綠毯。床首懸着一個小籃，有些快乾的茉莉花。地上鋪着一塊長方的蒲墊，墊的旁邊放着雙繡白花的小綠拖鞋。

我的心跳起來了！我決不是入了濟慈的複雜而光燦的詩境：平淡樸美是此處的音調。也決不是辜勒律芝的幻境，因為我認識那隻繡着白花的小綠拖鞋。

\*

\*

\*

\*

\*

愛情的故事永遠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樣平凡。可是平凡的人們偏愛在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詩意；那麼，想必是世界上多數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憐的人們！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應有的趣味吧。

21

沒有像那一回那麼美的了。我說『那一回』，因為在那一天那一會兒的一切



都是美的。她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開成一個大粉白的雪球；沿牆的細竹剛拔出新筍；天上一片嬌晴；她的父母都沒在家；大白貓在花下甜睡。聽見我來了，她像燕兒似的從簾下飛出來；沒顧得換鞋，腳下一雙小綠拖鞋，像兩片嫩綠的葉兒。她喜歡得像晨起的陽光，腮上的兩片蘋果比往常紅着許多倍，似乎有兩顆香紅的心在臉上開了兩個小井，溢着紅潤的胭脂泉。那時她還梳着長黑辮。

她父母在家的時候，她只能隔着窗兒望我一望，或是設法在我走去的時節，和我笑一笑。這一次，她就像一個小貓遇上了個好玩的伴兒；我一向不曉得她「能」這樣的活潑。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工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們都纔十七歲。我們都沒說什麼，可是四隻眼彼此告訴我們是欣喜到萬分。我最愛看她家壁上那張工筆百鳥朝鳳；這次，我的眼勻不出工夫來。我看着那雙小綠拖鞋；她往後收了收腳，連耳根兒都有點紅了；可是仍然笑着。我想要問她的功課，沒問；想問新生的小貓有全白的沒有，沒問；心中的問題多了，只是口被一種什麼力量

給封起來，我知道她也是如此，因為看見她的白潤的脖兒直微微的動，似乎要將些不相干的言語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說的又不好意思說。

她在臨窗的一個小紅木凳上坐着，海棠花影在她半個臉上微動。有時候她微向窗外看看，大概是怕有人進來。及至看清沒人，她臉上的花影都被欣悅給浸漬得紅豔了。她的兩手交換着輕輕的摸小凳的沿，顯着不耐煩，可是欣喜的不耐煩。最後，她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極不願意而又不得不說的說，『走吧！』我自己已忘了自己，只看見，不是聽見，兩個什麼字由她的口中出來；可是在心的深處猜對那兩個字的意思，因為我也有點那樣的關切。我的心不顫動，我的腦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釘住了她的。她要低頭，還沒低下去，便又勇敢的抬起來，故意的，不怕的，羞而不肯的羞，迎着我的眼。直到不約而同的垂下頭去，又不約而同的抬起來，又那麼看。心似乎已碰着心。

我走，極慢的。她送我到簾外，眼上蒙了一層露水。我走到二門，回了回

頭，她已趕到海棠花下。我像一片羽毛似的飄蕩出去。

以後，再沒有這種機會。

有一次，她家中落了並不使人十分悲傷的喪事。在燈光下我和她說了兩句話。她穿着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擺弄着孝衣的扣帶。站得離我很近，幾乎能彼此聽得見臉上熱力的激射，像雨後的禾穀那樣帶着聲兒生長。可是，只說了兩句極沒有意思的話——口與舌的一些動作；我們的心並沒管牠們。

我們都二十二歲了，可是五四運動還沒降生呢。男女的交際還不是普通的事。我畢業後便作了小學的校長，平生最大的光榮，因為她給了我一封賀信。信箋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她註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沒敢寫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着一束火把，無所不盡其極的整頓學校。我拿辦好了學校作給她的回信；她也在我的夢中給我鼓着得勝的掌——那一對連腕也是玉的手！

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許許多多無意識而有力量的阻礙，像個專以力氣自雄的

惡虎，站在我們中間。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繫着心的耳朵始終沒聽到她的定婚消息。還有件比這更好的，我兼任了一個平民學校的校長，她擔任着一點功課。我只希望能時時見到她，不求別的。她呢，她知道怎麼躲避我——已經是個二十多歲的大姑娘。她失去了十七八歲時的天真與活潑，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嚴與神祕。

又過了二年，我上了南洋。到她家辭行的那天，她恰巧沒在家。

在國外的幾年中，我無從打聽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間接的探問，又不對意思。只好在夢裏相會了。說也奇怪，在我夢中的女性永遠是「她」。夢境的不同使我有時悲泣，有時狂喜；戀的幻境裏也自有一種味道。她，在我的夢中，還是十七歲時的樣子：小圓臉，眉眼清秀中帶着一點媚意。身量不高！處處都那麼柔軟。走路非常的輕巧。那一條長黑的髮辮，造成最動心的一個背影。我也記得她梳起頭來的樣兒，但是我總夢見那帶辮的背影。

回國後，自然是先探聽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謠言！她已作了暗娼！就是這種刺心的消息，也沒減少我的情熱；不，我反倒更想見她，更想幫助她。

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裏住，我只由牆外看見那株海棠樹的一部分。房子早已賣掉了。

到底我找到她了。她已剪了髮，向後梳攏着，在頂部有個大綠梳子。穿着一件粉長袍，袖子僅到肘部，那雙臂，已不是那麼活軟的了。臉上的粉很厚，腦門和眼角都有些摺子。可是她還笑得很好看，雖然一點活潑的氣象也沒有了。設若把粉和油都去掉，她大概最好也只會像個產後的病婦。她始終沒正眼看我一次，雖然臉上並沒有羞愧的樣子；她也說也笑，只是心沒在話與笑中，好像完全是應酬我。我試着探問她些問題與經濟狀況，她不大願意回答。她點着一枝香烟，烟很靈通的從鼻孔出來，她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頭看烟的升降變化，極無聊而

又顯着剛強，我的眼濕了。她不會看不見我的淚，可是她沒有任何表示。她不住的看自己的手指甲，又輕輕的向後按頭髮，似乎她只是爲她們活着呢。提到家中的人，她什麼沒告訴我，我只好走吧。臨出來的時候，我把住址告訴給她——深願她求我，或是命令我，作點事。她似乎根本沒往心裏聽，一笑，眼看看別處，沒有往外送我的意思。她以爲我是出去了，其實我是立在門口沒動，這麼着，她一回頭，我們對了眼光。只是那麼一擦似的，她又轉過頭去。

初戀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隨便拋棄。我託人給她送了點錢去，留下了，並沒有回話。

朋友們看出來我的悲苦，眉頭是最會賣人的。他們善意的給我介紹女友，慘笑的搖首是我的回答。我得等着她。初戀像幼年的寶貝，永遠是最甜蜜的，不管那個寶貝是一個小布人，還是幾塊小石子。慢慢的，我開始和幾個最知己的朋友談論她，他們看在我的面上沒說她什麼，可是假裝鬧着玩似的暗刺我，他們看我

太愚，也就是說她不配一戀。他們越這樣，我越堅固。是她打開了我的愛的圓門，我得和她走到山窮水盡。憐比愛少着些味道，可是更多着些人情。不久，我託友人向她說明，我願意娶她。我自己沒膽量去。友人回來，帶回來她的幾聲狂笑。她沒說別的，只狂笑了一陣。她是笑誰？笑我的愚，很好，多情的人不是每每有些傻氣嗎？這足以使人得意。笑她自己，那這是因為不好意思哭，過度的悲鬱使人狂笑。

憑癡給我些力量，我決定自己去見她。要說的話都詳細的編製好，演習了許多次，我告訴自己——只許勝，不許敗。她沒在家。又去了兩次，都沒見着。第四次去，屋門裏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裝着她。她是因打胎而死。

一籃最鮮的玫瑰，瓣上帶着我心上的淚，放在她的靈前，結束了我的初戀，打開終生的虛空。爲什麼她落到這般光景？我不願再打聽。反正她在我心中永遠不死。

我正呆看着那雙小綠拖鞋，我覺得背後的幔帳動了一動。一回頭，帳子上繡的小蝴蝶在她的頭上飛動呢。她還是十七八時的模樣，還是那麼輕巧，像仙女飛降下來還沒十分立穩那樣立着。我往後退了一步，似乎是怕一往前湊就能把她吓跑。這一退的功夫，她變了，變成二十多歲的樣兒。她也往後退了，隨退隨着臉上加着皺紋。她狂笑起來。我坐在那個小床上，剛坐下，我又起來了，撲過她去，極快；她在這極短的時間內，又變回十七歲時的樣子。在一秒鐘裏我看見她半生的變化，她像是不受時間的拘束。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我的懷中。我自己也恢復了十五六年前臉血的紅色，我覺得出。我們就這樣坐着，聽着彼此心血的潮蕩。不知有多麼久。最後，我找到了聲音，唇貼着她的耳邊，問：

「你獨自住在這裏？」

「我不住在這裏；我住在這兒，」她指着我的心說。



「始終你沒忘了我，那麼？」我握緊了她的手。

「被別人吻的時候，我心中看着你！」

「可是你許別人吻你？」我並沒有一點妬意。

「愛在心裏，唇不會開着；誰教你不來吻我呢？」

「我不是怕得罪你的父母嗎？不是我上了南洋嗎？」

她點了點頭，可是「怕你失去一切，隔離使愛的心慌了。」

她告訴了我，她死前的光景。在我出國的那一年，她的母親死去。她比較得自由了一些。出牆的花枝自會招來蜂蝶，有人便追求她，她還想念着我，可是肉體往往比愛少些忍耐力，愛的花不都是梅花。她接受了一個青年的愛，因為他長得像我。他非常的愛她，可是她還忘不了我，肉體的獲得不就是愛的滿足，相似的音貌不能代替愛的真形。他疑心了，她承認了她的心是在南洋。他們倆斷絕了關係。這時候，她父親的財產全丟了。她非嫁人不可。她把自己賣給一個闊家公

子，爲是供給她的父親。

「你不會去教學掙錢？」我問。

「我只能教小學，那點薪水還不夠父親買烟吃的！」

我們倆都楞起來。我是想：假使我那時候回來，以我的經濟能力說；能供給得起她的父親嗎？我還不是大睜白眼的看着她賣身？

「我把愛藏在心中，」她說，「拿肉體掙來的茶飯營養着牠。我深恐肉體死了，愛便不存在，其實我是錯了；先不用說這個吧。他非常的忌妬，永遠跟着我，無論我是幹什麼，上哪兒去，他老隨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綻來。可是覺得我是不愛他。慢慢的，他由討厭變爲公開的辱罵我，甚至於打我，他逼得我無法不承認我的心是另有所寄。忍無可忍也就顧不及飯碗問題了。他把我趕出來，連一件長衫也沒給我留。我呢，父親照樣和我要錢，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一向是吃好的穿好的慣了。爲滿足肉體，還得利用肉體，身體是現成的本錢。凡給

我錢的便買去我點肌肉的笑。我很會笑，我照着鏡子練習那迷人的笑。環境的不同使人作退一步想，這樣零賣倒是比終日叫那一個闊公子管着強一些。在街上，多少人指着我的後影嘆氣，可是我到底是自由的，甚至於是自傲的，有時候我與些打扮得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過四次胎，但是創痛過去便又笑了。

「最初。我頗有一些名氣，因為我既是作過富宅的玩物，又能識幾個字，新派舊派的人都願來照顧我。我沒工夫去思想，甚至於不想積蓄一點錢，我完全為我的服裝香粉活着。今天的漂亮是今天的生活。明天自有明天管照着自己，身體的疲倦只管眼前的刺激，不顧將來。不久，這種生活也不能維持了。父親的烟是無底的深坑。打胎需要許多花費。以前不想剩錢，錢自然不會自己剩下。我連一點無聊的傲氣也不敢存了。我得極下賤的去找錢了，有時候是明搶。有人指着我的後影嘆氣，我也回頭向他笑了一笑了。打一次胎增加兩三歲。鏡子是不欺人的，

我已老醜了。瘋狂足以補足衰老，我盡着肉體的所能伺候人們，不然，我沒有生意。我敞着門睡着，我是大衆的，不是我自己的，一天廿四小時，什麼時間也可以買我的身體。我消失在慾海裏。在清醒的世界中我並不存在。我看着人們在我身上狂動，我的手指算計着錢數。我不思想，只是盤算——怎能多進五毛錢。我不哭，哭不好看。只爲錢着急，不管我自己。」

她休息了一會兒，我的淚已滴濕她的衣襟。

「你回來了！」她繼續着說：「你也三十多了；我記得你是十七歲的小學生。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雙綠拖鞋的眼。可是，你多少還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繼續作那初戀的夢，我已無夢可作。我始終一點也不懷疑，我知道你要是回來，必定要我。及至見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麼給你呢？你沒回來的時候，我永不拒絕，不論是對誰說，我是愛你；你回來了，我只好狂笑。單等我落到這樣，你纔回來，這不是有意戲弄人？」

假如你永遠不回來，我老有個南洋作我的夢景，你老有個我在你的心中，豈不很美？你偏偏的回來了，而且回來的這樣遲——」

「可是來遲了並不是來不及了，」我插了一句。

「晚了就是來不及了。我殺了自己。」

「什麼？」

「我殺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詩裏，生死有什麼區別？在打胎的時候我自己下了手。有在我左右，我沒法子再笑。不笑，我怎麼掙錢？只有一條路，名字叫死。你回來遲了，我別再死遲了；我再晚死一會兒，我便連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沒有了。我住在這裏，這裏便是你的心。這裏沒有陽光，沒有聲響，只有一些顏色。顏色是更持久的，顏色畫成咱們的記憶。看那雙小鞋，綠的，是點顏色，你我永遠認識牠們。」

「但是我也記得那雙腳。許我看看嗎？」

她笑了，搖搖頭。

我很堅決，我握住她的腳，扯下她的襪，露出沒有肉的一支白腳骨。

『去吧，』她推了我一把。『從此你我無緣再見了！我願住在你的心中，現在不行了；我願在你的心中永遠是青春。』

\*

\*

\*

\*

\*

太陽已往西斜去；風大了些，也涼了些。東方有些黑雲。春光在一個夢中慘淡了許多。我立起來，又看見那片暗綠的松樹。立了不知有多久。遠處來了些蠕動的小人，隨着一些聽不認真的音樂。越來越近了，田中驚起許多翹白的鳥，哀鳴着向山這邊飛。我看清了，一羣人們匆匆的走，帶起一些灰土。三五個鼓手在前，幾個白衣的在後，最後是一口棺材。春天也要埋人的。撒起一把紙錢，蝴蝶似的落在麥田上。東方的黑雲更厚了，柳條的綠色加深了許多，綠得有些悽慘。心中茫然，只想起那雙小綠拖鞋，像兩片樹葉在永生的樹上作着春夢。



## 屋頂下

魯彥

本德婆婆的臉上突然掠過一陣陰影。她的心像被石頭壓着似的，沉了下去。

「你沒問過我！」

這話又衝上了她的喉頭，但又照例的無聲地翕動一下嘴唇，縮回去了。

她轉過身，走出了廚房。

「好貴的黃魚！」被按捺下去的話在她的肚子裏咕嚕着：「八月纔上頭。桂花黃魚，老虎鬍——兩角大洋一斤，不會買東洋魚——一條吃上半個月！不做忌日，不請客，前天豬肉，昨天鴨蛋，今天黃魚——荳油不用，用生油，生油不用，用豬油，怎麼吃不窮！哼！你丈夫賺多少錢？二十五圓一個月，了不起！比起老頭以前的人工錢來，自然天差地！可是以前，一個銅板買得十塊豆腐。現在呢？一個銅



板買一塊！那一樣不貴死人。……我嘗媳婦，一碗鹹菜，一碟鹽，養大兒子，贖回屋子，哼，不從牙齒縫裏漏下來，怎有今天！今天，你却要敗家了！……一兩年，孩子多了起來，看你怎樣過日！」

本德婆婆想着，走進房裏，嘆了一口氣。在她的瘦削的額上，皺紋簇成了結，她的下唇緊緊地蓋過了乾癟的上唇，窒息地忍着從心中衝出來的怒氣。深陷的兩眼上，罩上了一層模糊的雲。她的頭頂上豎着幾根稀疏的白髮，後腦綴着一個假髮髻。她的背已經往前彎了。她的兩隻小腳走動起來，有點踉蹌，她的年紀，好像有了六七十歲，但實際上她還只活了五十四年。別的女人生產太多，所以老得快，她却是因為工作的勞苦。四十五歲以前的二十幾年中，她很少休息，她雖然小腳，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樣的事情。她給人家挑擔，磨穀，舂米，磨粉，種菜，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場大病，也許她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健的女工。但現在是全都完了。一切都出於意外的突然衰弱下來，眼睛，手脚，體力，都十分不行

了。而且因為缺乏好的調養，還在繼續地衰弱着。照阿芝叔的意思，他母親的身體是容易健康起來的，只要多看幾次醫生，多吃一些藥。但本德婆婆却捨不得用錢。「自己會好的，」她固執地這樣說，當她開始害病的時候。直至病得愈加厲害，她知道醫得遲了，愈加不肯請醫生。她說已經醫不好了，不必白費錢。「年紀本來也到了靶啦，瓜熟自落。」她要把她歷年積聚下來的錢，留作別的更大的用處。於是這病一直拖延下來，有時彷彿完全好了，有時又像變了癆病，受不得冷，當不得熱，咳嗽，頭暈，背痛，腰酸，發汗，無力。「補藥吃得好，」許多人都這樣說。但是她搖着頭說：「那邊了得，像我們這樣人家吃補藥！」她以前並不是沒有害過病，可都是自己好的，沒有吃過藥，更不會吃過補藥。她一面發熱，一面還要轉穀，舂米。「像現在，既不必做苦工，又必不吹風晒太陽，病不好，是天數，一千劑一萬劑補藥都是徒然的，」她說。

「不會長久了，」她很明白，而且確信。她於是急切地需要一個繼承她的事

業的人。阿芝叔已經二十五歲了，近幾年來在輪船上做茶房，也頗克苦儉約，曉得爭氣。但沒有結婚，可不能算已成家立業，她的責任還未全盡，而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還沒有達到，雖然她明白瓜熟自落，人老終死，沒有什麼捨不得，要是真的一場大病死了，她死不瞑目，永久要在地下抱憾的。兒子沒有成家，她的一切過去的努力便落了空。因此，她雖然病着。她急忙給阿芝叔討了一個媳婦來了。

「我的擔子放下了，」她很滿意的說。身體能夠健康起來，是她的福，倘若能夠抱到孫子，更是她無邊的福了。至於前來挑擔子的人怎樣，也只好隨他們去。她現在已經繳了印，一切裏外的事情交給兒子和媳婦去主意。她的身體壞到這個樣子，在家一天，做一天客人。

「有什麼錯處，不妨罵她。」阿芝叔臨行時這麼對她說。

這話夠有道理了。自己的兒子總是好的。年輕的人自然應該聽長輩的教訓。

但她可決不願意罵媳婦。雖然媳婦不是自己生的，她可是自己的兒子的親人。

「曉得我還活得多少日子，有現成飯吃，就夠心滿意足了。」

「自然你不必再操心了，不過她到底纔當家，又初進門，年紀輕。」

「安心去好啦，她生得很忠厚，又不笨，不會三長兩短的！」本德婆婆望着媳婦在旁邊低下發紅的臉，惆悵的別情忽然找着了安慰，不覺微笑起來。

然而阿芝叔的話的確是有道理的，阿芝嬸年紀輕，初進門，纔當家，本德婆婆雖然老了而且有病，可不能不時指點她。當家有如把舵，要精明，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刻苦，要做得體面。一個不小心，觸到暗礁，便會闖下大禍，弄得家破人亡的。現在本德婆婆已經將舵交給了阿芝嬸了，但她還得給她瞭望，給她探測水的深淺，風雨的來去，給她最好的最有經驗的意見，有時甚至還得幫她握着舵。本德婆婆明白這些。她希望由她辛苦地創造了幾十年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於是她的撒手的念頭又漸漸消滅了。她有病，她需要多多休養，但她仍勉強

地行動着，注意着，指點着。凡她勝任的事情，她都和阿芝嬌分着做。

天還沒有亮，本德婆婆已像往日似的坐起在床上，默然思忖着各種事情。待第一線黯淡的晨光透過窗隙，她咳嗽着，打開了窗和門。「可以起來了，」她喊着阿芝嬌，一面便去拿掃帚。

「我會掃的，婆婆，你多睡一會吧，大清早哩。」

「起早慣了，睡不熟，沒有事做也過不得。你去煮飯吧，我會掃的。……」天的事情，全在早上。」

掃完地，本德婆婆便走到廚房，整理着碗筷，該洗的洗，該覆着的覆着，該拿出來的拿出來，幫着阿芝嬌。吃過飯，她又去整理箱裏的衣服鞋襪，指點着阿芝嬌，把舊的剪開，拼起來，補綴着。

一天到晚，都有事做。做完這樣，本德婆婆又想到了那樣。她的瘦小的腿子總是跟踉地拖動着小腳來往的走着。她說現在阿芝嬌當家了，但實際上却和她自

已當家沒有分別。

這使阿芝嬌非常的爲難，婆婆雖然比不得自己的母親，她可是自己丈夫的母親，她現在身體這樣壞，怎能再辛苦。倘若有了三長兩短，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丈夫。既然是自己當家了。就應該給婆婆吃現成飯。「阿呀，身體這樣壞，還在這裏做事體！媳婦不在家嗎？」鄰居已經說了好幾次了。這話幾乎比當面罵她還難受。可不是，擺着一個年強力壯的媳婦，讓可憐的婆婆辛苦着，別人一定會猜測她偷懶，或者和婆婆講不來話的。她也曾竭力依照婆婆的話日夜忙碌着，她想一切都一次做完了，應該再沒有什麼事了，那曉得本德婆婆像一個發明家似的，儘有許多事情找出來。補完冬衣，她又拿出夏衣來；上完一雙鞋底，她又在那裏調漿糊剪鞋面；措過窗子，她提着水桶要抹地板了。她家裏只有這幾個人，但她好像在那裏預備十幾個人的家庭一樣。阿芝嬌還沒有懷孕。本德婆婆已經拿出了許多零布和舊衣，拿着剪刀在剪小孩的衣服，教她怎樣拼，怎樣縫，這一歲

穿，這三歲穿，這可以留到十二歲，隨後又可以留給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她常常嘆着氣說，她不會長久，但她的計劃却至少還要活幾十年的樣子。阿芝嬌沒有辦法，最後想在精神方面給她一點安逸了。

「婆婆，今天吃點什麼菜呢？」這幾乎是天天要問的。

「你自己主意好了，我好壞都吃得下。」每次是一樣的回答。

阿芝嬌想，這麻煩應該免掉了。婆婆的口味，她已經懂得。應該吃什麼菜，阿芝叔也關照過：「身體不好，要多買一點新鮮菜，她捨不得吃，要逼她吃。」於是她便慢慢自己做起主意來，不再問婆婆了。

然而本德婆婆却有點感到冷淡了，這冷淡，在她覺得彷彿還含有輕視的意思。而且每次要帶一點好的貴的菜回來，更使她心痛。她自己是熬慣了嘴的。倘不是以牙齒縫裏省下來，那有今日，媳婦是一個年輕的人，自然不能和她並論。她也認為多少要吃得好一點。不過也須有個限制。例如，一個月中吃一兩次好

菜，就儘夠了。若說天天這樣，不但窮人，就連財百萬也沒有幾年好吃的。因為媳婦纔起頭管家，本德婆婆心裏雖然不快活，可是一向緘默着，甚至連面色也不肯露出來。起初她還陪着吃一點，後來只撥動一下筷子就完了。她不這樣，阿芝嬭是不吃的，倘使阿芝嬭也不吃，她可更難過，讓煮得好好的菜壞了去。

然而今天，本德婆婆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你沒有問過我！」這話雖然又給她按捺住，樣子却做不出來了。她的臉上滿露着不能掩飾的不快活的神色，緊緊地閉着嘴，很像無法遏抑心裏的怒氣似的。她從廚房走出來，心像箭刺似的，躺在床上嘆着氣，想了半天。

吃飯的時候，金色的，鮮潔的，美味的黃魚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本德婆婆的筷子只是在素菜碗裏上下。

「婆婆，趁新鮮吧。煮得不好呢。」阿芝嬭催過兩次了。

「唔，」這聲音很沉重，滿含着怒氣。她的眼光只射到素菜碗裏，怕看面前



的黃魚似的。

吃晚飯的時候，魚又原樣地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但是本德婆婆的怒氣仍未息。

「婆婆，過夜會變味呢。」

「你吃吧，」聲音又有點沉重。

第二天早晨，本德婆婆只對黃魚矚了一眼。

阿芝嬌想，婆婆胃口不好了。這兩天顏色很難看，說話也懶洋洋的，不要病又發了，清早還聽見她咳嗽了好幾聲。藥不肯吃。只有多吃幾碗飯。葷似乎吃厭了，不如買一碗新鮮的素菜。

於是午飯的桌上，芋艿代替了黃魚。

本德婆婆狠狠地矚了一眼。

這又是纔上市的！還只有荸薺那樣大小。八月初三纔給灶君菩薩嘗過口味。

今天又買了！

她氣憤地把芋芡碗向媳婦面前推去，換來一碗鹹菜。

阿芝嬌吃了一驚，停住了筷。

「初三那天，婆婆不是說芋芡好吃嗎？」

「自然！你自己吃吧！」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芝嬌的心突突地跳動起來，滿臉發着燒，低下頭來。婆婆發怒了。爲的什麼呢？她想不到。也許芋芡不該這樣煮？然而那正是婆婆喜歡吃的，照着初三那天婆婆的話；先在飯鑊裏蒸熟，再擺在菜鑊裏，加一點油鹽和水，輕輕翻動幾次，然後撒下葱蒜，略蓋一會蓋子，便剗進碗裏——這叫做落鑊芋芡；或者是鹹淡沒調得好？然而婆婆並沒有動過筷子。

「一定是病又發作了，所以愛發氣，」阿芝嬌想，「好的菜都不想吃了。」

怎麼辦呢？阿芝嬌心裏着急得很。藥又不肯吃。……不錯，她想到了，這纔

是開胃健脾的。晚上煨在火缸裏，明天早晨給她吃。

她決定下來，下午又出街了。

本德婆婆看着她走出去，愈加生了氣。「搶白她一句，一定向別人訴苦去了！丟着家裏的事情！」她嘆了一口氣，也走了出去，立住在大門口。她模糊地看見阿芝嬭已經走到橋邊。從橋的那邊來了一個女人，那是最喜講論人家長短，東西挑撥，綽號叫做「風扇」的阿七嫂。走到橋上，兩個人對了面，停住腳，講了許久話。阿七嫂一面說着什麼，一面還舉起右手做着手勢，彷彿在罵什麼人。隨後阿芝嬭東西望了一下，看見前面又來了一個人，便一直向街裏走去。

「同這種人一起，還有什麼好話！」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踉蹌地走進房裏，倒在一張靠背椅上，傷心起來。她想到養大兒子的一番苦心，却不料今日討了一個這樣不爭氣的媳婦，不由得潤濕了乾枯的老眼。她也曾經生過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現在却只剩了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女的又出嫁了。倘若大兒

子沒有死，她現在可還有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倘若那個女兒也活着，她還有說話的人，還有消氣的方法。而現在，却剩了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着日子。希望討一個好媳婦，把家裏弄得更好一點，纔不辜負自己辛苦一生，那曉得……

阿芝嬌回來了。本德婆婆看見她從房門口走過，一直到廚房去，手裏提着包東西。

又買吃的東西！錢當水用了！水，也得節省，防天旱！窮人家那能這樣浪費！

本德婆婆氣得動不得了。她像失了心似的，在椅子上一直呆坐了半天。

她不想吃晚飯，也吃不下，但想知道又添了一碗什麼菜，她終於沉着臉，勉強地坐到桌子邊去。

沒有添什麼菜。芋艿還原樣地擺在桌上。黃魚不見了。吃中飯的時候，牠還沒有動過。現在可被倒給狗吃了。

本德婆婆站起來，氣憤地往廚房走去。

「婆婆要什麼東西，我去拿來。」

「自己會拿的！」

她掀開食罩，沒有看見黃魚。開開藥櫥，也沒有。碗盞桶裏有一只帶腥氣的空碗，那正是盛黃魚的！

她怒氣冲天的正想走出廚房，突然嗅到一陣香氣，她又走回去，撬開燻在火缸裏的瓦罐。

紅棗！

現在本德婆婆可絕對不能再忍耐了！再放任下去，會弄得連糠也沒有吃！年紀輕輕，飯有三碗好吃，居然吃起補品來了！她拔起脚步，像吃了人參一般，毫不踟躇，走回房裏。

「我牙齒縫裏省下來！你要一天敗光牠！……」她咬着牙齒，聲音尖銳得和

刺刀一樣，「你丈夫賺得多少錢？你有多少嫁粧？……這樣好吃懶做！……」她說着，癱瘓地倒在椅子上，眼睛火一般的紅，一臉蒼白。

阿芝嬌的頭上彷彿落下了一聲霹靂，完全駭住了。臉色一陣紅，一陣青。渾身戰慄着，爲了什麼，婆婆這樣生氣，沒有機會給她細想，也不能夠問婆婆。

「我錯了，婆婆，」她的聲音顫動着，「你不要氣壞了身體，我曉得聽你的話……」她說着，眼淚流了下來。

「今天黃魚明天肉！……你在娘家吃什麼！……哼！還要補！……」

阿芝嬌現在明白了：一場好意變成了惡意，原來婆婆以爲是她貪嘴了。天曉得！她幾時爲自己！婆婆愛吃什麼。該吃什麼，全是丈夫再三叮囑過來的。不信，可以去問他！

「婆婆！……」阿芝嬌打算說個明白，但一想到婆婆正在發氣，解釋不清反招疑心，話又縮回去了。

「公婆比不得爹娘，」她記起了母親常常說的話，「沒有錯，也要認錯的。」現在只有委曲一下，認錯了，她想。

「婆婆，我錯了，以後不敢了……」她抑住一肚子苦惱，含着傷心的眼淚，又說了一遍，

「你買東西可問過我！……」

「我錯了，婆婆。」

本德婆婆的氣似平了一些，挺直了背，望着阿芝，眼眶裏也微濕起來。

「嗨，」她嘆着氣，說，「無非都是爲的你們，你們的日子正長着。我還有多少日子，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爲的你們？」阿芝嬌聽着眼淚湧了出來。她自己本也是爲的婆婆，也正因爲她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你可知道，我怎樣把你丈夫養大？」本德婆婆的語氣漸漸和婉了。「不講

不知道……」

她開始敘述她的故事了。從她進門起，講到一個一個生下孩子，丈夫的死亡，撫養兒女的困難，工作的勞苦，一直到兒子結婚。她又夾雜些人家的故事，誰怎樣起家，誰怎樣敗家，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她有時含着眼淚，有時含着微笑。

阿芝嬌低着頭，坐在旁邊傾聽着。雖然進門不久，關於婆婆的事，丈夫早已詳細地講給她聽過了。阿芝嬌自己的娘家，也並不會比較的好。她也是從小就吃過苦的。阿芝叔在家的時候，她會要求過幾次，讓她出去給人家做娘姨，但是阿芝叔不肯答應。一則愛她，怕她受苦，二則母親衰老，非她侍候不可，她很明白，後者的責任重大而且艱難，然而又不得不擔當。今天這一番意外的風波，雖然平息了，日子可正長着。吃人家飯，隨時可以捲起舖蓋；進了婆家，却沒有辦法。媳婦難做，誰都這樣說。可是每一個女人得做媳婦，受盡不少磨難。阿芝嬌



也只得忍受下去。

本德婆婆也在心裏想着：好的媳婦原也不大有，不是好吃懶做，便是搬嘴吵架，或者走人家敗門風。媳婦比不得自己親生的女兒，打過罵過便無事，長大了，早點把她送出門；媳婦一進來，却不能退回去，氣鬧煩惱，從此雞犬不甯。但是後代不能不要，每個兒子都須給他討一個媳婦。做婆婆的，好在來日不多，譬如早閉上眼睛。本德婆婆也漸漸想明白了。

「人在家嗎？」門口忽然有人問了起來，接着便是腳步聲。

「乾生叔嗎？」本德婆婆回答着，早就聽出了是誰的聲音。

阿芝嬌慌忙拿了一面鏡子，走到廚房去。

「夜飯用過嗎？」

「吃過了。你們想必更早吧。」本德婆婆站了起來。

「坐着，坐着。……正在吃飯，掛號信到了。阿芝真爭氣，中秋節還沒有

到，錢又寄來了。」

「怕不見得呢，信在那裏？就煩乾生叔拆開來，看一看吧。——阿芝老婆！倒茶來！點起燈！」

「不必，不必，天還亮。」乾生叔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信和眼鏡，湊近窗邊。

「公公吃茶！」阿芝嬌托着茶盤，從裏面走出來，端了一杯給乾生叔。

「手脚真快，還沒坐定，茶就來了。」

「便茶。」隨後她又端了一杯給本德婆婆：「婆婆，吃茶。」

「啊，又是四十圓！」乾生叔取出匯票。望了一下，微笑地說，一手摸着棕色鬍鬚。「生意想必很得意。——年紀到底老了，要不點燈，帶着眼鏡看信，還有點模糊。——真是一個孝子，不負你辛苦一生！要老婆好好侍候你，常常買好的菜給你吃，身體這樣壞，要快點吃補藥，要你切不可做事情，多關照。錢不要

愁，娘的身上不可省。不肯吃，逼你吃。從前三番四次叮囑過她，有沒有照辦？倘有錯處，要你罵罵她。近來船上客人多，外快不少，不久可再寄錢來。問你近來身體可好了一點？——唔，你現在總該稱心了，阿嫂，一對這樣的兒媳！」

「那裏的話，乾生叔，倘能再幫他們幾年忙就好了。誰曉得現在病得這樣不中用！」本德婆婆說着，嘆了一口氣。

但是本德婆婆的心裏却非常輕鬆了。兒子實是有着十足的孝心的。就是媳婦——她轉過頭去望了一望，媳婦正在用手巾抹着眼睛，彷彿在那裏傷心。明明是剛纔的事情，她受了委屈了。兒子的信一句句說得很清楚，無意中替她解釋得明明白白。媳婦原是真的。可是，這樣的化錢，絕對錯了。

「兩夫妻都是傻子哩，乾生叔，」本德婆婆繼續的說了。「那個會這樣說，這個真會這樣做，魚呀肉呀買了來給我吃，全想不到積穀防饑，浪用錢！」

「不是我阿叔批評你，阿嫂，」乾生叔摘下眼鏡。說，「你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積穀防饑，底下是一句養兒防老，你現在這樣，正是養老的時候了。他們很對。否則，要他們做什麼！」

「咳，還有什麼老好養，病得這樣！有福享，要讓他們去享了！我只要他們爭氣，就心滿意足了。」

真沒辦法，阿芝嬌想，勸不轉來，只好由她去，從此就照着她辦吧，也免得疑心我自己貪嘴巴。說是沒問過她，這也容易改。以後就這樣去問她，不管大小裏外的事——官樣文章！自己又樂得少措一點干係。譬如沒當家。婆婆本來比不得親生的娘。

媳婦到底比不得親生的女兒，本德婆婆想。自從那次事情以後，她看出阿芝嬌變了態度了。話說得很少，使她感到冷淡。什麼事情都來問她，又使她厭煩。明明第一次告訴過她，第二次又來問了。彷彿教不會一樣。其實她並不蠢，是在那裏作假，本德婆婆很知道。這情形，使本德婆婆敏銳地感到：她是在報復從前

自己給她的責備：你怪我沒問你，現在便樣樣問你——我不負責！這樣下去，又是不得了。例如十五那天，就給她丟盡了臉了。

那天早晨，本德婆婆吃完飯，走到乾生叔店裏去的時候，湊巧家裏來了一個收賬的人。那是舊器店老板阿爰。他和李阿寶是兩親家。李阿寶和阿芝叔在一隻輪船上做茶房，多過嘴。這次阿芝叔結婚，本想不到阿爰那裏去貰碗盞，不料總管阿芳叔沒問他，就叫人去通知了阿爰，送了一張定單去，待阿芝叔知道，東西已經送到，只好用了他的。照老規矩，中秋節的賬，有錢付六成，沒錢付三四成。八月十五已經是節前最末一日，沒有叫人家空手出門的。却不料阿芝嬭竟回答他要等婆婆回來。大忙的日子，人家天還沒亮便要跑出門，這家收賬，那家收賬，怎能在這裏坐着等，曉得你婆婆幾時回來。不近人情，給阿爰猜測起來，不是故意刁難他，便是家裏沒有錢。再把錢送去，還要被他猜是借來的，傳到李阿寶耳朵裏，又有背地裏給他講壞話的資料了：「哪，有錢討老婆，沒錢付賬！」

「鑰箱鑰匙是你管的！……」本德婆婆不能不埋怨了。

「沒有問過婆婆……怎麼付給他！」

本德婆婆生氣了，這句話彷彿是在塞她的嘴。

「你說什麼話！要你不必問，就全不問，要你問，就全來問！故意裝聾作啞，撥一撥，動一動！」

阿芝嬌紅着臉，低下頭，緘默着。她心裏可也生了氣；不問你，要挨罵！問你，又要挨罵！我也是爹娘養的！

看看阿芝嬌不做聲，本德婆婆也就把怒氣忍捺住了。雖然鬱積在心裏更難受，但明天八月十六，正是中秋節，鬧起來，六神不安，這半年要走壞運的。沒有辦法，只有走開了事。

然而這在阿芝嬌雖然知道，可沒有辦法了。她藏着一肚皮冤枉氣，實在笑不出來。夜裏在床上，她暗暗偷流着眼淚，東思西想着，半夜睡不熟。

第二天，阿芝孀清早爬起来，略略修飾一下，就特別忙碌起來：日常家務之外，還要跑街買許多菜，買來了要洗，要煮，要做羹飯，要請親房來吃。這些在上午弄好。本德婆婆儘管幫着忙，依然忙個不了。她年輕，本來愛睡。昨夜沒有睡得足，今天精神恍恍惚惚的好不容易支撐着。

客散後，一隻久候着的黑狗連搖着尾巴，纏着阿芝孀要東西吃。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盞，便用手裏的筷子把桌上一堆肉骨和蝦頭往地上劃去。

「乒！」一隻夾在裏面的羹匙跟着跌碎了。

阿芝孀吃了一驚，通紅着臉。這可闖下大禍了，今天是中秋節！

本德婆婆正站在門口，蒼白了臉，瞪着眼。她呆了半晌，氣得說不出話來。

「狗養的！偏偏要在今天打碎東西！你想敗我一家嗎？瞎了眼睛！賤骨頭！牠是你的娘，還是你的爹，待牠這樣好？啊？你得過牠什麼好處？天天餵牠！今天魚，明天肉！連那天沒有動過筷的黃魚也孝敬了牠！……」本德婆婆一口氣連

着罵下去。

阿芝嬌現在不能再忍耐了！罵得這樣的惡毒，連爹娘也拖了出來！從來不會被人家這樣罵過！一隻羹匙到底是一隻羹匙！中秋節到底是中秋節！上樑不正，下樑錯！怎能給她這樣罵下去！

「阿嗜媽哪！」阿芝嬌蹬着腳，哭着叫了起來，「我犯了什麼罪，今天這樣吃苦！我也是坐着花轎，吹吹打打來的！不是童養媳，不是丫頭使女！幾時得過你好處！幾時虧待過你！……」

「我幾時得過你好處！我幾時虧待過你！」本德婆婆拍着桌子。「你這畜生！你瞎了眼珠！你故意趁着過節尋禍！你有什麼嫁裝？你有什麼漂亮？啊？幾隻皮箱？幾件衣裳？你這臭貨！你這賤貨！你娘家有幾幢屋？幾畝田？啊？不要臉！還說什麼吹吹打打！你吃過什麼苦來？打過你幾次？罵過你幾次？啊？你吃誰的飯？你賺得多少錢？我家裏的錢是偷的還是盜的，你這樣看不起，沒動過筷



的黃魚也倒給狗吃！啊！……」

「天曉得，我幾時把黃魚餵狗吃！給你吃，罵我！不給你吃，又罵我！我去拿來給你看！」阿芝嬌哭號着走進廚房，把蒸櫥下的第三隻甌捧出來，順手提了一把菜刀。「我開給你看！我跪在這裏，對天發誓！」她說着，撲倒在階上，「要不是那一條黃魚，我把自己的頭砍掉給你看！……」

她舉起菜刀，對着甌上的封泥。……

「魂靈那裏去了！魂靈？阿芝嬌！」一個女人突然抱住了她的手臂。

「咳，真沒話說了，中秋節！」另一個女人嘆息着。

「本德婆婆，原諒她吧，她到底年紀輕，不懂事！」又一個女人說。

「是呀，大家要原諒呢，」別一個女人的話，「阿芝嫂，她到底是你的婆婆，年紀又這樣老了！」

鄰居們全來了，大的小的，男的女的。有些人搖着頭。有些人呆望着。有些

人勸本德婆婆，又跑過去勸阿芝嬌。

阿芝嬌被拖倒在一把椅上，滿臉流着淚，顏色蒼白得可怕。長生伯母拿着手巾給她抹眼淚，一面勸慰着她。

本德婆婆被大家擁到別一間房子裏。她的眼睛愈加深陷，頰骨愈加突出了。彷彿爲了這事情，在瞬息間便老了許多。她滴着眼淚，不時艱難地噙着抑阻在胸臆的氣。口裏還喃喃的罵着。幾個女人不時用手巾捫着她的嘴。過了一會，待鄰居們散了一些。只有三四個要好的女人在旁邊的時候，她纔開始訴說她和媳婦不睦的原因，一直從她進門說起。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輕，都這樣，不曉得老年人全是爲的她們。將來會懊悔的。」老年的女人們勸說着。

阿芝嬌也在房間裏訴着苦，一樣地從頭起。她告訴人家，她並沒有把那一次的黃魚倒給狗吸。她把牠放了許多鹽，裝在甌裏，還預備等婆婆想吃的時候拿出

來。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老了，自然有點恃，能有多少日子！將來會明白的。」

過了許久，大家勸阿芝嬪端一杯茶給本德婆婆吃，並且認一個錯，讓她消氣了事。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媳婦總要吃一些虧的！」

「倒茶可以，認錯做不到！」阿芝嬪固執地說，「我本來沒有錯！」

「管牠錯不錯，一家人，日子長着，總得有一個人讓步，難道她到你這裏來認錯？」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終於說得不做聲了。人家給她煮好開水，泡了茶，連茶盤交給了她。

阿芝嬪只得去了，走得很慢。低着頭。

「婆婆，總是我錯的，」她說着把茶杯放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便急速地退出來。

本德婆婆咬着牙齒，瞪了她一眼。她的氣本來已經消了一些，現在又給悶住了。「總是我錯的！」什麼樣的語氣，這就是說：在你面前，你錯了也總是我錯的！她說這話，那裏是來認錯！人家的媳婦，罵罵會聽話，她可越罵越不像樣了。一番好意全是爲的她將來，那曉得這樣下場。

「不管了，由她去！」本德婆婆堅決的想。「我空手撑起一個家，應該在她手裏敗掉，是天數。將來她沒飯吃，該討飯，也是命裏註定好了的。」於是她決計不再過問了。擺在眼前看不慣，她只好讓開她。她還有一個親生的女兒，那裏有兩個外孫，樂得到那裏去快活一向。

第二天清晨，本德婆婆檢點了幾件衣服，提着一個包袱，順路在街上買了一串大餅，搭着帆船走了。

「去了也好，」阿芝嬌想，「樂得清靜自在。這樣的家，你看我弄不好嗎？年紀雖輕，却也曉得當家，並且還要比你弄得好些。」

只是氣還沒有地方出，鄰居們比不得自己家裏的人，阿芝嬌想回娘家了。那裏有娘有弟妹，且去講一個痛快。看起來，婆婆會在姑媽那裏住上一兩個月，橫直丈夫的信纔來過，沒什麼別的事，且把門鎖上一兩天。打算定，收拾好東西，過了一夜，阿芝嬌也提着包袱走了。

娘家到底是快活的。纔到門口，弟妹們就歡喜地叫了起來，一個叫着娘跑進去，一個奔上來搶包袱。

「阿疇！」露着笑容迎出來的娘一瞥見阿芝嬌，突然叫着說，「怎麼顏色這樣難看呀！彩鳳！又瘦又白！」

阿芝嬌低着頭，眼淚湧了出來，只叫一聲「媽」，便撲在娘的身上，抽咽着。這纔是自己的娘，自己從來沒注意到自己的憔悴，她却一眼就看出來了。

「養得這樣大了，還是離不開我，」阿芝孀的娘說，彷彿故意寬慰她的聲音。「坐下來，喝一杯茶吧。」

但是阿芝孀只是哭着。

「受了什麼委屈了吧？慢慢好講的。早不是叮囑過你，公婆不比自己的爹娘，要忍耐一點嗎？」

「也看什麼事情！」阿芝孀說了。

「有什麼了不得，她能有多少日子！」

「我也是爹娘養的！」

「不要說了，媳婦都是難做的，不挨罵的能有幾個！」

「難道自己的爹娘也該給她罵！」

阿芝孀的娘緘靜了。她的心裏在冒火。

「罵我畜生還不夠，還罵我的爹娘是……狗！」

『放她娘的屁！』阿芝孀的娘咬着牙齒。

她現在不再埋怨女兒了。這是誰都難受的。昏頭昏腦的婆婆是有的，昏得這樣可少見，她咬着牙齒，說，倘若就在眼前，她一定伸出手去了。上樑不正，下樑錯，就是做媳婦的動手，也不算無理。

這一夜，阿芝孀的娘幾乎大半夜沒有合眼。她一面聽阿芝孀的三番四次的訴說，一面查問着，一面罵着。

第二天中午，他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女客，而是阿芝叔的姊姊。她艱難地搓着一對小脚，通紅着臉，氣呼呼地走進門來。阿芝孀的娘正在院子裏。

『親家母，弟媳婦在家嗎？』

阿芝孀的娘瞪了她一眼。好沒道理，她想，空着手不帶一點禮物，也不問一句你好嗎，眼睛就往裏面望，好像人會逃走一樣！女兒可沒犯過什麼罪！不客氣，就大家不客氣！

「什麼事呢？」她慢吞吞的問。

「門鎖着，我送媽回家，我不見弟媳婦。」姑媽說。

「曉得了，等一等，我叫她回去就是。」

「叫她同我一道回去吧。」

「沒那樣容易。要梳頭換衣，還得叫人去買禮物，空手怎好意思進門！昨天走來，今天得給她雇一隻划船。你先走吧。」

姑媽想：這話好尖，一不請我進去吃杯茶，也不請我坐一下，又不讓我帶她一道去，還暗暗罵我沒送禮物。却全不管我媽在門外等着，吵架吵到我身上來了。

「親家母，媽和弟媳婦吵了架，氣着到我那裏去，我平時總留她住上一月半月，這次情形不同，勸了她一番，今天特陪她回家，想叫弟媳婦再和她好好的過日子。……」



「那末，你講吧，誰錯？」

「自然媽年紀老，免不了悖，弟媳婦也總該讓她一些。……」

「我呢？哼！沒理由罵我做狗做豬，我也該讓她！」

「你一定誤會了，親家母，還是叫弟媳婦跟我回去，和媽和好吧。」

「等一等我送她去就是，你先走吧，」

「那末，鑰匙總該給我帶去，難道叫我和媽在門外站下去！」姑媽發氣了，語氣有點硬。

「好，就在這裏等着吧？我進去拿來！」阿芝嬌的娘指着院子中她所站着的地方，命令似的，輕蔑的說。

倘不爲媽在那裏等着，姑媽早就拔步跑了，有什麼了不得，她們的房子裏？  
她會拿她們一根草還是一根毛？

接到鑰匙，她立刻轉過背，氣怒地走了。沒有一句話，也不屑望一望。

「自己不識相，怪那個！」阿芝孀的娘自語着，臉上露出一陣勝利的狡笑。她的心裏寬舒了不少，彷彿一肚子的冤氣已經排出了一大半似的。

吃過中飯，她陪着阿芝孀去了。那是阿芝孀的夫家，也就是阿芝孀自己的永久的家，阿芝孀可不能從此就不回去。吵架是免不了的。趁婆婆不在，回娘家來，又不跟那個姑媽回去，不用說，一進門又得大吵一次的，何況姑媽又受了一頓奚落。可是這也不必擔心，有娘在這裏。

「做什麼來！去了還做什麼來！」本德婆婆果然看見阿芝孀就罵了。「有這樣好的娘家，滿屋是金，滿屋是銀！還愁沒吃沒用嗎，你這臭貨！」

「臭什麼？臭什麼？」阿芝孀的娘一走進門限，便回答了。「偷過誰？說出來！瘟老太婆！我的女兒偷過誰？你兒子幾時帶過綠帽子？拿出證據來！你這狗婆娘！虧你這樣昏！臭什麼？臭什麼？臭什麼？」她罵着，逼了進去。

「還不臭？還不臭？」本德婆婆站了起來，拍着桌子，「就是你這狗東西養



「罵你又怎樣？罵你！你是什麼東西！瘟老太婆！」親家母又搶上一步，  
「偏在這裏！看你怎樣！……！」

「趕你出去！」本德婆婆轉身拖了一根門門，踉蹌地衝了過來。

「你打嗎？給你打！給你打！給你打！」親家母同時也撲了過去。

但別人把她們攔住了。

鄰居們早已走了過來，把親家母擁到門外，一面勸解着。她仍拍着手，罵着。隨後又被人家擁到別一家的簷下，逼坐在椅子上。阿芝嬌一直跟在娘的背後哭號着。

本德婆婆被鄰居們拖住以後，忽然說不出話來了。她的氣擁住在胸口，透不出喉嚨，咬着牙齒，滿臉失了色，眼珠向上翻了起來。

「媽！媽！」姑媽驚駭地叫着，用力摩着她的胸口。鄰居們也慌了，立刻抱住本德婆婆大聲叫着。有人挖開她的牙齒，灌了一口水進去。

「噶，……」過了一會，本德婆婆纔透出一口氣來，接着又罵了，拍着桌子。

親家母已被幾個鄰居半送半逼的擁出大門，一直哄到半路上，纔讓她獨自拍着手，罵着回去。

現在留下的是阿芝嬸的問題了。許多人代她向本德婆婆求情讓她來倒茶說好話了事，但是本德婆婆怎樣也不肯答應。她已堅決的打定主意：同媳婦分開吃飯，當做兩個人家。她要自己煮飯，自己洗衣服。

「呃，這那裏做得到，在一個屋子裏！」有人這樣說。

「她管她，我管我，有什麼不可以！」

「呃，一個廚房，一頭灶呢？」

「她先煮也好，我先煮也好。再不然，我用火油爐。」

「呃，你到底老了，還有病，怎樣做得來！」

「我自會做的，再不然，有女兒，有外孫女，可以來來去去的。」

「那末，錢怎樣辦呢？你管還是她管？」

「一個月只要五塊錢，我又不會多用他的，怕阿芝不寄給我，要我餓死？」

「到底太苦了！」

「舒服得多！自由自在！從前一個人，還要把兒女養大，空手撐起一份家產來，現在還怕過不得日子！」本德婆婆說着，勇氣百倍，她覺得她彷彿還很年輕而且強健一樣。

別人勸解終於不能挽回本德婆婆的固執的意見，她立刻就實行了。姑媽懂得本德婆婆的脾氣，知道沒辦法，只好由她去，自己也就暫時留下來幫着她。

「也好，」阿芝嬾想，「樂得清靜一些。這是她自己要這樣，兒子可不能怪我！」

於是這樣的事情開始了：在同一屋頂下，在同一廚房裏，她們兩人分做了兩

個家庭。她們時刻見到面，雖然都竭力避免着相見，或者低下頭來；她們都不講一句話。有時甚至在和別人說話的時候，走過這個或那個，也就停止了話，像怕被人聽見，洩漏了自己的祕密似的。

這樣的過了不久，阿芝叔很焦急地寫信來了。他已經得到了這消息。他責備阿芝孀，勸慰本德婆婆，仍叫她們和好，至少飯要一起煮。但是他一封一封信來，所得到的回信，只是埋怨，訴苦和眼淚。

「鍋子給她故意燒破了，」本德婆婆回信說。

「掃帚給她藏過了，」阿芝孀回信說。

「她故意在門口潑一些水，要把我跌死，」本德婆婆的另一信裏這樣寫着。

「她又在罵我，要趕我出去，」阿芝孀的另一信裏寫着。

「……………」

「……………」

現在吵架的機會愈加多了。她們的仇是前生結下的，正如她們自己所說。

阿芝叔不能回來了，寫信沒有用。他知道，母親年老了，本有點悖，又加上固執的脾氣；但是她的心，卻沒一樣不爲的他。他知道，他不能怪母親，妻子呢，年紀輕，沒受過苦。也不能怪她。怎樣辦呢？他已經想了很久了。他不能不勸慰母親，也不能不勸慰妻子。但是，怎樣說呢？要勸慰母親，就得先罵妻子；要勸慰妻子，須批評母親的錯處。這又怎樣行呢？

『還是讓她受一點冤枉吧，在母親的面前。暗中再安慰她。』他終於決定了一個不得已的辦法。

於是一進門，只叫了一聲媽，不待本德婆婆的訴告，他便一直跑到妻子的房裏，大聲罵了：

『塞了廿幾年飯，還不曉得做人！我虧待你什麼，你這樣薄待我的媽！從前怎樣三番四次的叮囑你！……』



他罵着，但他心裏却非常痛苦。他原來不能怪阿芝。然而，在媽面前，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阿芝嬌哭着，沒回答什麼話。

本德婆婆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那東西在唏唏唬唬的哭。她心裏非常痛快。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她想。

隨後阿芝叔便回到本德婆婆的房裏，躺倒床上，一面嘆着氣，一臉憤怒的罵着阿芝。

「阿弟，媽已經氣得身體愈加壞了，你應該自己保重些，媽全靠你一個人呢！」他的姊姊含着淚勸慰說。

「將她退回去！我甯可沒有老婆！」阿芝叔像認真似的說。

「不要這樣說，阿弟！千萬不能這樣想！我們那裏有這許多錢，退一個，討一個！」

「咳！悔不當初！」本德婆婆嘆着氣，說，「現在木已應舟，還有什麼辦法！總怪我早沒給你揀得好些！」

「不退她，媽就跟我出去，讓她在這裏守活寡！」

「那裏的話，不叫她生兒子，却白養她一生！雖說家裏沒什麼，可也有一份薄薄的產業。要我護她，全歸她管，我可不能！那都是我一手撐起來的，倒讓她一個人去享福，讓她去敗光！這個，你想錯了，阿芝，我可死也不肯放手。」

「咳，怎麼纔好呢？媽，你看能夠和好嗎，倘若我日夜教訓她？」

「除非我死了！」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姊，有什麼法子嗎？媽不肯去，又不讓我和她離！」

「我看一時總無法和好了，弟媳婦年紀輕，沒受過苦，所以不會做人。」

「真是賤貨，進門的時候，還說要幫我忙，富願出去給人家做工，不怕苦。」

我一則想叫她侍候媽，二則一番好意，怕她受苦，沒答應。那曉得在家裏太快活

了，弄出禍事來。」

「什麼！像她這樣的人想給人家做工嗎？做夢！叫她去做吧！這樣最好，就叫她去！給她吃一些苦再說！告訴她，不要早上進門，晚上就被人家辭退！她有這決心，就叫她去！我沒死，不要回來！我不願意再見到她！」

「媽一個人在家怎麼好呢？」阿芝叔說，他心裏可不願意。

「好得多了！清靜自在！她在家裏，簡直要活活氣死我！」

「病得這樣，怎麼放心得下！」

「要死老早死了！樣子不對，我自會寫快信給你。你記得：我可不要她來送終！」

阿芝叔呆住了。他想不到母親就會真的要她出去，而且還這樣的硬心腸，連送終也不要她。

「讓我問一問她看吧，」過了一會，他說。

「問她什麼！你還要養着她來逼死我嗎？不去，也要叫她去！」

阿芝叔不敢做聲了。他的心口像有什麼在咬一樣。他怎能要她出去做工呢？母親這樣的老了。而她又是這樣的年輕，從來沒受過苦。他並非不能養活她。

「怎麼辦纔好呢？」他晚上低低的問阿芝嬸，皺着眉頭。

「全都知道了，你們的意思！」阿芝嬸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發着氣，說。

「你還想把我留在家裏，專門侍候她，不管我死活嗎？我早就對你說過，讓我出去做工，你不答應，害得我今天半死半活！用不着她趕我，我自己也早已決定了。一樣有手有腳，人家會做，偏有我不會做！」

「又不是沒飯吃！」

「不吃你的飯！生下兒子，我來養！說什麼她空手起家，我也做給你們看看！」

「你就跟我出去，另外租一間房子住下吧。」阿芝叔很苦惱的說，他想不出

一點好的辦法了。

「你的錢，統統寄給她去！我管我的！帶我出去，給我找一份人家做工，全隨你良心。不肯這樣做，我自己也會出去，也會去找事做的！一年兩年以後，我租了房子，接你來！十年廿年後，我對着這大門。造一所大屋給你們看！」

阿芝叔知道對她也沒法勸解了。兩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硬。他想不到他的憑良心的打算和憂慮，都成了空。

「也好，隨你們去吧，各人管自己！」他嘆息着說。「我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以後可不要悔。」

「自然，一樣是人，都應該管管自己！悔什麼！」阿芝嬸堅決的說。

過了幾天，阿芝叔終於痛苦地陪着阿芝嬸出去了。他一路走着，不時回轉頭來望着苦惱而陰暗的屋頂，思念着孤獨的老母，一面又看着面前孤傲地急速地行走着的妻子，不覺流下眼淚來。

本德婆婆看着兒子又走了，覺得悲傷。但同時，她又很快活。她拔去了一枝眼中釘，她的兩眼恢復了光明了。她的病也彷彿好了。她又變了青年，有着勇氣。她曾在風濤怒號中把着舵，行駛過許多許多年月，現在的生活，彷彿在綠波上蕩漾的小舟。她的心無憂無慮，十分平靜。

阿芝婦也有着更大的勇氣。雖然她的面前展開着無窮盡的黑暗的荆棘的道路，但她的頭上燃着一盞不滅的神燈，在荆棘中照出一條平坦的道路來。她絕對不回顧的往前走了去。



## 貴發叔

威煥明

### 一

耕牛的被竊，使貴發叔家又多了一重黯霧。從兩三年前一逕到現在，雖是沒有一天不『寅年喫卯年』的苦苦楚楚捱日子，然而對那條『黃牯』，却從未因貧困而起過賣它的心思。貴發叔以爲牛是比種田人的胳膊還來得緊要，倘是沒了牛，種田人便和缺了一隻眼沒有什麼兩樣了。

雖說有二石三斗『己田』，和二石六斗租田的人家，然而在這種環境中已不容他做重購一條耕牛的夢了！除了三十夜年初一喫過幾餐飯外，平常日子差不多都是一餐粥一頓芋頭的過日子。在貴發叔他是向抱着，『如果借了債，人家就永



遠難出頭了！」的「不借債」主義，而寧願苦點湊湊。不過，這結果非但還是沒有「出頭」；並且終究免不掉舉債。就去年說：除掉今年田裏一石三斗「青田」的油菜給阿希老出了六塊錢預先包走外；到了年關邊他還免不掉該咬着牙向金土地借了五塊錢的「大麥錢」。(註)

時候還沒捱過二月半，貴發叔已不得不把三牀舊棉被送進當舖換了二塊錢。當他糴入二十多斤米，一斤鹽回來的時候，他的嘴唇都氣紫了：在城裏他碰見一年前在他家做過「臨工」的根水，居然也穿了長袍圍了圍巾！

剛進門，他猛然想起媳婦阿歡娘已足月的大肚子，心裏不禁又怒然起來。阿歡娘正帶了三歲的孫女兒招弟在竈頭下燒火，她在融融竈火的反映中，皺着眉，淚汪汪的把一把稻柴向竈孔裏塞。

(註)高利貸之一，農村中借債，往往不肯借出現錢，「大麥錢」就是借大麥二十八斤，到大麥收割後？

贖還現洋一元，外加五斤大麥的利息。

「吶，米！」貴發叔假意提高嗓子把米遞過去：「煮餐飯喫吧！」

阿歡娘的臉慘白得像是燒化後的銀銕灰，她懶洋洋的撐起身子來接那袋米，貴發叔覺得那米袋在媳婦手上猛地朝下一沉。一剎眼，她的額上已滲滿了一頭漚濕的汗，她抖簌着簌唇道：

「明天再煮吧，鍋裏煮棒子粥了……」

她像撐不住樣的朝竈頭斜了斜，踉踉跟跟的幌了幾幌，哼了起來，扶着竈頭一顛一顛的朝自家房裏捱過去。

「阿歡，你去喊聲婆婆，……」

媳婦細微的顫抖的聲音，使貴發叔發了楞：「時候到了嗎？」然而他覺得這句話終究不便問。這時，連喜垂着頸子撞了鋤頭打外面走進來，他頰頰的把鋤頭朝大門背後猛的一摔，這神情使貴發叔怦怦地冷了一半截。他深知道兒子的性子：他不大知道愁，平時雖並不愛言笑，却也不易聽見這種陰鬱的臉。

「恐怕我們這裏也造鐵路了！」連喜的眼光中孕了一包令人惴惴的憂鬱光芒走近來。他炯炯的繼續說道：

「田畝都打滿了木樁子！」

貴發叔的心宛如陷落似的朝下一沉，嘴巴抖簌簌的不知怎麼問才是：「鐵路——  
——噫，噫，那個講？」

貴發嬸打媳婦房裏跨出來，喊道：「就快要生了！」一邊急急忙忙的趕到竈間去燒水。兩個孫女兒像影子似的在她後面緊緊地跟着。

連喜對他爺覷視了一眼，接着說道：「都說那樁子是有禍無福的。阿棟伯伯說是從前馬舖嶺造鐵路也是先打那樣子的樁子，打到樁子的田地就要霸去造鐵路，連墳頭都要給你掘平——和那種樁子據說都是一樣的樁子。」

貴發叔呻吟了一聲，咳嗆起來，咳得滿面通紅。他撫摸着胸脯朝兒子氣喘喘地問：

「硬霸嗎？」

阿歡娘房裏的呻吟愈來愈急促，終於變成連串的叫號，連喜蹲在門檻上，朝老婆房中瞥了一眼，大聲的道：

「不硬霸還誰和你講交情！二石八斗牛車舖的「販下田」(註)一共只有四斗大麥田我沒有找到樁子，「己田」只有一斗沒有樁。」他的話愈講愈低，嚶嚶道：「如果真的是……哼，真的靠不大住！」把頭儘搖。

貴發叔彷彿在黑暗裏給誰擊了一錘樣的，呻吟起來。又抖擻着嘴唇說：「也許不會造鐵路——不有一條鐵路了罷？」

他滿想從兒子臉上找點希望，然而，連喜的臉却依然是那末陰沉沉的，像是「黃梅天」的黃昏，一點安慰也找不到。阿歡娘房中傳來忽沉重忽尖銳的呼號，使父子倆緘默下來。

(註)近湖灘的田，「水漿」要比「販上田」足，土地亦較肥沃，其收成往往懸殊到二與一之比。

過了好半響，貴發才打竈頭下站起來，跑到自己房裏門背後提了個腳盆，用個木杓在倒鍋裏的水。阿歡娘的哮喘，早已變成一串疲憊的哼，那聲音使連喜連想到狼藉在老婆臉上的淚漬，鼻涕，和汗水；不禁有點憮然。

「連喜，你不給阿歡娘到祖宗面前拜拜，」貴發嬉與奮地在竈間裏說着；  
「保佑她平平安安，養個好兒孫！」

「冤孽——養出來做什麼？活受罪！」他低而有力地嘟囔着，坐在門檻上動也不動。

「不是這樣說的！」貴發顯然已不像先前樣起勁了。

貴發叔呻吟了一聲，把眼朝着門外毫無主意的裝了一筒煙。早煙筒在黑暗裏一剎紅一剎黑，竈間的「壁燈」宛如夢樣的吐着光芒。貴發捧了盆熱水一蹣一顛的打竈間裏走出來。她對着兩個孫女兒大聲說：

「不要跟，不要跟，阿娘在生弟弟了，你們自己到鍋裏去盛棒子粥吃吧！」

猛的一聲，嘹亮的嬰兒哭聲打阿歡娘房裏傳出來。貴發蹣三脚二步的跨進去，急急地便問：

「下來了嗎！男的女的？」

「……女……」阿歡娘顫抖着嗓子答。她瞧瞧婆婆陰沉的臉色，淚珠子連串的打她慘白的臉上往下掉。她朝着嬰兒哽哽咽咽地說：「……你投生錯了——你……」她顫着手兇狠狠的瞪大兩隻眼睛，咬着牙；把個孩子連「衣包」一起捉起來朝牀沿的尿桶裏就丟！兩隻血淋淋的手瘋狂的在頭上亂舞，他像狼嗥似的哭號起來。連喜碰的衝了進去：在那四周狼藉了尿的尿桶邊掛着一個「衣包」，一個黑東西打起了波瀾的尿桶裏冒上來，——那是嬰兒的頭；一隻小手死死的把尿桶邊把住了。阿歡娘癡狂的打牀上斜撲過來，要把那隻小手推回到尿桶裏去：

「不要你——管，是個「扁貨」，取債的，又是個「扁貨」！你——你……」

「瘋了嗎，癡婆！」連喜猛然的把喜娘的手臂膀推了一把，趁勢把個孩子

打尿桶裏撈上來。阿歡娘鬆回手，蜷伏在稿薦上，疲憊地哼着。

貴發叔除掉在房外咒罵媳婦老婆「惡毒心腸」之外，就認爲這孫女兒的「八字」好。

然而，貴發嬸却不以爲然，她以爲「牛欄頭出不了一品夫人，」「扁貨」在他們不過「貼本」而已，到不如把她「掛籃」到吃用不愁的「大戶人家」去。這話倒沒有誰反對。可是等貴發嬸把六個用紅紙染成的雞蛋。和一張生辰日子，擺進孫女兒的菜籃中的時候，貴發叔却禁不住濕了他的眼睛：五年前他們的門上也給掛過籃，現在却要把自己家裏的「骨血」掛到人家門上去了！

「還是掛到黃村阿希老家去吧——自己莊裏到底是不便的。」

連喜默默的提起菜籃，低下頸子走出了門。夜已深，天上幾條長織的白色雲，和一個孤獨的明亮月，襯得天氣格外冷。

「再蓋點什麼上去吧！」連喜的嘴冒出白色的熱氣，從石塔上轉過頭來說。

躊躇的結果，終於把阿歡娘的那條藍花白的土布圍裙，對摺了蓋在嬰兒身上。

遠處：村犬狺狺的吠着，伏伏地，一隻驚覺了的夜鳥打古樟樹上側着翅膀墜了半個圈子……

## 二

『三荒五月』本是年年如此，借點湊，當點湊，在貴發叔醞起來，那都是『口渴喝鹽鹵』！除掉儘量的刻苦；地上的『活菜』才是唯一的『救命王』。然而今年他們却完了：『青田』的油菜喫大虧不算，連四隣地的白菜都早已包給賣菜的麻痢尚換了二塊錢救了正月裏的急；此外雖還有三隣半地的『三月青』却也比沒有好不了多少。連城裏人也學會『尅戮窮人』的方法了：『三月青』在往年可賣到百文一斤，而現在只值到四十文，『市秤』當然不要，連帶去的『十六兩』也



不算數；一定要用他們自己的『念兩秤』，秤好之後，還要到菜擔裏抓一把走。

三五月的『難過門』，在貴發叔早已料到。頭年八月他就在一石三斗荳田中撒下了『草子』和油菜子，預種『六十日』（註一）和『七十日』。此外，在二石八斗『販下田』中，抽出七斗『己田』種做小麥，打算在小麥田裏種甘蔗。甘蔗雖耗本，然而在這種『世界』，二三年來却是沒有一年不是種甘蔗來得比種稻子合算。

事實上，遠水依然還是救不得近火，到了二月邊，貴發叔終於不得不到金土地家去借一擔生穀。（註二）

### 三

（註一）穀名，四月初就種，七月初可以收割。這是趕穀吃的一種稻。收成比別的田要差些。

（註二）高利貸之一，借一擔生穀，到秋收後還一百五十斤。名稱就是：『借生穀。』

二月殘盡，原野已綠得頗不寂寞。

現在，誰都知道打到樁子的地方要造「汽車路」了。莊上沒有一個不憤憤的吐咒罵，情景比鬧「狗頭熊」的那年還要囂張。貴發叔以爲狗頭熊雖兇狠，却不敢嚙有「威光」的好人；而現在，到是不管青紅皂白的人尅人了！

清明節轉眼就到，貴發叔到林底下搬出一罈「全黃」(註一)一包「白禾」，(註二)和「六十日」的穀種，第一個困難問題已逼到眉睫，雖也不過半斗秧田，但也少不了耕，耙，秒，——少不了一隻牛。

躊躇中，他想起那個掛出去的孫女兒，決定到黃村田主阿希老那裏去借耕牛。阿希老先是推說牛沒空，後來才答應「牛耕錢」七角，到「麥上」還他一塊錢的央求。接着，貴發就慍慍的和阿希老提掛籃的事了。阿希老大罵這「扁貨」

(註一)「全黃」：穀子名。即「七十日」的穀子。

(註二)「白禾」：也是穀子名。「八十日」的穀子。

的人家太「刻齋」，除掉一張生辰日子，連十個雞蛋都不湊湊足，爲了那人家太「刻齋」，所以早就把那「扁貨」賣掉了。

貴發叔抖擻着手把那條禿尾的「老黃牯」牽了回來。他氣得混身發抖，路上，用了根竹樅枝向牛屁股上儘鞭，那牛痛得在「官道」上狂奔起來，他喘喘的跟隨着，覺得自己身上這副「老骨頭」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進了莊，他吃了一驚；娘兒們，男人，三三兩兩的在莊內亂嘈嘈着。「快嘴婆娘」玉桂嫂在人堆裏左手小指頭上鈎了個籐火籃，捏着半碗粟米飯，揮着筷子在人叢中來來往往的咒罵，那聲音又尖又昂，急促得像「山麻雀」叫。

貴發叔覺得那些眼光也不對：像是都對他的禿尾牛嘲笑。兒子，媳婦，一家人全站在大門口，連喜鼓着腮巴子從石堦上迎下來：

「完了！『汽車路』已經從城外造過來了！」

猶如踏地裏給人潑了一頭冷雪水，貴發叔的臉彷彿是覆過霜的落葉：焦黃

了。他楞楞地癱在門檻上。現在，他是真的完了！七斗小麥和下販一石多的大麥田，非但是稻，甘蔗，就是連麥都沒有希望來得及收割了。

## 四

「清明節」一到，莊稼人的忙碌開始。「販下田」一帶到處可聽見小紅旗，「汽車路」已是泥土一高堆一高堆的造過來。派人請求的結果是：正唯因為體恤「農艱」，所以提早在稻下種前動工，至於造到路的田地，等到「將來」營業發達後。當即「酌量」出費收買。貴發叔淚潛潛的睜睜老眼，陪着那一連片的大麥和小麥，大麥雖然已近二尺高，但麥穗裏却只有一點點白漿！「人會算不如天判斷，」他的一切計劃，打算，差不多全部毀掉了。

他從麥壠裏一步捱一步徐徐地朝家走。在莊口，寡婦吳福嫂披頭散髮慘白了臉，笑迷迷的朝他走來。那個四歲的女兒連爬帶跌地在後面追隨着。貴發叔愕然

的停住步子，吳福嫂笑迷迷的走近來，炯然地低聲道：

「死「老貨」，啲，一石八斗——我嫁你，我是一石八斗，性命家產——  
啲，汽車路——聽見嗎？一石八斗！一石八斗！一石八斗哦？」

貴發叔啲啲地說：「——我也造去一石一斗「己田」……租田還不算……」  
吳福嫂還是那末笑迷迷的，拍拍貴發叔的肩，嬌聲嬌氣地說：

「不是一石一，我是一石八斗，你不要把我弄錯，啲，你瞧，這是我的女兒  
巧巧——哭死鬼……過了十二三年便可以如花旦一樣俏了，我要把一石八斗陪  
嫁，——我就靠女婿吃飯！」

「你回去歇歇吧，吳福嫂！」貴發叔失措了。

「好的，我陪你，一石八斗……」吳福嫂憨憨地自個兒笑着，猛地，她好像  
飛似的朝田畝撒腿就跑，給貴發叔一把拖住，她順勢朝地上一滾，對着天，露出  
大半副牙哈哈的大笑起來。

她完全瘋了！

## 五

秧田在三月半已撒了穀子。本來，在一個月後，除掉五月裏的小麥不算，大麥田裏可以收到十一二擔的大麥。即使行情壞到三塊二，去掉五塊『大麥錢』，『牛耕錢』，貴發叔家也還有二十六七塊錢可以多下來，現在，眼見還債納糧都不夠了，官裏還要來催收己卯年的陳糧。

「己卯年！」貴發叔呻吟着：那就是孫女兒阿歡出世的那年，他憤然道：「己卯年是大水，『顆粒無收』，十七八年前的事還是要掘出來算賬嗎？」

「唔，『上面』催得緊，今年一定要『廠』」（註）裏收齊，否則連縣長都要  
「辦！」

「這——「世界」！」貴發叔抖簌簌的把二張糧券收下來，把還糧的日期推到了「麥上」。至於莊上人，除掉對這舊事突然重提感到氣憤外，也不過只有把還糧日期推到「麥上」而已。

對於「活菜」的「救命王」，自五隣莧菜賣盡後，貴發叔已完全絕望。既沒有什麼可以當，眼見除掉借債「喝鹽滷」也便沒路走了。待「青田」中的油菜眼巴巴的瞧阿希老家的長工逐漸的挑盡了後，「草子」割好，這「鹽滷」已不得不喝。

倘使種田無須「田本錢」的話，或許還可樂觀些。

貴發叔向阿希老苦哀哀的結果，才寫到了一張月息二分八塊錢的債票，除掉買三十斤石膏和二担石灰，只有賸下二塊錢了。

「青田」耕期的逼近，使貴發叔又肉痛的想起二月裏那條被竊的「黃帖」來，一石三斗「青田」的「牛耕錢」，使他月息二分的八塊錢債又增高了三元。

現在，唯一的路就在這贖餘的二石五斗田中去找了。原野：麥已垂黃，秧田也綠翠翠的有四寸多長，貴發叔家的生活也格外緊張起來。阿歡娘和連喜整天忙着踏車，貴發叔則專管駕牛耕田。

種稻前，貴發叔把三件棉襖送進當店，將去年秋收後全家的夾衣贖出來。贖餘的幾個錢，則在四兩肥肉二斤鹽中消掉了。

「大麥跌到了二塊九角五了！」回家時，貴發叔焦鬱的朝兒子呻吟着。

往年，在種稻日照例總有兩餐豐盛的「種田飯」，家中已近四個月沒有見過肉，既不雇「臨工」；四兩肥肉的種田飯也滿足了。貴發叔以為不管好喫壞喫病出的總是糞，如果爲兩餐「種田飯」又借債，則無異自家喫自家身上的肉了。

照節候，那正是「種田寒」的日子。等到他們種稻，天空陰沉沉的下起霏霏的濛雨來，貴發叔穿着蓑衣，冷飂飂的下了田，那濛雨跟着風東一陣西一陣地掃，使他的涼帽無法遮攔。他拾起一把秧，顫抖抖的說：「春寒多雨水，夏涼



斷滴流！」年成總不會壞，只怕大水！」

他開始和兒媳打算怎麼應付這些債了：逼近眉毛梢的五塊『大麥錢』，阿希老的一塊『牛耕錢』，錢糧，都是少不了的；然而這賸餘的八斗麥最多總共也只能割到四担，錢糧是非挨『罰金』讓他攔到秋收後不可了。他一邊打算，一邊朝後且退且種，總共還沒種滿一畝田，他的背脊已酸溜溜的像要折斷般的，他愈想愈疚，終於在田陞上歇了下來。偶而一抬頭：遠遠『販下』零零落落已堆到七八尺高的直長『汽車路』，使他背脊上突的像有幾千螞蟻在暗在爬似的暴跳起來。

『青田』種停當，麥穗也飽滿了，天熱得快，雨水也調和，撒了煤灰，『擻』了（註）了一次田，稻便像飛樣的朝上長。

轉眼，田販的柏樹上已零零落落的掛了金黃的大麥了。待八斗麥都上了樹，

（註）『擻』：方言，一種農具。一根一丈多長的『田鋸竹』。竹梢有一『田鋸籬』，他的用途就是去撿稻田裏的雜草。

貴發叔又陀着出了一塊錢租來的那條禿尾牛開始在八斗麥田裏耕種起來。連喜和阿歡娘差不多整天是撲在水車上，四月半的太陽濕透了他們的背脊。現在，除掉貴發嬸在家帶着三歲的孫女管燒飯之外，全家沒有一個不忙在田裏，連六歲的阿歡也晃着兩條小辮子在田塍上來來去去的尋「香薷」（野菜）。

待四月過去一大半，原野除掉小麥黃外，風吹處，全是碧綠的稗稻微浪了。在莊裏，到處都是劈裂拍刺的打麥聲，娘兒們頭上包了藍花白的土布頭巾，汗淋漓的在「磨板」邊打着麥，或是揮動着「蕩掛」（註一）臉上手上全都粘滿了痛癢人的麥芒。等八斗麥一「團簸」（註二）一「團簸」的倒進四方籬，果然總共不過四担麥。

爲了債，第二天矇矓亮，貴發叔已和連喜挑麥進城了。雖很早，米行門口却

（註一）「蕩掛」：方言叫「掉掛」一種竹製的打麥具。

（註二）一種圓扁的籬製農具，大約如圓桌。迎風簸揚，以去穀秕。

已停了十來担大麥，人們囂張着：

『二塊五嗎，嘿！嘿！』

大麥擔打貴發叔肩上猛地滑下來。他焦黃了臉，楞在扁擔上。

囂張是無補於行情的，店老板理理袖子，長着頸子向糶麥的苦喪着臉孔。

『我們做生意的，不是不希望價錢糶得起，不過——』吶，現在洋麥粉只賣到二塊六一袋，吶，我們做生意的本總虧不來，天理良心，照這種行情，我們只好賺十幾個銅板！如果麥再跌，便要蝕他媽的一屁股！不相信，去年三十夜，就城東一帶說，米行便倒閉八九家，如果嫌價錢低，儘可到別家去打聽打聽，多糶到一個問我來算十個，孫子才吹牛。……』

貴發叔叔默默的朝連喜儘楞。雖有人曾拿起扁擔想不糶，然而，終於都一頭頭的掛上了秤鈎。六七個月辛辛苦苦耕種的結果，還掉二筆債，貴發叔家在大麥上一共只拿到了三元二角錢。七斗小麥既無收成。除掉等豐年，等穀價漲，貴發叔

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容他擱置債務還清的夢想了。

## 六

時節轉瞬已到六月底，官道上絡繹可見到「割稻客」（註一）了。他們攜着一塊翹扁担，有些則還多攜了一根稱身合用的「擔塔」。三三兩兩哼着俚曲走過去。平常在這時，莊上人手不夠的人家，就要估定得雇幾個「割稻客」；或是決定那天開割了。但今年似乎未想到這些；人們的心緒完全給陳毅的跌風所擾亂。陳毅的行情跌到二塊七，「空盤」（註二）一概拒糶。看樣子，連二塊七都還站不穩。

（註一）賣發叔家一帶地方的收獲期較前的地方早。「割稻客」就是外方來的種田人，專門來做割稻「臨工」的。

（註二）「空盤」就是先到米行拿到錢，然後到熟後再挑穀去，這是稻未熟，而人口窮時的一種通商辦法。價格較市價略低，往往可以此決定穀價榮否。

至於田畝，瞧去却是樂人的；但見無邊際的垂黃的一片，壯實的稻穗已重甸甸的朝一邊垂着。瞧來：就是『販上田』每石也起碼可以收到六個『滿擔穀』，  
 (註)的確又是個大豐年！

七斗『六十日』已將開始收割，二個月的辛勞，臨到這時候，貴發叔氣喘喘的病倒了。人手少，不得不雇個『割稻客』來幫一工。大清早，連喜趕到城裏把四件夾衣送進了當舖，夾襖在這時候進當舖在貴發叔家還是近幾年來的現象，靠阿歡娘和貴發孀的幾把只值五十文的麥稈扇，是連三角三分三的割稻客工錢都換不出。此外，一斤『全陳』酒和六七兩肉，對一個割稻客也是必需的供給；在貴發叔雖對自己的病痛，向抱『不吃藥』主義，然而這次的『氣閉病』却不能不買幾味藥來潤潤肺——又得化去幾個錢。夾襖當掉的代價，除掉貴發叔的病並未好起來外；就是七斗田中割到了四擔『滿擔穀』。

運

(註)每一『滿擔穀』為一百六十斤。

現在，莊上醞釀着一個嚴重的問題了：造到汽車路的人們開始和田主言辭間衝突起來。『大聲』以爲去年秋收後既不來退田，今年秋收的租穀還是要繳。這消息在病倒在牀的貴發叔却還不知道，他疑神着掛在壁上的一件破簑衣劃算起來：四擔『滿擔穀』，曬了半個太陽還有五擔穀，連十八里銀狗家該挑來的四六兩擔四，加上一石四斗未割的稻田總共只不過二十四五六擔穀，把新舊錢糧加罰金，還債，繳租，合攏一算；眼見又是『過年財神』白忙一年了。

想到這裏，他氣喘喘的噎了起來。猛然聽見連喜在媳婦房裏躁着脚咆哮道：

『乾稻草就是榨得出油也不夠呀！』

貴發叔正想聽下去，却已變成嚙嚼的私語了。

穀價像發瘋似的朝下跌，新穀行情二塊半，陳穀更不用說，除掉貴發叔給家裏人瞞在『鼓裏』外，莊上沒有一個不知曉了。傍晚，他打牀上坐起來，抖簌簌的捱到紫沙壺裏去倒茶，大門外突然有人嚷道：

「哼，哼，二塊四——我臊他祖宗！」

貴發叔猛地一踉蹌，朝着大門一邊噲一邊趕出去，說話的人却已走遠了。他剛怦怦的打門檻上坐下，貴發嬸已打竈間裏搶手絆脚的趕出來，慌慌張張的拉住貴發叔的衣袖道：

「你進去歇歇吧，外面有風——你見不得風！」

貴發叔瞧瞧老婆的神情，怔了怔，恍然的嘆道：「好，好，你們都瞞住我，穀價跌到二塊四了！當我……」話沒說完，他已咳嗆得臉色發紫，身子曲成一隻蝦似的了。

貴發嬸強自鎮靜的硬硬地笑了笑：「『神仙難斷穀米價』有賤準有貴，誰都說三日裏就要轉漲風了！」

## 七

除掉金土地家的一百五十斤生穀，七斗田的「六十日」暫時總算有三担半穀上了樓。轉眼，「七十日」和麥田裏的稻也都可收割。

「下忙」錢糧的開徵，使莊上的人都哭喪了臉。現在大戶傲然了：

「吶。錢糧是國賦，國家要我們納造到路的糧，你們不繳租，叫我們去當磚嗎？」

每「兩」(註)錢糧加了一元三角四分的基幹隊和保衛團捐不算。造到汽車路的田地依然還是要納糧！理由是：去年保衛團虧空一萬多，至於造到路的錢糧因為還沒「報」上去，等「報」上去之後自然會取銷。

照這樣算來，貴發叔家連租出的四斗實有一石二斗田，加上陳糧，一共該得繳納十塊二角四分的糧！當這錢糧券遞到貴發叔手上的時候，他已氣喘喘的咳不成聲了。

(註)「兩」，錢糧名稱。每三石多田為一「兩」錢糧，如不足一「兩」，則稱幾「分」「釐」。



## 八

稻還沒有割齊，十八里銀狗大遠路的挑租穀來了。貴發叔在牀上聽見他老婆在外面尖聲道。「呢，就只一擔嗎？」

貴發叔剛茫然的打牀上支撐起身子，耳朵裏嗡的一聲響，接着就是一陣昏眩，他趕忙閉了眼，只見有許多紅的，白的，黃的，圓圈在眼前次第不斷的遊走着，腦子像要給多量的血漲裂似的。

「就只挑來了一百二十斤穀——銀狗家！」

貴發叔睜開眼，朝老婆惶惑的臉呻吟了一聲，撫摸着胸，且咳且噎的踉蹌到堂前。他一瞧見銀狗昂昂的神態，心裏頗不懌然，喘道：

「這樣大熟年還要欠租嗎——銀狗！」

銀狗急促的揮動着手上的涼帽，趕趕然的站起來，「貴發叔，都在這裏了！」

他走前一步直着嗓子說：「現在減租了！從前因為頭兩年，所以不便少欠，今年總該「討便」點啦！」

「你——你，怎麼算的？」

「不照二五減租算嗎？喲，四斗田，六分租，四六二百四十斤燥租，二五減租的道理就是一百斤穀你一半我一半的道理——二個五十斤，二百四十斤就是一百念斤的道理，清清楚楚，一絲也沒錯。」

貴發叔在一張「四尺凳」上一屁股坐下來，臉上彷彿是誤吞了蜈蚣似的，咳着說：「銀狗，你給我放點「天理」出來吧，你不要以為我那離四斗田太遠就「強橫霸道」……我不和你二五不二五，我只知道四斗田，六分租，便得挑二百四十斤穀，我也種人家田，我並沒有和人家二五算賬過。……」

「那是你情願的，」銀狗揮着涼帽在貴發叔身邊坐下來，炯炯地：「無論那裏都實行二五減租了，一千斤穀挑五百斤不犯法，如果他們不答應，我給你說——」

叫他們到縣裏「告」來好了！」

貴發叔只聽見有二五減租這句話，却不知道連「告」來都不用怕。他的心惶惑惑的輕鬆了一大半，終於答應「掛」在賬上再說。

## 九

院子上，麥場上，全都曬滿了金黃色的穀。穀價已由二塊三而逐漸跌到二塊一；人們對於穀價連串的跌字，已經麻木，只是咬着牙說：「看它會不會跌到不值一個銅板！到那時候叫城裏人來吃老子們的吊！」

等穀子都上了樓。貴發叔發覺家裏人的神情的確是異樣了。他躺在牀上，對連喜道：

「阿希老家的穀——不挑去嗎？反正欠不住的，一石三斗，該十四擔，我們是老田戶，唉……」他的嗓子突地炯然起來：「哦，你照二五減租挑七擔去夠了

——臉放好看點，「拳頭不打笑臉」……這是人家喫虧的事……」

連喜忽然的笑着：「慢着挑吧！」

正說間，外面忽然鏗鏗地響起鑼來。

「開會，到祠堂裏去開會！」

貴發叔楞楞的向兒子瞅着，連喜已套上一件小布衫忙忙地像飛似的奔出去了。貴發叔與奮打牀上爬起來。抖擻起精神向祠堂裏走去。總共不到半個多月未出門，莊上情形已大不相同了：除掉金土地和榮富伯二家的黑漆大門緊閉外，所有的門外都亂嘈嘈的站滿了人，祠堂外，除掉「進主」的年頭再也沒有那末鬧熱過，只聽得吆吆喝喝的鬧成一片。

他茫然的在祠堂外瞧了好半天，連祠堂外的空地上都擠滿了人，眼睛，鼻子，嘴，織成了一幅萬頭鑽動的興奮的活圖畫。除掉「到縣裏請願去」之外，貴發叔什麼都沒聽清楚。猛然有人大喊道：

「不好啦，警察來抓了！」

貴發叔剛一轉身，人叢中已經大亂，他氣喘喘的朝家奔，但聽見孩子們，娘兒們哭嚷成一片。他氣呼呼的把一隻酸軟的腿搬上了自家門前的石塔上，展眼一望；却沒有一個「警察兵」的影子，人們互相覷視着，終於都寬慰地啞然了。

直到昏黑，連喜才散會回來，他的臉上現出鮮見的笑容：

「明天要派人到縣裏請願了……」

蚊子嗡嗡的成羣叫囂，這一晚，貴發叔咳得厲害。帳子既沒贖出，不得不在牀沿薰上一堆青草。在烟霧中，他眯睜着潛潛的眼，想着剛才連喜的話。

「不錯，」他自語着。開始覺得這些要打縣裏請願的人太「強橫霸道」了些：造去的田，不繳租「大戶」的確不能還糧，然而……他呻吟了一聲又想到了偷去的牛，——掛籃出去的孫女兒——玉桂嫂……咳着，胡亂想着，一直到了雞啼，天白。

十

除掉預備設法種麥外，貴發叔家給幾項不可少的支出所催逼：前年冬天借來的一分八息的六塊錢舊債，那是延期了又延期而決不能再延期的；就錢糧及阿希老這二項說，也已該二十三塊多錢了！貴發叔凹了兩個黑眼眶，躺在草蓆上，愁鬱鬱的朝兒子老婆瞅着。有時他揮揮手，眸子發出焦鬱的芒彩，這樣暖暖的說：

『金土地——榮富』

雖然他們都點頭會意，但是，貴發叔每天還是要聽到催逼賬款錢糧人的咆哮；朦朧中見到兒媳們強笑的臉。

一天，他在昏朦中聽見媳婦在房門口說：『吶，媽媽，這是我的銀簪，雖不值幾個錢——你放着吧，我暫時用根竹極枝不要緊的……到那邊總可以買一

根。」

「連銀簪都拿去當嗎？」貴發叔撫然地想，睜眼問，媳婦阿歡娘已站在牀沿了。

「爺爺，阿歡娘孕了包盈的眼淚，顫聲叫。

貴發叔從沒有聽見媳婦那末凄切的叫聲。他氣喘喘的動動頭，又把眼瞟上了。

「——我要回一次娘家，我娘死了。」

貴發叔睜大眼，喘嘶嘶的道：「你——不早死——了……」

「不，不，」阿歡娘啞啞地避開貴發叔的視線，拭了拭眼，硬着喉嚨分辯着：「——她不是親娘，是乾娘，……我得回去送殯，她待我好比親娘，……爺爺——老天保佑你的病就好起來，長福長壽，我去了！」

貴發叔吃了一驚，突地把眼睜開，阿歡娘正從地上磕了個頭爬起來。他抖擻

着嘴想和媳婦說話，然而除掉惶惑之外，他已喘不出聲音來了。

貴發叔這病一直拖到豆子將上樹，雖也吃過幾味藥，却並未見好起來。他喘着，或是陷於昏迷中。一次，孫女兒阿歡躡手躡腳的到他牀底下來提一把夜壺，他睜眼一看，猛然想起媳婦來。他揮揮手，哽着嗓子問：『歡，娘呢？——還不歸來……呀？』

阿歡哭喪了臉，那把夜壺突然從她手上掉碎在地上，便淒淒惶惶的哭出去了。事情終究不可再隱瞞下去：貴發嬸顫着嗓子涕淚滂沱地告訴丈夫，阿歡娘已經給從前的根水出了三十塊錢租去了。

『……八年……』她用着一種怯懦憂傷的芒彩顫顫地說着：

貴發叔聽到這裏，混身顫抖起來。他覺得有一口要使自己致命的痰打喉嚨頭朝上湧，他白了眼睛，緊咬着幾顆豁齧了的牙嘎嘎地道：

『他是販紅丸的——他……』





## 馬棚灣

墨沙

一道金色的光從東邊魚白的天與魚白的湖水難以分明的界線中間冒出頭來，黯淡的天空便明朗了。駛行在和高郵湖平行着的運河裏的龍飛輪船，也要抖抖精神了，便

『多——多多——』

叫了兩聲。屁股上的活葉輪子把河水像怒潮似的捲了起來，隨即又一頭撞在後面拖船的頭上，於是水頭被激成二尺多高，『嘩……』叫着儘在船頭前面跑。這些聲音到第二隻拖船上人們的耳朵裏，已經是『呼……』的低鳴了。前面輪船肚裏不斷地『禿！禿！禿！……』打着拍子。

賣牛肉高粱酒的已經躲在廚房裏打盹。只有：

「洋糖稀飯！四個銅板一碗！賤賣了！賤賣了！」一個禿子提着稀飯桶在叫。

烟篷裏像豬一樣擁在一起睡覺——其實是擁在一起打瞌睡——男男女女正還在睡眼模糊着。一個單身男人頭枕到一個女人的肩膀上，被那女人一個巴掌打了回去；這聲音驚醒了另一個大麻子，睜開了眼睛便罵：

「禽娘的！夜裏賣六個銅角子一碗，這刻兒禽格又賣四個銅角子！狗禽的你代人家頑嘍！」一口淮城腔。

大麻子身旁一個海州人，是上鎮江去推車子的，被麻子吵醒了，腿一伸，「禽哥哥的！吵麼？」

「海州噶子！起來持（吃）稀飯罷！昨兒咯你嫌貴，現在只賣四個銅角子一碗了！」

海州人並不想吃什麼，揉揉眼。「到哪塊啦？」

『賣稀飯的！到哪塊啦？』麻子隔着圍在烟篷四週的油布問：

『洋糖稀飯！賤賣了！三個銅板一碗！』禿子的聲音劃破了冷寂的空間。

海州人笑了，『禽嘴子的！又三個銅板嘞！』

『殺頭的！』那個女人又是一個巴掌打在那男人的腦袋上，『這個人怎幹

(樣) 睡的! ?』

那男人睜開眼，拭了嘴角上的口水，『唔，……唔，……』

大家都笑了。女人又閉上眼，裝睡着。

一個房艙的門打開了，鑽出一個戴白箍黑軍帽的頭：『喂！到哪塊啦？』

『「小車子不走」了，先生。——吃稀飯吧？又甜又香，吃了到鎮江。』

『什麼！哪塊啦？』那黑頭不動。

『「小車子不走」——告(加)油，——高郵呀！』

『狗禽出來的！你俏皮哩！』頭縮進去了，槍門托的關上。

一個水手走來揭去油布，嘴裏咕嚕着：『噪勒格娘！馬棚灣還沒到。倒高郵哉！』

麻子乘機問題：『甯波佬，啥地方啦？』學的是上海話。

『快到馬棚灣哉！——離高郵還有三十里。』

後面又來了一個茶房，叫着：『醒醒哪！喂！馬棚灣走不過啦！要下船啦！』有些人被驚醒了，不知道是什麼事。麻子總算老跑碼頭的，便機警地問：

『怎幹？路上不通了？』

『馬棚灣不好走。』

『不是說灣高郵湖的嗎？怎幹又不好走了？』

『擠河啦！老的！』鎮江茶房不高興地答。

『翁娘的！不對呀！……』麻子懷疑起來。

『怎麼攪的？翁嘴子的！』海州人感到麻子的懷疑了。

麻子沒有答話，腦子裏盤算點子，那鎮江茶房一路喊到前面去了。整個烟篷裏便騷動起來。

『起來！起來！快點！下船嘍！』

『小和尚媽媽！醒醒！下船嘍！』

『船不開了！大趕子カ＼カ＼！（爹）起來又！』

『我的帽子呢？包袱呢？……』

『什麼呀？……做什麼呀？……』

烟篷客人鬧的一團糟，希里嘩啦地響起來了。有一小排兵擠在烟篷的另一角上的也七里八托地拖了槍預備下船了。又另一隻角下盡是一些逃荒的難民模樣的人物，他們是今年夏天被大水淹了的。秋天，他們吃盡了不甚費事得來的魚蝦，現在却沒有得吃的了；天一冷，人是飢寒交迫，逃荒是他們最後的出路。他們本來就有些兄弟姊妹們在鎮江上海的；有的是做工，有的是幫傭。他們一想，與其

天天望着大水，不如出去拚一拚。但他們從來不曾出過門，什麼輪船通不通是不懂。

『什麼？……什麼呀？……』

『怎幹？……怎幹哪？』

難民堆裏又鬧起來了：

『不得了嘍！船不走嘍！』

『怎幹好呢？……老天爺呀！』

房艙門一個一個打開來了，帶呢帽的頭，帶瓜皮帽的頭，帶白帽箍的頭，還有和尚頭，都釘着一付疑問的眼，向外望。人的大腿在他們眼前幌來幌去。

『什麼事呀？喂，賣稀飯的！』

禿子已經不見了。那個女人現在也探出頭來東張西望，一個瓜子臉，三十來歲，頗可人意兒。那打瞌睡的男人也釘在後頭問：

「嫂嫂，怎幹的？」

難民們又都慌張地無主意地亂叫了。聲音蓋過了「嘩……嘩」的水聲和「禿禿！」的機輪聲。

「多——多多——」

突然，輪船又一聲叫，給雜亂吵嚷的人們的喉嚨又轉壓下去了。但它一停止了叫，人聲又更大的吵起來。

然而「禿禿」有規律的拍子放緩了，緩了，終於不響了。只讓「嘩……」淌過去，再一聲「多——」長叫，船在一個並不是碼頭的地方停下了。

「諸位客人下船啦！」那鎮江茶房直嗓子叫「馬棚灣擠河啦！船不走啦！下船啦！快！快！到高郵換船啦！」一個這樣叫，又一個和着，又一個和着。於是全船混亂了。

烟篷客人被擠着，推着，紛紛下船了。房艙裏客人望着岸上的路，——那是



前兩天下雪才融化開來的路，一溜一滑的站不住脚。走路的全張開兩隻膀子，向左倒就張左手！向右倒，就張右手。這裏一個跌倒了，那一個又滑一交。前一隻拖船上的人已經快下空了，這一隻船上也下了一半，只有房客艙裏沒有動。那一小排兵士也都下了船，散亂地站在岸上，但沒有走。難民的一羣有的在發呆看着船，有的試驗走了幾步也停了，給手裏破碎的爛衣裳包，放在屁股下坐了。輪船頭已經疲倦了，蹲在那兒嘆氣。

一個房艙裏跳出一個戴有白箍的黑帽子的人物，全身也是黑的，頸裏領子上兩小片白領章，上面兩個金字『警校』。他站到船舷上叫起來：

『媽的尿！』他打起京腔：『怎麼不走啦？這不行！』

從他的身後房艙裏又鑽出兩個人，穿着學生裝。一個跑到船尾上去問：

『押水先生呢？押水先生那兒去了？』

另一個沒戴帽子的，衣裳還沒有扣好，跑到船頭上向岸上人叫道：

「喂！……大家不慌走！你走到那塊去呀？你知道高郵有船嗎？……」

就像在水上飄浮着的草，那岸上在蠕動的人有許多站定了。

「我們想想法子再走！不要受他民船老闆的騙！」

「對了！對了！」有人叫。

「怎麼辦呢！……」又有人失望地叫。

「大家不要走！走了就沒有辦法啦！」船頭上穿學生裝的一個便跑下船來了。後面跟着那個穿黑制服的。

岸上散亂的人也慢慢地聚攏了，一個人在大聲喊：「禽娘的！這樣不行！他狗禽的是騙人末！」

海州人站在旁邊，捲起他的袖子，短棉襖上已經污了一灘泥。瞪着眼睛看河裏的船。「禽嘴子的！這路怎麼走哩！找他咯禽媽媽的老闆！我們不走！」

沒戴帽子的學生跑到那一小排兵士面前去，對一個弟兄說：

「老鄉，你看怎麼辦？給我們趕下船就算了嗎？」

一個老鄉對他笑一聲，不表示什麼。他再向另一個老鄉說：

「老鄉，你看這些難民多可憐，請你們幫我們一起跟船上辦交涉，我們不能

走！——你看這路上！」

「請你對俺們排長說……」一個老鄉說：「俺們不能……」

還沒等那光着頭的學生開口，那灰色的人羣中已走出一個排長來，很不高興地笑道：「同志，請你們自己向他交涉吧，我們軍人有軍人的紀律。——二十五路軍向來是不擾民的！」

光頭學生還要說什麼，河波上已經吵起來了：

「押水的找到了！」那另一個戴鴨舌帽子的學生在堤上叫，用手招呼着大家。

烟篷客人都圍上來了，約莫百十個人，難民佔了大半。

押水先生是個約莫三四十歲的矮個子，又黃又瘦，手裏捧着一個水煙袋，本來裝做事外閒人樣站在遠遠地方靜觀動靜的，却不防被那位學生捉住了。

「禽嘴子的！不要讓他跑了！」海州人在人叢中擠上來。

「乖乖！『麻子』你咯禽娘的倒想溜哪？」

有白箍子的帽子鑽到前面：「媽特屎！怎麼說，給老子放在這里就算哪？」難民們更混亂地叫着，聽不清他們的言語。就像惡浪樣掀到押水先生的身上來。紙楣頭上的灰因為他手的震動，一小段一小段墜落在他面前像漿糊的泥裏。

押水先生看了看形勢，便陪下笑臉說：

「諸位不要吵，兄弟並沒有跑呀！」他彈了紙楣上的灰，雖然那上面並沒有灰了。「兄弟要存心跑，那是狗禽忘八蛋！」他的臉一沉。

黑制服攆到他面前，「老子不管你狗禽的驢禽的，老子不能走！拿船給我們坐才行。」

押水的用手拍一下黑制服，「先生，船是不能走了，請到前面去看看就知道了，河擠到只有二尺寬，什麼船都走不過去！」

「不要講費話！」戴鴨舌帽子學生說：「你到底怎麼辦？」

「兄弟早已辦好了，」兩手一張，押水先生的腰一灣，「船在高郵停着，諸位到那邊去上船，不要再打票。」

「禽哥哥的！你想騙人哪？到高郵那個把船給我們坐呀？」

「我們有公司在那塊哩！老的！」他對着海州人翻一個白眼。

「禽親媽媽的！你狠什麼呀？」海州人抹起袖子上了一步，「不給老子送到鎮江就退票！禽媽媽的老子是白花花洋錢打的票呀！」

「退票」提醒了大眾，於是在大眾的頭腦裏刻上了「退票是對的」念頭，難民堆裏便一片聲嚷退票：

「我們要退票！不退票打死他狗禽的！」

「乖乖！老子是好騙ㄚ？退票！」

「他咯狗爺的賣票時候狠嘯！非教他退票不行！」

押水的又很難看地笑了，「行！行！退票也行！——隨你們諸位便：要坐船到高郵，要退票到局子裏去！」

「要退就退！」

「但是……」押水先生手指被火帽子燙了，吹了一下手，「兄弟身上沒有錢呀！不到局子裏去那塊有錢呢？——還是？諸位！」

「好！」穿黑制服的說：「就走！」

押水先生在前，黑制服跟在後面，一手提了皮箱，一手挾了一個小鋪蓋捲兒。

百十個烟篷客人只有前邊十多個人懂了，後邊的人還不懂怎樣解決的，看押水的走了，又吵了起來：「怎幹讓他個狗爺走啦？」

戴鴨舌帽和光頭的兩個學生便對他們解釋了結果，他們跟到局子裏去退票。大家都忙起來了，各人收拾自己的東西，扛着向前面局子裏走。茶房說，局子在前面還有一里路。

兩個學生也趕忙到船上給行李舖蓋搬了下來。這裏不是碼頭也沒有伙子，有幾個闖氣的客人僱走了——他們自己扛着向前走，追着前面散亂的行列。泥像漿糊，踩下去又滑又黏。又怕跌倒，又怕鞋子掉了。——他們穿的是江北鄉下的織的羊毛鞋子，不跟腳的。所以前一隻沒站穩是不敢抬起後一隻腳的。雖看見前面人並不會走遠，却老也幹不上。

「老洪，你看怎麼樣？」光頭的一個問。

「我想還靠不住，他沒有那末老實吧。——老葉，你看呢？」

「對了，還是快點走！」老葉，光頭的一個說：

「可是，就是退票也是事呀！——你想這樣的路！——餓呀。」老洪一滑不

會跌倒，但嘴裏的話嚇掉了。

後面有一付擔子，挑着行李，很熟練地從他們背後趕過去。擔子後面跟着兩個人，一個戴銅盆邊帽子，一個戴瓜皮帽子，氣喘喘趕着腳伏。那戴瓜皮帽子的，一邊說道：

『我們不管他們罷！我們犯不着跟他們伴！……』

老洪看了一下那瓜皮帽子低聲罵道『媽的屁！狗！』

『罵他們有什麼用？他們根本就是這末一種東西！』

看前面，已經快要到鎮江了。飯店的招牌已模糊地掩在幌動的人影的前面。他們更加速地向前走。

突然對面一隊人和他們走到同一條較乾燥些的路上。那是一些頗形狼狽的工人，挑着擔子，擔上不過是些衣被箱籠和鍋碗之類的東西。這些形式上是比他們船上難民們略高一等，但表現在精神上却更形狼狽。老葉驚異地看看他們，讓開



路。

『你們是那裏來的，老鄉？』他問。

『上海回來的，先生。』一個工人答。

『上海怎樣了？』老洪緊接着又問。

『日本兵打鬧北了，還不曉得，你們？』

『哦呀！』老葉帶懷悔地叫了：『畢呆子的消息倒是真的！』

他們頗感得自己走得太猛浪了。雖然他們是不能再待着等人拘捕，但在清江，他們是應該相信那些滬戰的謠言而中止南下的。因為在他對於國際形勢的推測上，也是相信這謠言有可能性的。但他們聽說長班輪船快要停班了，他們所坐的船也許是末一次了，爲了怕失了這機緣，他們終於置那位被稱爲呆子的畢先生的忠告於不顧，來了。當然，他們沒有想到船已經不能直駛鎮江，而上海的戰事已經發生了。

他們正討論着混戰的問題，身旁又是一個人影子閃了過去。他們更加快地走，因為大衆在前面又吵嚷起來了。

那面亂哄哄正不知吵什麼，那戴有白箍的黑帽，穿黑制服的人已經迎面跑過來。

「老洪。你們看見押水的嗎？」那「警校」的學生問：

「怎麼樣？人呢？」老洪立定了。

「跑到局子裏，走後門溜了！」警校學生說：

「媽的皮！這東西真滑頭！」老葉咬住嘴唇說。

老洪突地放下行李，說：「老葉，你給行李送到局子裏去；我去追他！」他轉身回頭走了。

老洪在前追着，警校學生跟在後面。老葉給行李放到一家頂近的飯店裏，便招呼了聚集在一家掛着「雁通輪船公司馬棚灣分局」招牌門前的烟篷客人道：

『你們還在這塊做什麼呀？押水的跑了，船還能跑了？我們上船去！不見他就燒他的船，難不成就聽他騙了？』

在人圈子外面哭叫着雜亂的聲音，回答着老葉的話：

『殺頭的！坑死萬人的船老呀！你給我們的錢騙去了，就把我們放在半路上呀！』是女人的聲音。

『斷子絕孫的押水的！你教我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啦！你把我們的錢都賺去了，你教我們一錢沒得朝那塊走哇？』

海州人給東西放在局子裏，捲起褲腳子，向難民們叫道：『衆家兄弟們！來！燒他禽姑娘的船去！』

『走哇！』麻子也從人堆裏叫起來，『走哇！看他個禽娘的拱到那個尿心裏去！』

『東西放下來！走！』

暮 暉

『走！走！！』許多人都叫起來了

有幾個女人也叫罵着跟來了。

一羣人又向回頭走，但不多遠已經看見那個有白箍的帽子和鴨舌的帽子中間正挾着一個人在指手畫腳講些什麼。那正是溜走了的押水先生。

『噢……！』海州人又高興又憤怒地叫起來，便飛奔向前去，『你個禽媽媽的跑！腿替你打折了！』到跟前，對準那又黃又瘦的腦袋就是一拳

押水先生一嚷，『噉……噉……噉……噉……！』儘嚷：『老的！不要動手沙！』

『揍你的小舅子！』海州人又給了一拳，『禽你媽媽的！你跑！』

腰裏又是一拳，這是麻子的。『狗禽的！跑沙！』

在穿黑制服的調解掩護下，押水的情願回去退票了。大眾還在憤憤地叫：『燒他的船！不要退票了！打死他個狗禽的！』

話好好說！」

混亂中，從人背後擠出一個穿灰色軍裝的人，嚷着：「不要吵！不要吵！有話好好說！」

那是一個水上警察的巡長，身上勒了一根武裝帶，腰下掛一支手鎗。眼睛向四面射。

「好了！好了！」麻子叫起來：「巡官來了！看他個禽娘的還騙人罷！」

「他把我們錢都騙去了！船在半路上就不開，人還想溜咧！」

「我告訴你，先生。」海州人又擠到巡長面前：「他個禽哥哥的是個壞蛋！

將纔跑了，挨我們又逮着了！」

「不要亂吵！」巡長生氣了，但又和平地問押水的：「到底什麼事？」

老葉向老洪歪歪嘴說：「這纔是狗哩！」

押水自然的否認他的逃走，說他是預備退票的。

「那末你們都到局子裏去退票！」巡長命令說。

前面等待着消息的一部份烟篷客人歡叫起來了。

「逮到了！逮到了！狗禽出來的！」

「揍！」

「打死他個殺頭的！」

「阿彌陀佛！……良心啦！……你坑害我這個無兒無女的人該要雷打火燒  
勿Y！」

驢的擁進了輪船局子。——這是在一個飯店兼茶館的店鋪的一邊櫃台裏的。  
押水的從招牌背後鑽進櫃台裏，一把拉了巡長坐在賬桌前面，身上掏出香煙放上去，笑嘻嘻地對巡長說：

「巡官，請！」點上火。

巡官右手放在賬桌上，用兩個指頭點着桌面，同時低下頭去說了兩句什麼，  
押水的也湊上去點了頭。不防背後又叫起來了：

『媽特皮！』穿黑制服的給櫃台一拍，『退票呀！』

押水的一回頭，櫃台外面已經圍上幾圈人，黑壓壓的，茅屋簷下的光線都被遮了。站在前面的是穿黑制服的和兩個學生，麻子，海州人五個。後面都是一些穿短襪子蹬草鞋的「泥腿子」，一個個拳頭捏得大碗口大，眼睛睜得核桃大，嚷着罵着聽不清楚的在押水先生極不願聽的話。他氣了。

『吵什麼？』他想現在可以壓制他們了。

但櫃台外回答他的是麻子和海州人同聲罵出來的。

『臊你媽媽！』

和第一圈後面雷一樣吼着的：

『揍！』

押水的沒趣地轉過臉來，求救地看着巡長；巡長却不理這些。押水的低聲又說了幾句，臉上浮出央求的微笑。巡長瞟了櫃台外面一眼，點點頭又說：

「但是——」底下聽不見了。

「那個當然！……」押水的滿意地笑了。

巡長站起身，從招牌背後走了出去。押水的笑容在看不見巡長時才收了起來。

「諸位，」他的聲音已經沒有剛才那末和順，雖然他說的很客氣：「請你們等一等，我們去換銅板了，就退票，就退票。」頭點得也有點勁兒。

那光頭的學生從人縫裏擠出去了，他釘着那巡長的後影。

「可是我們不能等！我們要上鎮江哩！」穿黑制服的鼓着嘴。

「好了，就來！就來！」押水的有點不耐煩，轉過臉。他在心頭上打算盤：禽媽媽的一筆現錢撈到手還送出去嗎？鎮江局子打來的密電關照的是吸收現金，昨天共賣了八百五十塊錢，如果退票，四八三百二，四五二，三百四十塊錢，那

只餘五百塊錢了？上海打起仗，長班又不能開，本來可以多落三百四十塊錢的，



現在不是禽媽鳩白忙嗎？回頭一看那穿黑制服的和戴鴨舌帽子的兩個人，不由心頭冒火。但一個念頭轉過來，又有希望地看了兩個人一眼。

押水的向招牌後一看，那鎮江人的茶房正擠進來了。

『好了，你來替我去換銅板！』他擠一下眼。

茶房和他站在招牌後講了幾句話。他又向茶房指示一些什麼，然後用眼睛斜瞥了一下那兩個人。茶房會意地走了。

『押水的！』那戴鴨舌帽子的學生叫做老洪的，一眼給這些都看在眼裏了，恐有什麼變卦，便說道：『你先退票給我！』衣袋裏掏出一張二角的票子，『我是房艙一張，四塊八！這裏二角錢給你，退我五塊錢！——我不要銅板！』

押水的打了一個寒噤，『什麼？退四塊八？能退全票！』他冷冷哼了一聲，『先生，你太打如意算盤了？』

老洪知道這中間有問題了，便提高了嗓子叫：『大家聽聽！他不想全數退給

我們哩！」

「噯！噯！先生！」押水的招呼老洪，「你走了二百多里路不給船錢嗎？你先生是讀書明理的人，怎幹不講情理呢？」

「我不講情理？」老洪更高聲地叫：「你們賣票時候不是說可以直達鎮江的嗎？現在怎能把我們放在馬棚灣呢？你不退全票就給我們送到鎮江！」

「對了！」後面一個人叫道：「我在清江打票時就說，我們打到馬棚灣的票罷。他們說不，船一准到鎮江，硬要我打到鎮江的票！這不是有意騙人的錢嗎？他禽媽媽的？」

押水的冷笑了，「我們怎麼曉得路上不通呢？」

「放你媽的屁的屁」又一個人罵：「馬棚灣不通已經三天了！你們這里飯店說的！你們果真不曉得嗎？你咯禽娘的明明是想在年底下撈幾個現錢的嚙！」

押水的急急想分辯什麼，老洪的話又打斷了他的：

「你們還不曉得哩！——上海打仗了，他們一定得到信存心想騙幾個錢的！」

「好！好！聽你們說罷！聽你們說罷！」押水的轉過臉去了。

「媽的屁！朝那塊走！」穿黑制服的又喊住他。「到底怎樣辦？」

「我們照馬棚灣票扣六成：退四成，天公地道！」押水的扳着臉。

「乖乖！」櫃台前麻子醒過來了：「噢……！你還是打這個主意呀？……你

個狗禽的才打如意算盤哩！——不行！」

「怎麼樣呢？他禽哥哥的？」海州人還不懂。

「他媽的屁的說，一塊錢只退四角！」老洪回答他。

「要退全票！不退，給我們送到鎮江！」穿黑制服的擋着櫃台，「聽你

便！」

「我說，這小狗禽的只配揍！拖他出來！」海州人又抹袖子，眼睛睜得像銅

鈴，鼻孔呼呼地透氣。

麻子一邊計算着，說：『我的親乖乖！你真刁哇！二百一十里路倒要六成；二百七十里路你只退四成呀？乖乖！我一巴掌給你狗禽的生日年紀打忘記掉！』拳頭打過去，押水的讓開了。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押水的軟下來了：『不要動手沙！』

海州人冷不防隔櫃台給了他一拳，『不動手你狗禽的不認得老子！』

麻子又算了一下，『乖乖！到高郵打短班票又要一塊另八分，這裏只退七角二，你叫老子兩頭吃虧呀？你這狗禽的，還不派揍呀！』

『這裏到高郵還有三十里！』後面有人補了一句：

『我們沒有一個銅角子！怎幹再打票呢？』

『這三十里路就像滑油山怎幹走哇？』

『老子不要他退錢了！要船！要船！』

老洪一想，退票恐怕根本是騙局，難以成功；而且如果只退一部分，這三十

里泥濘的路依然是對於這班難民們的一種損失。回頭找老葉，還沒有來；找那穿黑制服的同船客人，却在對那個鎮江茶房說什麼話。便稍稍考慮一下，叫道：

「對啦！我們還要他們把船我們坐！我們是要到鎮江的！不是到馬棚灣來退票拿錢的！大家想想看：到高郵還有三十里路，你們怎幹走哇？年紀青的男人能走了，女人又怎幹走哇？」他又轉臉問押水說：「好了！你也不必四成六成了，你還是用船把我們送到鎮江罷！」

在老洪的後面哄起一片聲音：

「要船！要船！對的！我們要船！」大家都叫着。

穿黑制服的停了話也叫道：「對啦！要船！」

「要船」又成了各人腦子裏正確的念頭了。於是暴怒地瘋狂地叫着。女人們更同意了這辦法，也尖聲地和叫着。那打人巴掌的女人也在內。她叫道：

「不給船坐就去燒他的船！」

那挨了兩巴掌的男人還釘在她身旁，也興奮地叫罵：

「放洋油燒他狗畜的船！」他又故意碰了一下她的膀子。

押水的在櫃台裏躊躇了：如果真的要船，那裏來呢？跟高郵短班接碼頭？他們還不是要我的錢，六八四十八，五六三十，乖乖！五百一？在我偷雞不着倒餓一把米嗎？……還有到高郵三十里路！……不行！退四成已經吃虧了！

「要船？」他鎮靜下來，「要船，到高郵！我老早說過了。」

「哪一個上你當？高郵！」

「怕上當就退錢！」

「我們是坐船的，不是來退票的！我們要什麼錢？拿船來！」

「對啦！要你退票還說老子們敲你竹槓哩！不要退票！坐船！」

押水的好笑了，「船好走我早開了！還有什麼話說！——船不好走啊！老的！」

「呸！一麻子兜頭一口啐，『你還騙老子嗎？河裏不好走，不能走湖嗎？』」

「船能搬到湖裏去嗎？老的！」

「湖裏有的是民船！要你狗彘的搬什麼呀？」

「湖裏民船不是我的！」他睜圓了他那並不大的眼，惡狠狠的說：「他們肯裝人嗎？」

「只要你出錢！包有人裝！」

戴鴨舌帽子的給櫃台一拍，「不管你那些！——你到底怎麼辦？」

「我早說過了：要船，到高郵；要錢，退四成！」押水的扳着臉。

戴鴨舌帽子的轉向了外面：「大家聽見了嗎？要錢只把四成！要船還要到高

郵！他還是騙我們！」

「不行！不行！！不行!!!」

「就要船！就要船！！就要船!!!」

聲音像狂風亂雨，押水的心驚了。但他一想到要拿出五百多塊錢，心就疼了。到高郵三十里還不算！心疼使他更強硬了：

『不行就不行！要船是沒得！』

『你們聽見嗎？』鴨舌帽子又向難民們點頭了：『他說不行！』

『他不行，老子們更不行！』難民裏又叫出來。

『怎麼？』半響沒有聲的海州人伸出又大又粗的拳頭在櫃台上一擂，櫃台板都格格啞啞的響。『你說不行？』舉起拳頭幌了幌，『你禽媽媽的認得老子罷？』

『拖出來揍！揍！揍！』

聲音更大更高，並且不再那末混亂而比較地一致起來了。

押水的臉色全變了。他不知道怎樣應付纔好。但他還不曾絕望，因為他的眼還從人頭上望出去。——正好，地的希望來了。他不再恐慌，安靜地，不去理他們這班人。滿臉堆下笑容來，踮起腳來向外招呼道：



『諸位請坐！巡官裏面去！』

正向前擁的，彷彿山倒下來的羣衆，突然爲他安詳的態度所驚，一起掉回頭來。

『散開！散開！』

他們還沒掉過來，這樣的命令已經打到他們的耳朵上了。十來個武裝水上警察端着槍在那位巡長的指揮下逼到難民的身後，不容分說地外圍子的人已經被冲散了，靠近櫃台的人也開始動搖。

『走！走！散開！』巡長像一根棍子，朝人堆裏一撥，全散開了。

這意外的襲擊，使得大家驚惶無主地我看你，你看我。戴鴨舌帽子的正要說什麼巡長已經一轉身給他面前的人像趕豬地驅走了。

『先生！你幹麼趕我呀？』海州人憤憤不平地反抗着問。

『你在這裏做什麼？』巡長叱喝着。

「我是坐船的！我要船！」

「坐船的到那邊去！」水止警察中的一個端起槍逼他走。

人都已散亂到河堤上了。

老葉從人叢裏鑽到老洪面前，拉了他的手就走。

「怎樣了？」

「難民的情緒當然沒有問題，但是……」

「怕他們用武力嗎？」老洪的聲音顯然不滿意。

「不是，」老葉給老洪引進了放行李的那家飯店，在一張桌子前坐下了，低

聲說：「輪船局左隔壁茶館裏兩個人看見嗎？」

「沒有。——誰？」

「不是我們縣裏教育局長老黃？——第一個主張幹我們走的就是他，在縣政

府裏主張拘捕我們的也是他！——這次他的教育局被包圍，他還疑惑是我們幹的

哩！」

「他看見你了？」

老葉點點頭。

「就是剛才從我們後面走過去的那兩個人，戴瓜皮帽子的是商會常委吳贊候，戴呢帽子的就是他！」

「他兩個……？」老洪懷疑地皺着眉。

「他如果借此報復呢？」老葉也是商量的口吻。

那邊羣衆的吵嚷又雜亂地颯颯過來，只聽得「要船！要船！要船！」接着又是大聲的吆喝，於是寂然。不一會又是「要船！要船！」中間還夾着海州人的「禽嘴子的……禽哥哥的！」罵聲。但慢慢又低下去了，老葉和老洪豎起耳朵聽了一會，互相看了一眼，搖搖頭。

右邊喳喳地響起來了。老洪他倆掉過頭去，原來是剛才同船的那一小排兵。

排長壓着隊沉默地走過去了。他們的眼釘住這一隊人，在經過輪船局門口的時候，那水警巡長跑出來了，指點着這隊人向河堤背後一條小路走了，於是排長，巡長，兵士都不見了。

河堤上因為兵士穿過而水樣分開來的人羣又合攏來。但紛亂得像混戰中的螞蟻。擾擾攘攘，叫着，罵着。一會兒聲音又高了，人羣中有了更大的騷動。在比較密集的一層人圈子裏鑽出一個人，氣憤憤地向他們這邊跑來，眼睛在一家一家的店裏搜尋着什麼。

「這是那個海州人罷？……找誰？……」老洪站了起來。

老葉剛站起身，那海州人已經看見他們一直跑過來了。

「你們幹麼跑了？小哥哥！」他氣喘着跑到面前。

他倆面孔紅了，說不出話。

「還有那位穿黑軍裝的呢？還有大麻子呢？」他的眼四面找人。

「怎麼他們也不見了？」老葉奇怪了。

「你們都跑了，只掉我一個；他們一些人又只能吵，只能鬧，沒得一個人會說話！我跟那狗彘的押水的罵了半天，他也不睬我。我末了還教那營兵的打我哩！——你們幹麼跑掉呢？走！快去！快去！快去！他彘嘴子的硬要退錢不給船哩！他們大家都沒法子了！快去！快去！」

老洪和老葉的眼又碰到了，赧然地大家說不出話，輪船局那一邊又有嚷吵的聲音颯颯過來。老葉一蹬腳，說：

「走！不管它！」

老洪也笑了，「對呀！再不去定要失敗了！」

老葉老葉邀着海州人一起走了。老葉一邊說：

「我們非要他僱船不可！沒得船不走！」

「沒得船我們跟他彘姑娘的拚命！」海州人更加有勁兒了。

輪船局的櫃台前面站滿了水上警察，不讓那些難民靠近。押水的在櫃台裏跟着兩個小伙計在給一個口袋裏的銅板數了放在錢板上。難民們雖有幾個在咕嚕着叫罵，但已經不引起押水的或水警們的注意了。另外一些老弱婦女們則死守在自己的衣包上，是嘆氣。一切似乎已經沒有事了，靜待押水的數好錢退票了。

老葉對着幾個在詛咒着的難民招呼了，『大家不要吵！你們是預備退票嗎？記清了？他一塊錢只換四角呀！你們還有錢走到鎮江嗎？』

『不退票！不退票！我們只要船！』

『要船，站在這裏就有船啦？我們要跟他鬧！跟他要船！』

『對了！要船！跟他狗禽的鬧！』

『那一個要充禿是是婊子養的！』海州人氣急地罵。

『充禿是衆人鷄巴臊的！』有人答應他。

同時在對那些水警講話的老洪也正在指手畫腳地說。

「諸位老鄉！你們看，這在不在情理？可憐難民們所有的錢全都打了票了，這刻兒只退這一點點錢，不全是騙人嗎？——而且他們是存心騙錢的！這裏擠河好幾天了，清江早該接到電報了，他們還是賣長班票，這不是因為到年底了又聽說上海打仗了才存心騙人的嗎？……諸位說，這王八蛋該不該揍？」

有兩個老鄉互相笑笑，向櫃台裏押水的看了一眼，沒有作聲。

「……要是騙有錢的人也罷了！你們諸位看，這些難民已經可憐得要死，騙了他們怎樣走到鎮江呢？……」

難民裏女人吵起來了：

「阿彌陀佛！這纔是公道話哪！……老天爺呀！……」

老洪緊接下去說：「我們也難爲他們，只要他還弄民船給我們送到高郵，再送上輪船就算了！這不是天公地道的辦法嗎？」

有兩位老鄉勉強笑了，「這也是的。」

老洪乘機衝上櫃台去。

「喂！押水的！你不必費事！我們不要退票！——只要船！」

老葉招呼了一聲，難民們便跟着擁上來。像潮水一般，怒吼着：

「船！船！只要船！不給船坐不行！」

已經吃了定心丸的押水的，又慌了。水警的兄弟們雖然攔阻那些難民，但他們既因為巡長不在，攔得也不賣力，而且十來個人想攔這上百的人也攔不住，一下又給這小小的輪船局圍上了幾層人。

「你們不許鬧！」一個弟兄並不努力地叫。

「老鄉，你放心，我們不胡鬧的！」老葉對那水警說。

押水的不提防半晌沒有看見了的這兩個傢伙又來了，便知道勢頭不對，又改變了剛才強硬的態度，說：

「先生，你平平氣。——我們如果找到船，早給你們送走了！我能賭咒：實



在沒得船！」

「放屁！將纜那些當兵的爲什麼你又有船把他坐呀？」老洪後面一個人搶着說了。

這里老洪正要再講什麼，忽然背後來了一個人給他袖子一拉，原來是船上的那個鎮江茶房。

「做什麼？」

「先生，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老的說！」

說着，給老洪拖到圈子外邊，一面低聲問：「先生，你們一共幾個人？」

「什麼事？你說！」

「你們一共兩位罷？」

「是的，怎麼？」

「現在預備好一隻大船，請你們兩位就上船罷！到高郵換輪船，——那裏有

短班。——先生，你老的行李呢？我去搬！我去搬！」滿臉堆着笑。

「做什麼？——不！不行！你這——」

「你老的不犯着跟他們鬧，我們一定給你老的送到鎮江！」

「胡說！」老洪摔脫手要走。

「先生，先生！那位警察老爺和那位麻大哥全在……」

老洪回頭就走，氣得滿臉通紅。忽然一個轉念，再返身找人，已經不見了。

一抬頭，那圍在櫃台上的人有一部分看着他。他便乘機向難民說：

「你們看見這個人嗎？……他要把我送上船，送到高郵去，要我丟了你們

哩！你們想想他們多混賬！」

「打死這混賬東西！」有一個人叫。

海州人也聽見了，「逮住那狗畜的！」他叫。

老葉笑了，「押水的！」他說：「你說沒有船，怎麼有船送他們上高郵呢？」

給櫃台一拍，『不行！今天非要船不可！』

『非要船不行！』有幾個人又齊聲叫。

『不僱船就揍！』又有幾個人叫。

『揍死他狗禽的！』更多的人叫。

『揍！』幾乎全體都叫了。

也有幾個水警在吆喝，但他們的聲音沒有人聽見。

押水的嚇壞了，但他心底裏沒有忘記的是五百十塊錢。他看看水警，暗地嘆

了一口氣。便操商量的口氣說：

『諸位不要鬧，如果一定要船，我們就去僱船。但是如果實在僱不到船，那

要請你們原諒了！……』

『只要你出錢，還怕沒有船？』

『要僱就快！』

「我們要派人一起來！」老洪這樣提出條件。

「對的！」海州人先叫了，「就請你先生去！」

大家歡叫着贊成了。老洪和輪船局裏一個伙計去找船。老葉關照了那海州人和難民們看住押水的，自己便在河沿上巡察了一下。

運河在馬棚灣鎮頭上打起了壩子，壩子南邊是乾了的河床。壩子裏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船，中間只夠一小划子來往。河的西岸上一個缺口，通高郵湖。湖口也零落有幾隻船。他看見老洪和那伙計從壩上穿到對岸去了。便轉身看東岸河堤背後的一片汪洋。——這是河堤倒口灌下來的，一望遠水連天，沒有個邊。只有一些樹行，半截露在水上。幸而未倒的茅屋像一口豬樣的伏在那裏，遠處水上浮動的像是小船。

正走着，後面跟來了一個人。

「要船罷？先生！」

「有船嗎？你？」他問。

「有，先生。」

「有幾隻？」

「要多少有多少，先生。」

老葉隨着船夫的手指處看去，在河堤後腳跟下一順排了好幾十隻小漁船。他跑下去看了，跟船夫一起再跑到輪船局面前來，老洪也回來了。

押水的正苦笑着說：「諸位！這可不怪兄弟啦！湖裏實在沒有船！」

難民們都失望地互相看着。連老洪也皺着眉在想什麼。看見老葉來了，正要講什麼，老葉已竄到押水的面前了。

「沒有船，我們也就不要了；可是如果有船，你僱不僱呢？」

「自然僱！」押水的路怔了一下，「有船自然僱呀！」他又陪了一個笑，

「可是你們這位先生已經跟着去過了，沒有船呀！」

「我有船！」老葉睜着眼叫：「把拉過那船夫說：『你要多少船，他都有！』押水的呆了。」

「這船是走裏河走的！他——這混賬的押水的騙我們！他只到湖裏去僱，這年底下湖裏那來的船呢，」老葉說。

大衆歎叫和咒罵同時噪了起來。

海州人漲紅了臉沖上去對準押水的就是一拳。『你個禽姑娘的還想騙人啦！』兩個水警走上來給他們拉開。押水的一身都抖起來了。但他心底下更加疼了，五百一十塊！五百一十塊！在心底拚命地喊。

但他不得不忍痛接受了漁船所要的價格。點了人數，每船六個人，一共二十隻小船。

難民們歎叫着搬了他們破爛的包裹跳上小船去了。雖然他們受了時間上的損失，雖然他們在三小時以上的鬥爭持續中都餓着肚子，但他們是歡悅的。

大家都上船了，輪船局櫃台前只剩下老葉老洪和海州人三個。  
押水的還透望着最後一線的希望。

「好了！有累你們兩位了！現在也請上船罷……」

老洪笑了一聲，「你呢？」

「兄弟在此地還有一點事：郵政袋子和……」

「怎麼？你不去？」老葉生氣了：「你這王八真滑頭！」

「兄弟派一個伙計跟你們諸位……」

「不行！」海州人又舉起拳頭送到他面前。

「實在……實在兄弟有要緊的事！……不然，你們兩位既是他們的代表，就請兩位等一等我一起走，我還有兩個鐘頭！……」他偷眼看了那十來個水警，心想，那就不怕了。

但是老洪搖搖頭，「對不住！我兄弟也不那末傻！還是請你一起走！」

押水的再看了水警一眼，心底又是一陣疼，便又強硬起來。

「什麼我都依了！這樣我不能依你們！——我有事！」

「老子也不依你！」海州人身貼着櫃台舉起拳頭，「老子的拳頭更不依你！」

「怎麼？你還想動手嗎？——」他轉臉向水警說：「兄弟們，你看他們簡直是土匪嚟！」

「放屁！」海州人跳起來「我揍你個禽姑娘的！」

他跳上去要打，一個水警一把拖住他。

老洪厲色地問。「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押水的到現在纔用一聲極其強硬的聲音回答。

「好！」老洪轉臉向海州人說：「你去叫船上人大家全下來！說他不走！」

押水的最後希望也斷掉了。他懷喪地說：

「好了！好了！我跟你們走！跟你們走！」



老洪也忍不住和老葉笑了。

三個人像押囚犯地給押水押到河堤背後小船上來了。每個船上都叫出歡呼的

聲音來：

「到我們船上來！到我們船上來！」

終於他們四個人另坐了一隻船。

船開了，老洪和老葉叫別的船都先開走，一隻隻在他們船面前走過。

第一隻船裏儘是歡笑的臉，第二隻船也儘是歡笑的臉，第三隻船又是歡笑的臉。

遲

在第十二隻船上他們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坐在船艙口，一個瓜子臉兒，頗可人意。她身旁一個男人在閉着眼打瞌睡，頭倒在她的肩上。她伸手一巴掌打在那人的頭上。

暮

「這個人怎幹睡的！」

艙裏人都笑了。

第十六隻船上他們看見了一個戴瓜皮帽和一個銅盆邊帽子的坐在船裏，老葉對老洪使一個眼色說：

「看見嗎？他兩個王八也來了！」

「媽的辰！狗！」

十九隻船都走了，老洪老葉也走進艙來。回頭看見押水的垂頭喪氣他坐在一邊，不聲不響。他這時心底正疼着，五百一十塊！五百一十塊！

「禽哥哥的！開船嘍！」

海州人站在船頭上自己舉着篙子叫，充滿了異樣的快樂。一隻手套在嘴上吹着——

「多……多……」

大家笑了，除了押水的。



# 萬仞約

張天翼

——

遠遠的有了鑼聲；一會兒停止，一會兒又響——敲得怪勻稱的，一點也不性急。這聲音像水紋似地散到了田野上，連嫩草都顫了起來。樹上的麻雀老大嚇了一跳，就「啾！」的一聲飛跑了。

那邊山裏起了回聲——鏘，鏘，鏘。

「什麼把戲，這是？」

村子裏的人都把臉側着，翹起耳朵來聽那打鑼的叫些什麼。

田裏的大哥們也拿手替眼睛遮着陰，往大路上瞧了會兒。

「還背一塊牌哩，娘賣腸子的！」

「他喊些什麼，那個老官子？……牌上寫些什麼呀？」

「彎彎扭扭，鬼話胡謔——你爺認不得。」

那打鑼的老頭可不管別人認得認不得，他祇一個勁兒敲着鑼，裂開他那嘎噪子嚷着些什麼，往隆記舖子那邊拐過去。

「地方上的人來看哪！莫犯山呀，犯山的……」

隆記裏那些喝着酒的傢伙都擁出了店門。十幾隻眼睛釘到前面。

鑼聲越近越響得親切，那老頭肩膀上那塊寫着字的木牌——跟着他身子一高一低地在幌着。

「哦，蕭老官。」

「這麻皮！又是鳴鑼禁山！」

「莫管他。豬屎老九跟我來：我們好好吃幾塊豆腐乾。這回再贏了我的就算你狠。」

於是他們又擁進了店裏。豬屎老九跑得過火了點兒，帶翻了一條板櫈。他可瞧也不瞧一眼就跨過去，蹣跚到裏面一張桌子邊，挺熟練地洗着桌上那付骨牌——

「來來來，還是老子的莊！南二公，你老人家不嫌吵吧？」

老闆娘嘆了起來：

「豬屎老九，條櫈掀翻了——不替人家端起來麼？」

「莫吵莫吵。等我豬屎老九贏了大花邊，你老人家就要巴結我：養個妹子給我做堂客。」

「這些油糞子！——狗嘴巴裏到底長不出象牙。」

豬屎老九沒再答腔，他們那夥人在專心推他們的牌九。骨牌在桌上拍喇拍喇響着，幾個嗓子叫喊着，連蕭老官的鑼聲都給蓋得不大有勁兒了。

老闆娘把手筒在袖子裏，擱在櫃台上，嘴動了幾動。她有一分鐘不說話就不舒服。於是他瞧瞧路上，又瞧瞧對面桌子上的南二公，看着這回鳴鑼禁出，南二

公總得有幾句話說的。

可是南二公滿不在乎。他並沒攤出店門口去看，祇不過對外面橫了幾眼。他右手緊抓着半壺燒酒，嘜一口就咬上一小角左手裏的豆腐乾——慢條斯理地儘嚼着，彷彿永世嚼不爛似的：瞧這勁兒他似乎打算把這塊豆腐乾吃上這麼兩三年。

到底老闖娘有點忍不住：她把擱在櫃上的兩肘移出了些，裝了付歪臉：

「南二公你老人家聽見沒？——又是鳴鑼禁山……」

「唔，尸框骨頭！」南二公罵了一句，又把豆腐乾送到嘴邊去。鑼聲已經響到了店門口：鏘 鏘！

「來看哪：來看告示啊……」

「哼，」南二公橫了外面一眼。「這許多名堂！」

老闖娘也撇一撇下唇，兩個嘴角往下面一彎。接着掉過臉去瞧瞧打鑼的蒼老宦，她馬上就換上一付笑臉，連眼睛都眯成了兩條縫。

蕭老官站到了店門口。

裏面那些打牌九的人沒理會這回事，祇巴巴地瞧着豬屎老九擲骰子。接着有誰高興得直叫。豬屎老九可臉紅得像生牛肉，掀開了他自己兩張牌，嘴裏嚙嚙着扯到別人十八代祖宗，一面把銅子送到別人跟前。

南二公打了個膈兒，又橫了外面一眼：

「尸框骨頭！這些屁名堂——都是閔貴林與出來的！」

不過老闖娘似乎沒聽見他的話。她索性把身子轉向外面，臉上浮那麼笑着瞧着蕭老官，嘴動了幾動，她在等着機會跟蕭老官瞭天。

鏘，鏘！——那個又敲了兩下鑼。

「看萬仞約的告示啊：不准斫山上的樹啊，來來往往的不准劈枝帶葉呀……」他嚷着就瞧瞧周圍的人，接着用手抹一把額上的汗，把那塊木牌頓到了地上。木牌上寫着許多話，雖然認識這些的沒有幾個，可是大家都知道萬仞約是個



什麼把戲——寫着的也不過是那麽一套。上面橫着四個字：『萬勿約示。』下面的字小點兒，六個字一句，有這麼十幾二十句排成了乾豆腐似的那麼兩堆——寫得整整齊齊，不作與帶一筆草的。要是在前清——寫得了這麼一手字的就能夠當個把秀才哩。

『字倒還寫得溜光溜滑的，』老團娘挺內行地看看那塊木牌，還把腦袋偏了一偏。『蕭老官，你怎麼不進來歇下子氣——吃半壺把燒酒。』

『不了。我還要起這路走過東沖去。』

『啣啣！』

她這麼輕輕地喊了一聲，就把身子坐端正些，老實把蕭老官當做個談話的對手。她問那個雷家裏偷了杉樹的事怎麼辦，是不是閔貴林打定主意要打官司。於是她就張大了嘴巴，似乎在等着聽一椿了不起的新聞。其實這件事她知道得挺詳細：地方上什麼也逃不了隆記舖子，別人還沒傳開來的事——她肚子裏就早已經

明明白白。譬如說這回雷家裏犯山的事，她就像親眼瞧見似的。她能夠爛熟地背給我聽：那天雷十一走到萬仞冲，爬上山，偷偷斫下兩棵杉樹——想拿回來做田塍樁。可是給逮住了。不用說，要罰。不過罰的數目太大了點兒，叫雷家裏吃不消，就咬咬牙齒說甯願打官司。得，就是這麼回事。背完了這些話，她就將把下嘴唇撇一撇，用鼻孔哼一聲：

「哼，打官司！雷家裏要是鬥得過萬仞約上的人——你打爛我的鋪子！」  
蕭老官也認爲打不起官司來。

「雷家裏要打官司——那他弄錯了路徑。」

於是許多人都圍着蕭老官談起來。蕭老官似乎忘了還要到東沖去，乾脆把那塊木牌靠櫃台放着，一屁股坐到板棧上。

祇有南二公沒湊進去，他還慢慢撕下豆腐乾來嚼着，不過嘴巴動得比先響了一點兒。

『如今那個閩家裏就這麼撐神氣！』他肚子裏說『萬仞約——尸框骨頭！……他早年簡直是……要是沒有我……』

誰都明白那個閩貴林早年的歷史，大家也都知道閩貴林跟南二公拜過把。就是萬仞沖裏的四方牌那塊山地，也還是南二公半送半賣讓給了閩貴林的。可是現在……

可是現在別人談得更加起勁，聲音震得耳朵都響了起來。蕭老官提高了他那嘎嚨子，告訴別人萬仞約又有了個新規矩，這是貴林四爺定出來的：誰抓住了犯山傢伙——就賞四吊八。

『賞四吊八？』——連豬屎老九也插了嘴。

南二公把剛才啜的酒吞了下去，嘴巴抿了一抿：

『四吊八！他買那塊山還祇出了一吊八哩！……』

『哦，那是你老人家做好事。』

的確是做好事。閔貴林的老子在桃源縣裏當過一年師爺，回家造了一所房子，可沒買得起田。閔貴林就在家裏當大少爺，當呀當的把幾個錢當完，老子一死，他就到安化那些地方打流，揀揀茶葉。回到鄉裏還是一條光棍，老是在南二公那裏借米借錢的。

『這不是路，貴老弟，』南二公跟他說過不止一遍。『一個人總要有點吃飯傢伙。你總要……』

到底有一天——閔貴林想出了一點吃飯傢伙，他瞧着種杉樹長得快，打算撈塊山地來試試，南二公就把四方牌那塊山讓給他，自己祇留一點兒柴山。二十幾年一過，閔貴林可就這麼撐起神氣來了。

『他真狠！』

南二公噓了口氣。他肚子裏裝滿了一些什麼想吐出來，就四面瞧瞧，然後把眼睛釘到老闆娘臉上。

可是那個沒理會。一直等蕭老官背着木牌敲着鑼走了，她才掉轉臉來；她仍舊用袖子筒着手，攔在櫃台上。

「閔貴林這一來——在地方上結上好多怨啊！」

「他怕什麼！他橫豎仗着他們族上九爺的腰把子！」

南二公把酒壺端起來要送到嘴邊去，可是半路裏又放下來。

「唔，他買那塊山祇出得一吊八！」他用右手抹了抹嘴。「那個時候——我見他太……太……」

櫃台上攔着的那雙手趕緊移開去，老闖娘臉對着許多人，很快地插嘴：

「我曉得我曉得。那一吊八還是分九個月還清的，一個月兩百錢，利息都沒算一個銅板。閔貴林跟南二公講：「我的山勝如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要是你柴山的柴不夠用你祇管來……」南二公，是不是的？」

那個在細細地嚼豆腐乾，正打算要慢慢開口，老闖娘可又往下說了；她把屁

股移得坐正了點兒，不管別人聽不聽。

「萬仞約啊——那名堂我曉得。……」

這麼着就打了開台鑼。接着她嚙了一口唾沫，打閱貴林從前背時的幾年說起。

「那時候到山上去斫柴的——常常斫斷他的杉條子。」

於是她瞧瞧四面——看別人在不在聽着她的；她還特別釘了南二公一眼。其實不用她操心，大家都知道閱貴林的來歷；祇要把眼睛一閉，就能夠想像得出閱四爺在萬仞約上議事時候那種笑嘻嘻的勁兒，嘴巴裏出了許多主義。這位貴林老四靠的是那塊山，要是人家偷了他那些杉條子他就沒了出息。抓到個犯山的，假如是個厲害傢伙——他可又沒辦法對付。於是他把萬仞沖的那些山主全邀了來立了個萬仞約：犯山的都得罰，不怕你厲害，這許多大爺們都是鐵硬的腰把子常在衙門裏進進出出的，總鬥得你過的。

「這回子雷家裏就是吃的這個虧。」

大家都要表示自己知道這些底細，就七嘴八舌談起來。誰都搶着說話，生怕自己有的這點兒材料給別人說了去。

『這個萬仞約——連東沖的金七閻王都邀了進去。娘賣麻皮的，東沖離萬仞沖倒有二十來里了。他們……』

『難怪蕭老官要起這一路過東沖去。』

『如今萬仞約上有七十幾擔穀子了哩，真嚇人！他們入約的祇出上斗把幾斗穀，放到約上，生出去滾利——如今有七十——七十——七十幾擔！』

『名堂多，名堂多。閔貴林當着萬仞約的經理，他就在沖裏蓋一個屋，給蕭老官住着——叫他看守。……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把那個屋造到他那四方牌底下。……』

『豬屎老九還在裏面的張桌上跟別人賭牌九，這裏忽然動了火：也不知道是誰發脾氣，還是真的啞了閔貴林的氣：』

萬 仞 約

「閔貴林那隻野種子，樹呀——要遭天雷劈！」

許多人都笑了起來，他們覺得痛快。他們沒子兒買炭火，總得到山裏去斫斫柴，可是一個不留神就得掉下大禍事來：萬仞沖的那些山——在這村裏像是個大癩子，一碰到那上面就痛得你要命。

於是八九張嘴都罵了起來，有幾張嘴裏還噴出了唾沫。祇有老闆娘的嘴冷冷地笑着，下唇撇出了一點兒，別人看不出她到底是笑閔貴林，還是笑店門口的這些人。

南二公也把酒壺在桌上一頓，用勁地叫：

「尸框骨頭！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 二

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閔貴林是個四十來歲，個子不高的傢伙，左耳下面有個疤的。

祇要天一亮，他就帶一根竹篾做的尺和一本簿子，慢慢走到萬仞沖裏去。他走起路來也學着他族上九爺的那種派頭，一步一步地踏着，身子跟着一雙腳在左右地擺，那件夾袍就往兩邊幌。要是別人說一句——

『到底貴林四爺跟閔九爺是一族的，走起路來活像。』

他全身就一陣熱，搖擺得更厲害，幾乎連腦袋都幌得發暈。

不過也有一點不大像，閔貴林老是把舌尖子伸出來釘在嘴唇上，有時候還打左邊舐到右邊又打右邊舐到左邊，彷彿那上面有肉湯似的。

現在他就這麼舐着讓冷風吹着他的舌尖子，一面抬起頭來瞧瞧四面的山。

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圍成一個馬蹄鐵的樣子，像一個大妖怪用兩個膀子圍着，祇在兩指尖端留下一個口子讓別人走進沖裏來。萬仞峯正是大妖怪的腦袋，盪在正中央，頂上還糊着些紫灰色的雲。

閱貴林的那個四方牌——算是左肘，那上面栽着的樹都整整齊齊，比哪座山上的都漂亮。於是閱貴林微笑了一下，尖舌子猛地滾了進去，逗得嘴唇碰出一聲響——「啵！」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接着他又回答自己的話，在鼻孔裏「唔」了兩聲。兩隻腳踹得重了些，那件袍子就搖幌得要飛起來。

地下是潤濕的。小草樹葉上也有粉似的水點，在五顏六色的雲下面就綠得發油，那條澗 flowing 閃着亮，打山裏淌下來，沿着這條路——七彎八扭的給引到沖外面的田裏去。

他踹定澗裏的大石要跨過去，可是腳一滑——擦！踏到了水裏

「娘賣腸子！瘟水！硬要把牠填死才……」

這些引去灌田的澗水反正沒他的份：他沒有田。

彎起腿子來看看他那水淋淋的脚，在地上使勁踏了幾下，就往蕭老官那個小屋子走去。走路的派頭又像先前那麼——左一擺右一擺的。

一些鳥在咕咕刮刮的吵着，打這棵樹上飛起來，射過冷侵侵的空氣，到那棵樹上又吵一陣。山下的幾個池塘裏不時發出一種響聲，似乎有誰扔了石子進去。

蕭老官一聽見閔貴林就張着嘴笑：掉了一顆犬齒，留下了一個黑洞。

「四爺早。」

「唔唔，唔，」四爺腦袋輕輕地點着，鼻孔裏輕輕地響着，一面停步地直往四方牌走上去。

「四爺，」蕭老官跟上他小聲兒叫，接着乾咳了一聲。「地方上人講了你老人家幾句空話。」

「那些人？」

「南二公他們還有雷家裏那些人；還有封家富牙子同那個……那個……」

「哦，」閔貴林一笑，把眉毛揚了一下。

兩個人走着彎彎扭扭的斜路，泥土鬆鬆的像踏在褥子上，蕭老官似乎比那個性急，步子跨得很短，不過動作得很快。走幾步就差不多要趕到了閔四爺前面，他就等一會——又讓別人打頭走。可是閔貴林沒顧到這些，他祇是在蕭老官跟前，步子就踏得格外方正，臉上可裝出不經心的樣子，表示他天生的就是這麼個派頭。四隻脚零亂地響着。

「四爺，連東沖都有人講你老人家的空話。」

「東沖？」閔四爺心一跳。「又是那些不稱毛的傢伙吧？」

「噫。」

「嘴？唔，唔。」

閔貴林身上發熱，掛出來的舌尖子「啞！」的一聲縮了進去，他臉上的肌肉動着——使勁忍住了笑。可是他鼻孔裏倒嘆了一聲氣，接着就拚命裝着滿不在乎

的聲調，告訴蕭老官一個人總得招點兒怨的，祇要你在地方上有一點聲望，別人說你的閒話也就更加起勁。

「我們那九爺，不是的麼？還有高六爺，藍四胖子，哪個不是的？我呢——我是……」

他瞧了蕭老官一眼，又嘆了一口氣。他打了許多譬喻，叫蕭老官知道——越是大好老，說壞話的就越多。現在連東沖都有人埋怨他閔貴林，嗚，真是！

「如今連東沖都……」他很響地嘆了口氣，蕭老官一眼，一面走到一棵樹跟前，拿篾做的尺圈上去量着。「如今連東沖都……」

「是的囉，是的囉。海寬風大，要是個平常人哪個來講我空話！我還巴不得那個……那個……」

閔貴林猛地把量樹的篾尺抽開，叫了起來：

「就是這句話，就是這句話！唔唔，唔，就是這句話！……是的囉。我們那

九爺也真心真意跟我講過：「四弟你莫灰心，有點屢把子的那個不招怨！四弟你莫灰心，祇要我們心裏對得住皇天。我們萬仞約是大家的事。」……我們九爺拍拍我的肩膀子——「四弟，那些空話聽他們講去。橫豎是些不稱毛的尸櫃子，講幾句還怕蝕了一塊肉麼？」我們九爺……唔唔，海寬風大，海寬……唔，我們九爺抓着我的手勸了我好一陣。我倒是……我倒是……」

於是他談了起來，說到他們九爺是個好人，地方上的事他都肯賣力氣。九爺老是找他貴林爺去商量些什麼，叫他做他一個幫手。可是他那兩個兒子。——

「並不是我喜歡講我們姪子的空話，實在是……」

鼻孔裏「唔」了一聲，搖搖腦袋，又拿出那根篾尺去量樹。

蕭老官站在兩行樹的中間瞧着閔四爺，一面右手伸進衣領裏搔着，有時候搔到了額子上——黃色的皮肉就畫上了幾條白線。

天上那些五顏六色褪了下去，雲都成了檸檬色。地上倒着人影子，長得像一

根竹竿子。泥土裏蒸出了一些淡淡的熱汽，發出一股怪味兒。

閔貴林把那棵樹圍着量了兩遍，就抓着一枝筆要在削白的一塊上面寫幾個字。他把肘靠上去，筆在空中搖了好一會，才顫顫地開始第一筆。嘴裏低聲嘟囔着，畫了一撇又停停筆，然後慢慢地去點一點。寫完了一個字就得眯起眼睛來瞧一瞧，再把筆搖會兒去寫第二個字。

這麼過了一刻多鐘，到底把那個要寫的字對付了過去。於是他退了兩步，側側腦袋，欣賞他自家的書法。

「兆月刀二九寸六。」

「唔唔，唔，」他自己應了幾聲，就拿舌尖子用力地抵住下唇，翻開那本簿子把這幾個字抄進去，還註上這棵樹的號頭。

吐了一口氣，回過臉來看蕭老官一下，又說到了他們九爺。兩隻腳踏了開去，要去量第二棵樹。

蕭老官也往前面移了一步。他瞧閔四爺那個有點駝的脊背，再把眼珠掃到那付平平的肩膀上——看來彷彿他沒有頸子似的。

別瞧這麼一付肩膀——九爺在這上面拍過！

這位貴林四爺撐得起腰，祇是荷包少了點貨，待蕭老官並不怎麼大方，過年的時候蕭老官祇拿了他一吊八年賞，可是聽說他在萬仞約報眼說賞了兩吊八。

『是的囉，』蕭老官想，看着閔貴林抓着筆又在一棵樹上搔着。『閔四爺對待老官就祇這一樁事不好。』

除了這一樁，閔貴林着實把蕭老官當做親信人看待，什麼事都跟蕭老官說，連杉樹買賣都跟他商量。

『吳三拐子那注生意我不做。蕭老官你看：對口圍的樹啊，這是……：娘賣腸子，人家是刮刮叫的南潮杉，連永州那路的都沒我這麼好，吳三拐子祇出六角五一株！這個蝕本生意哪個做！』



「是的囉，不划算，」蕭老官認真地點點腦袋。「呃，你老人家怎麼不在山座裏栽點桐子樹？」「一年一個頂，兩年一個叉，三年四年有桐子權」：長得快，利息大。」

「種不得種不得，」閔貴林把腦袋伸過去小聲兒說着，生怕有誰像聽了去似的；背就駝成了一把弓。「桐子權得四五年就變了乾癟頭，不值得。我不像他們那麼蠢。」

蕭老官就得笑一笑，很懂得地點點頭。於是閔貴林更加有了勁兒，小聲兒說：別人那些有山地的都是膿包，不知道半點生意經。不客氣的話，要是他閔貴林有了對面窪公那塊山地他早就賺了大花邊，買下百把擔穀田了。

每天他倆總得這麼談會兒，一直到閔貴林把要量的樹都量過了才分手。到了山下的時候，閔貴林就總還有些機密的事囑咐蕭老官。

「蕭老官今年四五月裏要鬧米荒，我看。」

這天是這麼開始的。

唔，主意來了，於是蕭老官乾咳了一聲，準備好好地等他的下文。嘴裏

祇——

『是的囉，是……』

忽然閔貴林站住了脚，一把抓住蕭老官的肩膀，叫蕭老官的腦袋靠近他跟前。四面瞧了一轉，就把臉子使勁地伸到蕭老官的耳朵邊。

『約上的七十幾担穀我都要生出去。』

蕭老官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露出牙齒中間那個缺口：

『你老人家要……？』

『唔唔。』

停停又：

『唔。我都要生出去。你去放個風。三成五的利息……』

「約上的人呢？」

「自然要瞞着他們，連屁都莫放一個。……我們九爺那裏——也不給他曉得。……聽見沒？」

「啞。」

「你到鄉裏人那裏放個風。……唔唔，唔，就這樣子。」

蕭老官瞧着閔貴林搖擺着走去就伸一伸舌子：

「他要這樣子就這樣子，干我屁事！」

「萬仞約上的七十幾担穀，他想一個人生出去！這些穀子借給約上的人祇要兩成息，大家在這時候就攥着借，到了出新穀的時候就還清。這回閔貴林打算由他借給外人，算三成五的利。」

「七得七，五七三斗五，他要一個憑空賺十担五！」

可是閔貴林打算盤正打得心臟都癢起來。脚也走得快了些。「趕快趕快，趁

約上的人還沒來攤借的時候——趕緊生給鄉裏人。」他舌尖子在嘴唇上也舐得挺快，連舌尖子都磨得麻木了。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唔，我們九爺。」

他嘴裏說慣了「我們九爺，」連肚子想的也就不改他的稱呼。

娘賣腸子，他們九爺這幾天就跟他說過要攤借約上的穀子。唔唔，唔，這椿

事要動手得快：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於是一連幾天他都在看着風，問蕭老官怎麼還沒人來借穀。

「怎麼樣的，唔？」

「人家嫌息重，平素的總是三息，如今要三五息。……萬仞約的生穀又硬不

過他們怕這裏……」

「娘賣腸子！」閔貴林咬着牙。「橫豎今年要鬧米荒，遲下子看他們不來借

罷，娘賣……」

愣了會兒他又發起急來，趕緊把舌尖子『啵！』的縮進嘴裏——讓牠來說話：『這個路徑要趕快才行。……三成息就三成息罷，娘的尸框子！』

蕭老官眼睛釘着他：

「噫，是囉。」

閔貴林那雙細長的眼睛霎了幾下，左手摸着耳朵下面那個疤，嘴唇動着可沒發出聲音。

那條澗水勤快地流着，響個不歇氣；這聲音忽然逗得閔貴林煩躁起來。他皺着眉橫了那澗一眼，又抬起眼睛來緊釘着蕭老官。

「嘖！老實講給你聽：我實在沒有法子才出這個主意。……」

頓了一下，拿舌尖打左嘴角舐到右嘴角，噓了口氣：

「我苦的是沒有田，祇靠着四方牌這塊山栽點子杉樹秧子，這個路徑又不是運常有出息的，……娘賣腸子，好容易四五年長個對口圍，唔，墟倉沒有了米，

這麼大的杉樹也祇好三株五株的賣給人家。你想呢！……這回子要大打點冤枉主意——我還有屁路！……」

「我曉得，我曉得，你老人家……」

閔貴林把手貼在蕭老官肩上，臉子漸漸湊過去，瞧這勁兒像是要跟人家親嘴似的。

「祇有你是我的親信人，我的心事你曉得。……這個路徑要趕快，我們九爺趕着要來攞穀子……」

「唵，是囉是囉。」

可是他們九爺也不是個媽糊人，他偏偏派人喊閔貴林到立本堂去商量攞穀子的事。

「來了神，唔！」他說了一句，就趕緊往茅廁裏走，他老是在要出去的時  
候，趕着在家裏先出一回恭的。

## 三

一到了立本堂，劈面第一句就聽到——

「四弟，我們約上的穀子……」

九爺托着個水煙袋，在屋子裏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祇有吹煙屁股的時候就停一停步子。接着把右手裏的紙榻交給左手，讓右手彈着衣上的灰，一面窩着嘴唇吹着，像裁縫徒弟吹熨斗似的。

地上密密地綴滿着水煙疤，看得叫人長雞皮疙瘩。

閔貴林的眼睛跟着九爺在移動，舌尖釘到了人中上。他站在一把椅子跟前，本來打算要顯得是自家那兒人那麼隨便——一屁股就坐下去的，可是九爺那張臉扯得很長，吸住了他似的叫他坐不下去。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

要是這屋子裏祇有九爺跟他閔貴林兩個人，那就是給打了兩下嘴巴子也不算丟醜。可是——娘實腸子！頂糟糕的是，這屋子裏還坐着一個客人——

那個高六爺！

於是他瞟了那高六爺一眼。

高六爺可祇一個勁在那裏對付他的鼻煙。打那淡綠的壺裏倒出點醬色的粉末在中指上，送到鼻孔邊使勁地吸着，嗅了幾下就張開嘴哈出一口氣。接着把眼睛閉了會兒，一面打袖子裏抽出一條摺成長方形的手絹，在人中上抹了幾下。

也許高六爺在眯着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九爺忽然站到了他跟前。「呼！」的一聲吹掉了煙屁股，就抬起那張長臉來瞧着他；上眼皮掛下了些，嘴角那裏有兩條不很淺的紋路勾到了下巴上。

『約上如今有七十六担多穀吧？呢！趁這時候……』

閔貴林臉紅了起來，左耳下的那個疤泛了紫色。他瞟了高六爺一眼，又偷偷



地瞅一下九爺，然後把眼珠釘到地上——那個剛吹下的煙屁股還在冒煙。

那個沒把臉放下去，想叫他回答。這麼等了會兒，就去吹他的紙摺：「忽！忽！」

不知道爲什麼——那紅着臉的人聽得九爺在這吹摺子的聲響裏，還夾着兩聲冷笑。於是他身子輕輕地抖動了一下。他知道現在自己的臉色有點不大對勁，就用右手在這上面抹着。鼻孔裏小聲兒噓口氣，舌子結裏結巴的動起來：

「這七十幾担……這個路徑……這個路徑……這要邀大家來議一下……這個……這個……」

「怎麼？」九爺抽了一口煙猛地抬起腦袋來，連紙摺上的火都忘了去吹熄。

那位高六爺覺得不是吸鼻煙的時候，就把眼睛張得大大的瞧着閔貴林。  
糟糕！……總得把這件事說圓過來才行。……

「這個路徑……這個……」

停了會兒。他瞅了高六爺一眼，就伸長着頸，把臉湊到九爺耳朵邊，左手撐在桌上。

「這個……這個……噯，約上有人跟我們搗蛋，跟我們！」他左手指尖在桌上敲了幾下，一聽就知道他指甲很長——打在桌面上發出一種挺脆的聲音。「唔，是這個路徑。……頂要緊的是跟九爺你老人家搗蛋。不客氣，哪個跟我們閔老四搗蛋，我是要來一傢伙的，噯！……今年又要鬧米荒。……有個人在中間……」他裂開嘴唇乾笑一下，就緊抵着嘴，點一點腦袋——似乎說「你看！」

「那個搗蛋？」

「那個搗蛋？……這是……這個路徑……我看是……這個這個……唔，那是——那是——藍家裏，」他右手的大姆指屈着，伸出那四個指頭來，「他。」

九爺彷彿給弄得莫明其妙，瞧瞧閔貴林又瞧瞧高六爺。

於是閔貴林跨到了高六爺跟前，挨着耳朵邊說明白這回事，臉上的皮肉跟着

嘴動着，一會皺皺眉目，睜大了眼，接着馬上堆着笑——嘴張開得很大，差不多佔了臉部三分之一的地位。可是突然一下子又收住了笑臉，把兩個嘴角拚命往下彎。一直到說完了才又緊抿着嘴，警告別人似地點點頭，然後伸出舌尖子來舐嘴唇。

他這回說得挺流利，不像先在九爺跟前那麼結裏結巴的。

「就是這個路徑！」

「他打算怎樣搗蛋法？」高六爺把手絹插到袖子去。

「這個……這個……唉，我不懂得。……不過他總要搗蛋的，我聽人家講。

他是……娘賣腸子，他這個路徑……」

三雙眼睛互相瞧着，大家閉了會兒嘴。

屋子裏比上次多了兩張新椅子，發出一種漆味兒，還混着水煙氣味。地上有幾顆烟屁股在冒煙，彎彎扭扭往上升，刺進了鼻孔叫人咳嗽。

院子裏有喜鵲叫，六隻眼睛就對格子窗那裏看一眼。

前面一間屋子裏有些人在說話，還夾着尖笑聲。突然有個粗嗓子嚷了起來——聽就知道是九爺的那位大少爺：

「什麼，疤頸亮來了麼，怎麼我沒看見！」

那口氣——就像是有個花鼓班子到鄉裏來了似的。

接着那邊又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小聲兒笑着——吃吃的，似乎笑大少爺莽撞，叫得讓這邊的聽了去。

這邊的當然聽見，瞧瞧閔貴林的臉色就知道。他脊背上淌下一勺熱水又淌下一勺冷水，全身皮膚上像有豬鬃似的東西戮着。

娘賣腸子，簡直不是個路徑！那位大少爺——不叫他「四叔」，叫他「疤頸亮」！

九爺微笑一下，鼻子裏哼了一聲：

「哼，沒有名堂，什麼疤頸壳！」

那個疤頸壳扭了一下，趕緊堆上笑，腮巴子在顫着：

「大少爺真是……大少爺真逗人愛；人又聰明，讀書又發狠。……九爺你老人家莫時常去罵他。……我倒極喜歡這種……這種……」

「嗯，講倒講得好！」

閔貴林嚥下一口唾沫，可結結實實勸起九爺來。像大少爺這種兒子的的確確是好兒子，他閔老四可以寫個包票。孩子氣是有一點，不過有了孩子氣也不算壞，呢，對不對。這裏他還掉過臉去對着高六爺，徵求高六爺的同意。

「高六爺你老人家看呢？」

接着他就很吃力地笑着，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着，叫九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大少爺到底是九爺的大少爺，將來一定做官做府，不比他閔貴林的兒子——祇配到安化的茶莊裏去學生意，他要叫九爺放心，就乾脆賭了個血淋淋的惡呢：

『要是大少爺將來沒大出身——你老人家就把我的腦壳碎了來做尿壺！』說了就大笑起來——出氣少，吸氣多，嗓子裏就大叫着——『噉！噉！噉！』現在閩貴林活潑得多，全身的骨頭都脫了節要飛出去似的。他覺得隨便點兒，沒什麼大要緊，就又『噉噉』地笑，還對地下吐了口痰。屁股已經安頓在椅子上，並且把右腿擱上左腿。他肚子裏滿裝着話，打算整理一下把牠說出來。他的意思無非是想叫九爺明白他的大少爺不錯，別人家裏的那些兒子女兒可都是混里混賬在過日子的：哪，錢家裏的二少爺像東西，藍四胖子的妹妹就跟長工們不三不四的，哼，還聽說她跟藍四胖子也有一手——他們親哥妹，娘賣腸子！……

『這些傢伙還有出息？……他們要是有出息——你老人家祇管碾掉我腦壳！……』

就又拚命地笑，肩膀一聳一聳的。眼珠子可溜到高六爺身上，又瞟了九爺一眼：看他在不在那裏笑。

過了會兒他摸摸新椅子，估估價錢。他覺得好是好，祇是買貴了一點：

「唔唔，這個……」臉轉向了高六爺，「我們九爺的總是……」

唔，一點不含糊，他跟九爺是自家入。

可是閔貴林這種活潑勁兒支持不了多久。

他家裏那位九爺抽了幾口煙，冷冰冰地瞟了閔貴林幾眼，就跟高六爺談起那七十幾擔穀子的事來。怎麼，藍四胖子要跟他搗蛋？他怎麼個搗法？這話靠得住麼？

「你看呢？」九爺裝上煙，把煙袋嘴抹抹，捧給了高六爺。

又說到那個路徑！

閔貴林彷彿聽到了一聲雷響，全身一震。攔在左腿上的右腿癱癱了似的慢慢移了下來，臉上也似乎有魚腰膠糊着——皮肉都給繃得緊緊的一絲也活動不起來。

不知道他根據一種什麼理由，他一下子忽然非常懊悔：「娘賣腸子，這不是個路徑！剛纔他的確活潑得過火了些。」

高六爺的臉色可很平靜，抽了口煙，把紙楣上的火一吹，滿不在乎地說：

『我要親自去問藍四胖子——他就倒是個直性子人……』

什麼——這又是個霹靂！

閔貴林可着了慌。臉紅得像豬肝，全身的肌肉在一跳一跳的。可是——不管怎樣他總得掙扎。他就趕緊湊過腦袋去，插在那兩張臉的中間：

『問不得，問不得！千萬莫去問！……等我……等我……這個路徑……等我去打聽。……』

『不要緊。問一下清爽些。大天光裏講話：大家要明明白白。』

這可怎麼辦！閔貴林覺得硌他一刀都不要緊，這件事可不能去問。老實說，他沒料到高六爺有這麼一手的——怎麼，不是大家都知道藍四胖子跟九爺高六爺



都合不來的麼？

於是他拚命調勻他的呼吸不叫喘氣，警告別人這件事不能問，臉子可苦着像在哀求。他一面很吃力地在肚子裏搜尋一些理由，要說出些利害，可是說上老半天也祇有這麼一套——

「千萬莫去問，千萬莫……！這個路徑——一問就爛了皮！……」

高六爺不很大方地瞅了九爺一眼，九爺在鼻孔裏響了一聲：

「嗯。」

這里閔貴林祇好住了嘴，扭起了臉子等九爺往下說。

忽然前面屋子裏闐出了笑聲，還有手指着什麼東西的聲音。閔貴林胸脯裏就感到了一陣熱。

九爺嘴角彎着，兩條皺紋彎到了下巴上。臉子祇對着高六爺，好像這裏就沒有一個閔貴林似的。

「你主意不錯，」九爺彈彈衣裳，聲音挺沉重的。「我看也是去問一下好些：青是青，白是白。……不怕你六先生笑話：我們這位貴林老四的話——十句裏頭祇信得兩句半。這回子講不定又是他的什麼鬼主意。……」

「鬼主意？」那位貴林老四笑着，大紅色的臉在抽動着。「怎麼呢？」

「喔，還不是的！……你當着約上的經理，就祇你佔面子佔得多。……」

貴林四爺那張嘴更加笑得大了點兒，額頭上全是汗：

「哈呀，九爺你老人家真是！」

那個沒言語，祇在鼻孔裏笑了一聲，就一搖一幌地在屋子裏踱着。

「怎麼呢，怎麼我佔面子呢？」

汗更淌得多了些，有點喘不過氣來。眼釘着九爺在一來一回地踱，臉子也就跟着移動，他那張笑嘴還裂着：要閉攏似乎還不是時候，腮巴子就吃力得發酸。

高六爺當做沒聽見，呼哧呼哧抽着水煙，用心瞧着煙袋，眼睛成了鬥雞眼。

「你自己憑心講，」九爺的臉繃得很長，嘴角那裏到下巴上的兩條皺紋成了個倒「八」字。「嗯，你自己講！你當了約上的經理不佔些面子？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祇管得着你的山。上一回觀音山裏就給別個斫了好些杉條子，如今連人連賊都找不到。你想！」

「那個……那個路徑……我看怕是豬屎老九犯的……」

「豬屎老九犯的！……你要是把良心擺到中間，莫太佔面子，把蕭老官的屋起到沖口，不是就沒事了？……六先生說是不是的？」

高六爺趕緊答了腔，拚命把聲調弄得客氣些：

「呃呃，唔，這個……噓，四爺是有點不該這樣……」

閔四爺求救似地瞧瞧四面，他老是想趁個空子逃出去。臉上的汗沿着皺紋滲下來，他就取掉那頂油膩膩的瓜皮帽，於是腦頂趁這機會冒熱氣。拿手背在人中上揩一下，就苦着臉告訴他們——他閔老四可沒要佔他二位的面子。萬初沖裏有那

五個塘，祇有三角塘跟井塘裏中間有點地方可以造一間屋子——娘賣腸子真巧，恰恰在四方牌底下！沖口呢，簡直沒有地方蓋屋，這九爺倒不妨去看看。

說到這裏他笑起來，嘴角在抖動着。

那兩個沒怎麼理會他。高六爺把水煙袋嘴抹一抹遞給九爺，九爺就沒命地抽起煙來，氣也平了下去，頂多祇不過橫了閱貴林一眼，自言自語地說了句把話：

「嘿呀，幸虧我不像你一樣：光祇靠那塊山吃飯，不然我早已餓死了！」

於是他換了個題目，跟高六爺談起田來，連閱貴林幾次想插嘴都沒法開口。

這些事——貴林四爺可插不進去。可是他總得把剛才談的那個辨白幾句。他等着那兩個有誰住一住嘴的時候，馬上作個勢，提一提要說話，別人可又岔開了他。他一共砥過六回嘴唇，張開過八回嘴，肚子的東西總沒個機會迸出來。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這個爐高老六什麼時候才走呢？」

等那個高老六走了之後，他才能夠跟他們九爺說幾句貼己話，並且還打算在

這裏吃一頓中飯。他得小聲兒告訴九爺，他悶老四就是燒成了灰——也還是九爺的自家人。一談上了勁，九爺許還留他吃晚飯哩。……

他心一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於是把瓜皮帽帶上，小心地踱到了窗跟前，肚子裏在想着待會兒跟九爺說話該怎樣措詞。「我們是自家人，」或者「自家人總是自家人。」還有句要緊的！「九爺你老人家要擺穀，叫李五到約上去挑就是；自家人總是……」

不耐煩地瞟了高六爺一眼，他折回到桌子跟前，用指尖輕輕敲幾下，舐了舐嘴唇。這麼站了五六秒鐘，就慢慢地往門口踱去。

突然——九爺用力地回過臉來：

「莫走！等下子有話講！」

貴林四爺挨着門邊，身子縮成了一團，趕緊笑着說：

「是囉是囉是囉！……我去看看大少爺。……」

於是他輕輕地走出房門，在院子裏透了一口氣。

「唔，去看看大少爺，看看那傢伙到底是……」

跟自己商量一句，就挺有禮貌地往前面屋子走去。到房門口的時候站了一回，預先裝好一付很殷勤的笑臉。

前面屋子裏的幾個都很隨便。九太太衣領沒扣，頭也沒梳，脫了鞋子盤膝坐在大少爺床上，跟舅太太談天。閔貴林一進門，她趕緊拖上鞋子，摺着舅太太的膀子就往裏套房裏走，嘴裏一面嘟囔着——

「瘟傢伙……」

小姐到底有點新派，沒穿襪子也沒逃走：兩肘撐在桌上，沒命地咬着一塊手絹，張大了眼瞧着門口。

大少爺二少爺可很歡迎這進門的人。

「唷，疤頸壳來了！」

二少爺一伸手就抓走了閔貴林的帽子，塞到跨下來着。

「才剃了頭：光腦壳！」大少爺嚷。他十六歲，嗓子去年夏天才變粗的，可是比閔貴林高一個腦袋。

閔貴林皺着眉笑着：

「莫吵莫吵，二少爺。帽子送給我。……」

「賊我一聲老祖公！」

「你看二少爺！好玩哩，我的老祖公不就是你的老祖公？」

「配呀？配呀？醜死人！」

這所謂疤頸壳紅得發了紫，嘴可還笑着，瞧着二少爺，想不出一句話來說。

其實這些少爺小姐並不算怎麼頑皮，不過跟疤頸壳開玩笑可不要緊。這是他們爸媽特許的，有時候還暗示他們去對付疤頸壳，逗大家樂一樂。

這時候九太太和舅太太正在裏面屋子裏，吃吃地笑。

大少爺起了勁，拿根尺在閔貴林腦頂上沒命地一下——

『打光腦壳！』

『呃呃呃，大少爺，』他摸摸自己那光腦壳。

『嘎！嘎！』

小姐把手絹掩住笑着，肩膀抽動着。

二少爺對閔貴林脊背上打了一拳：

『喂，叫我老祖公！……叫啊！……叫不叫，叫不叫？……』

『這二少爺！……嘻嘻嘻，真逗人愛，這孩子！』

看來他是不肯叫老祖公的。於是二少爺把跨裏的帽子拿出來，吐了許多唾沫到帽裏，還灑了一把鼻涕進去。

『帶上去！』

『呃呃，莫吵莫吵，』閔貴林把腦袋偏了過去。



可是二少爺一跳，猛地把帽子嵌到了閔貴林腦頂上。

「帶就帶，我不在乎，」閔貴林吃力地笑着。「祇要是一家人的——我不嫌  
 髒。」

腦頂上膩膩的，還有溫熱，老是不好受；他可忍不住去動一動帽子。他祇伸  
 出了舌尖。走着九爺那種搖幌步子到一張椅子前坐下。

「你配坐我們的椅子！起來！」二少爺對準他的下巴：「劈！」  
 牙齒給碰得咬了一下舌尖子，疼到了心窩裏。他就吃了辣椒似地用嘴吸幾口  
 氣，笑着站了起來。

「二少爺真調皮。你們三個都聰明調皮，讀書也極發很。我就喜歡這種孩  
 子。如今書讀得比你四叔多了吧？……大少爺，你書已經讀到了哪裏。」

「不跟你講！你曉得口屁！」

「嗯，那我也曉得些，我書是沒讀得你爹爹那樣多，我也讀過一些。我還讀

過雜字書；寫雜字你就寫我不贏。你不信就試一下。……來，我考你一個字：那羅葡的「羅」字怎樣寫的？……你倒寫寫看。……」

別人沒言語。

於是閔貴林大笑起來。

「我曉得你寫不出。哈哈嘍！哈哈嘍！……嘍！嘍！嘍！……」

他伸出手去撫摩大少爺的腦袋。

忽然——他手上挨了不輕不重的一拳。

「拿開！——髒手！瘟傢伙！」

二少爺也嚷着：

「髒手！偷東西的手！——偷過我們屋裏的東西！」

「怎麼呢？」閔貴林聲音打着顫。

「你偷我們那隻花瓶，偷爹爹那隻玉圈子！」

閔貴林的眼睛在屋子裏掃一轉，把臉子對二少爺那裏湊過去。他決計要開導開導他這個姪兒。他把嘴唇鑽着，裝着忍住笑的樣子，就像一個母親責備一個不滿周歲的娃娃，怪他老貪心吃奶似的——罵是該罵，可捨不得綑住臉子，叫怪可愛的孩不好受。

『二少爺你真沒有名堂了。我跟你們是自家人，總是……哪，大少爺你總該明白的；地方上要是有人跟你爹爹作對，就勝如挖了我祖墳……』

那兩個少爺哇拉哇拉的嚷了起來：

『你分明佔我們的面子，你鬼名堂多得……』

『滾，你這把頭壳！』

『我們都曉得，你當了約上的經理就替你一個人打算，我們爹爹上你的當……不用說——這些話當然是九爺告訴他們的。』

『滾，滾！我們屋裏都給你弄髒了！……滾！……』

四隻手推他出房門，還要推他出大門。

閔貴林還支持着他的笑臉，很客氣地掙扎着，彷彿給人推着坐首席似的：

「呃呃呃，呃呃。我跟你爹爹還有正經話要講。」

「又是要哄我們爹爹！……不准你在這裏！滾！……你還想在我們屋裏吃中飯罷？不要臉的！……滾你的臭廬蛋！你在這裏——連地板都給你弄髒了！」

閔貴林一個人站在大門外面。

怎麼辦呢，九爺還有話要跟他說呀。他得告訴九爺：「我們自家人……我們自家人……」

他要回進門裏去，可是二少爺拿着門棍對他裝着兇臉，接着把門「訕！」的一聲關上，還上了門——擦達！

「這真不是個路徑！」

往日那兩位少爺雖然也跟他開玩笑，可沒今天這麼厲害——今天鬧得有點大

人氣。唔唔，真有點大人氣。這準是九爺常在家裏說起他閔貴林……說不定還叫他們這麼對付他——一個自家人！

閔四爺全身有股冷氣在流着。他走了兩步，就把帽子取下來，用袖子揩揩腦頂。

『娘賣腸子，就是九爺也……』

就是九爺的臉色也不同了點兒，今天！甚至於還當了外姓人的面，他這麼一點都不客氣。要攤穀——叫李五去挑就是。怎麼要發這麼大個狠勁！

『這是什麼路徑，這是！』

要是九爺信他不過——那可不是個玩意賬，往後他也許連日子都不知道要怎麼過法。九爺今天的確有點那個。臉扯得那麼長，嘴角邊的皺紋直勾到下巴上——『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腳下，祇管得着你的山！……』

『娘賣腸子，祇爲得那個路徑，那個……』

就爲了那個屋子，就祇爲了蕭老官！嚇，就是那個蕭老官！——一付嘎嗓子，鬍子長得豬鬃似的傢伙！嘿呀，他是個什麼東西，他是！

於是他見着蕭老官的時候，就老繃着脸，說起話來粗聲粗氣的：『怎麼的，啊？』或者就——『不准！我跟我們九爺都不喜歡這樣！』很多天他都拚命找蕭老官的錯處，這麼他就可以結結實實發一回脾氣。可是蕭老官做事老是非常謹慎，沒出過一點岔，閔貴林就大大地失望，吐口唾沫罵：

『娘賣腸子，蕭老官算什麼傢伙、蕭老官！』

蕭老官有點覺得奇怪，爲什麼貴林四爺改了樣子，肝火那麼旺？其實他替閔四爺賣狗了力氣；約上的穀子已經借出了二十幾擔，都算在閔貴林名下，三分息：這就是他蕭老官的功勞。

有許多話——蕭老官都放在肚子裏。他有點看閔貴林不起——約上給他的年賞都要扣下一吊錢上自己的荷包，這麼一位大爺！可是蕭老官除開這裏沒有地方

安身，別人發脾氣祇好讓他發，自己忍住點兒，祇要事情做得謹慎。這一向蕭老官可真小心得到了家；就像閔九爺那天派李五到約上來挑穀子，蕭老官還到貴林四爺那裏去請了示的。

可是閔貴林不單在蕭老官跟前動肝火，就是對貴林四娘也生過幾回氣。

「娘賣腸子，都是你這個掃帚星害人！」

貴林四娘就得把那雙紅眼眶睜得圓圓的，用食指用力地指着他的額頭：

「你這瘟鬼！你自己是窮命，還怪別個設陷了你：你偏好意思講這句話！……

老太爺也留了幾個花邊，就給你瞎浪個精光，打了一世的流，要沒有南二公讓一塊山給你——一屋人還不給你餓死？……細林要比你有出息得多，倒好好的學生意，你自己倒想想看，還算是他的爹哩！……哼，掃帚星！好像沒有了我跟細林——你就會發了財似的！……」

「好了好了，算了罷。……嘿呀，我祇不過講了句把。」

於是閔貴林坐了下來。他肚子的氣很快地也就消掉，祇拿出一本簿子攤到桌上，把食指蘸蘸唾涎翻着。

他腦子裏可還是亂七八糟的。一會想到約上剩下的幾十擔穀，一會又想到他的杉樹買賣——吃的穿的全靠這個。家裏一要用錢，就咬一咬牙把對口圍的樹零賣掉，甚至於兩株三株的交易他也來。這回程家裏跟藍四胖子賣了一大批給吳三拐子他們，杉樹跌了價，他閔貴林的可就沒了路徑。

「娘賣腸子！——」

把簿子一推，接着趕緊側過臉來瞟一眼：他生怕貴林四娘又要跟他頂嘴。

不過——唔，總得想點辦法……他也許可以把萬仞約上剩下幾十擔穀子偷偷地糶出去，越快越好，不然的話，約上的人都來攆借，他就沒有好處。可是——

「要是再屯個把月……」

屯上個把月這些穀子準會漲到五隻花邊一擔。



他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腦袋有點發漲，眉毛深深地皺着。可是他並沒忘了那種走路的派頭：還是那麼一步一步地踏着腳，上身往兩邊幌。

突然他站住：

「這個路徑還是趕快的好，娘賣腸子，慢點他們就……唔唔，這個路徑……」

於是，他很快地坐了下來，寫了幾個紙條子，舐着嘴唇慢慢地搖着筆，寫完一個字就得側過腦袋來賞鑑好一會。

「萬勿約存穀出糶。」

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這些條子到萬勿沖裏去找蕭老官，叫蕭老官拿去貼到路上——要跑得遠一點。

「莫貼在這一路，要貼到眼底坵劉家灘那路去，曉得了吧，唔？貼在這路——」

——要是給約上的人看見就會爛皮。」

「眼底拗……劉家離……如今就去麼？」

「自然呀，遲了就不是路徑。」

可是到眼底拗劉家灘去，蕭老官就趕不回來吃中飯。他結裏結巴告訴了貴林四爺這個意思。跑這麼遠的路，誰也不能夠挨到下半年三四點鐘還不吃飯。說了就傻了似地瞧着閔貴林，嘴還張着沒閉下來。

娘賣腸子，這蕭老官想要他給百把兩百錢做飯錢！

貴林四爺瞅了蕭老官一眼，覺得這傢伙又醜又可憐：下巴皺得乾橘子似的，釘着些不黑不白的鬍子根，牙齒上那個缺口成了個歪黑洞，像有誰拿筆點了一點——點得十二分不方正。閔貴林打算發一發脾氣，可是馬上又改了主意，於是把腦袋湊到蕭老官耳朵邊，小聲兒說：

「蕭老官你真是！一個人總要知足。我如今養着你，連一點都沒有虧待過

你。你還想要我貼你雙料飯錢麼。……怕趕不回來，快點走就是，就走罷！」

這裏的事一說清楚，貴林四爺掉臉就走；他去幹那個「小小路徑。」他到了雷家裏。

「雷十一在屋裏麼？」

祇有雷十一嫂在屋子裏，還有個他的弟弟，別人叫他「糯米酒糟」的——他顯得是在做客的樣子，身上還穿着三成新的藍竹布衣裳，乾乾淨淨的。

雷十一嫂瞧見了閔貴林似乎嚇了一跳，退了一步，咬一咬牙，就很快地說雷十一張羅錢去了。萬仞約罰得那麼重，家裏當盡賣絕還湊不起這數目，雷十一就到永豐他舅舅家去借錢，大概明天中飯邊他會回來。她嘴唇漸漸發白，她要使說話的口氣不要太不客氣，聲音就給壓得打顫。

說完了她就站着等閔貴林走，糯米酒糟也冰冷着臉瞧着閔貴林。萬仞約的罰款是這個月底要繳足，今天還沒到期。

連

甚

閱貴林可大大方方的一屁股坐了下來，很客氣地笑着。

「我有椿事要跟你們講。」

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想把這裏的空氣弄鬆些，可是雷十一嫂老是不坐下來，他祇好涎涎嘴唇，把臉湊過去，壓小着嗓子，挺關切地告訴她一件事。

「如今他們大家議了事，要替你們雷十一立塊碑哩。」

「立碑？」

「唔，立碑，」閱四爺很難受似的臉色，一瞧就知道他是站在雷十一這邊的。「娘賣腸子，講是要在萬仞沖裏立塊碑。某月某日，某某犯了山，罰款好多好多，地方上人「一體知悉」——唔唔，「一體知悉，」這是書上的話。……這簡直不是個路徑。……這是藍四胖子跟那個……那個」他指尖敲敲那張板桌，「那個程家裏——都是這兩個瘟傢伙出的主意。……」

接着他說他反對這種主張，可是沒用。

雷十一嫂咬着牙張一張嘴，就哭了起來：

「立碑……我們以後的日子還要做人麼……」

那個糯米酒糟粗裏粗氣地說：

「事情是不是真的還不曉得，你就先哭起來！」

「不是真的？」貴林四爺站了起來。「我倒一片真心真意來告訴你們，你們還不相信……你放明白些：莫害了你們姐夫。立了塊碑——萬人看，萬人見，那真是醜死人！你看是……哼！」

可是他閱老四要是盡力想辦法，這件事還挽回得過來。於是雷十一嫂仰着滿是淚水的臉，求四爺開開恩。

「我給你老人家磕個頭。……」

「莫莫莫！……起來起來，十一嫂有話是好講的。」

拜托他是可以，不過他一班手下人都是窮傢伙，像蕭老官他們。要辦的話，

祇有出幾隻花邊，交給他閔貴林去經手。

「花邊倒要出幾個，有錢買得仙人膽……」他笑了起來。「五六塊子錢就夠了。」這裏他又放底了嗓子：「要是立碑——碑錢橫豎也要歸你們出的，你們想想看這個……」

「我就不信這個鬼！」糯米酒糟半路裏截了進來。「賠也賠了，罰也罰了，還要立什麼雞孫子碑——出雞孫子碑錢！」

閔貴林可動了火：

「就這樣！怎麼？……這是萬仞約的新規矩：就要這樣你不服——你叫你們姐夫寫狀子去告，我們萬仞約同你打官司！我跟我九爺都出馬！……」

說了就走。他知道雷十一、嫂準會趕上來請他回屋子裏去的，他就用力地搖幌着叫自己的步子慢些，他怕雷十一、嫂那雙小脚趕他不上。

結果——當然是有人請他打回頭。

那女人求他開恩，她甘願出幾個錢。不過五塊太多，家裏什麼都賣掉當掉來賠萬仞約的罰款，連一床爛被都抵給了程六老娘。人活着總得吃點東西，可是爐倉裏一粒米也沒有，祇是……

她又淌下兩行眼淚。她真沒辦法出五塊花邊。

嘿呀，這個路徑還講價麼！

「你要曉得，這五隻花邊不是我自己要。」

做買賣可總有點虛價。他們哇啦哇啦噁了一陣，算是三元四角——成了這交易。到半月就得把這筆錢交給閔貴林，不能夠遲半個時辰，不然的話——萬仞沖裏就立碎，出了碎錢還要醜給萬人看！

糯米酒糟一直紅着臉，站着也不動，也不說話，瞧着他們講價。

這個小小路徑一談妥，雷十一嫂就捧着臉抽咽起來。

「也可憐，」閔貴林想。他不願意瞧她，一跨腿就走出了這屋子，輕輕嘆了

口氣：「還有什麼法子，總要報應，總是他們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

天上有幾片雲在浮着，一流過太陽跟前，地下的影子就模糊了一會。樹葉子給照得發亮，像是些金星。

閔貴林走得有點熱，他把帽子取下來拿在手裏。脚也重了些，步子跨得很費勁。雷十一瘦的哭腔似乎在他耳朵邊哼着：「嘗盡賣絕……爐倉裏沒一粒米……」

「娘賣腸子！」

他心一盪，莫明其妙地罵了一句。雷十一偷的杉樹是高六爺山上的，閔貴林就彷彿隱隱覺得有點可憐他似的。哼，這個路徑真是！

又把帽子帶上，脚步放慢了點兒。他拚命去想雷家裏的壞處、斫杉條子——當然該罰。生成的是犯山賊！黑道日子生的！吃苦是活該！他們這一輩子懵懵懂懂，都是他們自己不好，誰叫他祖宗做了壞事！

「唔唔，唔。一定是他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生出子孫來就偷東西。……」



該的！如今還便宜了他哩！……」

他把這些話在肚子裏溫了一遍，自己應了幾聲——

「唔，唔唔，唔。還便宜了他。……娘賣腸子！」

於是他輕鬆起來，步子加快了許多，那釘在嘴唇上的舌尖也「噉！」的縮了進去。他想到那三塊四角錢，想到雷十一嫂那麼傻裏巴機的一張臉，就忍不住好笑，一面心跳得怪響的。

這小小路徑幹得很順手，天氣也好；今天什麼都挺滿意。祇有一件事不大稱心：他在家裏上茅廁沒拉痛快，要在外面出恭可不大上算——現在的糞價不輕。

可是他有一種命運的經驗，太如意了總有點不如意的事跟着來的。於是他仍舊非常快活，一口氣走到隆記舖子，開口就嚷：

「老闆娘，半壺燒酒！」

老闆娘也叫了起來：

「你老人家什麼地方發了瘋來呀？」

閔貴林一楞，馬上就裝了付平淡的臉色：「唔，祇不過爲了約上的事跑了一趟。」他四面瞧一會，接着問爲什麼南二公沒來。然後慢慢談到地方的新聞：吳三拐子上了程家裏的當，買下些爛杉樹。呷了口酒，瞧着老闖娘用袖子筒着手攔在櫃台上，專心地聽着他，他就更上了勁，又細敘述了高六爺那位大小姐像野老公的故事。總而言之如今好人少，這真不是個路徑。藍四胖子呢——更壞：跟他親妹妹不乾不淨的還不算，竟還要跟閔九爺作對！

「娘賣腸子，跟我們九爺作對！那就——我不客氣，我總……我總……」

#### 四

隆記老闖娘簡直是個千里眼，地方上的什麼事她都親眼瞧見似的。祇要跟她談上一次，就什麼新聞也都知道了底細。

離閔貴林在這裏喝半壺燒酒以後個把月，隆記鋪子裏又傳着一件事：有人犯山——恰恰犯到了那倒楣的四方牌。

「哪個？」

「南二公屋裏的細毛。是豬屎老九捉住的。……」

這件事當然一點也不假，連賊都暫時存在隆記鋪子裏。

其實南二公的兩個兒子都很規矩。大毛租了別人一些田，養活一家三口子，一天到晚做着活，一點壞事也不幹。細毛祇十一歲，幫着做點事，看看牛，斫斫柴。這天細毛上自己山裏斫柴，錯過了界，斫到了閔四爺山上，闖了禍！

可是細毛出去的時候還非常快活，他怎麼也想不到會出這回事。他跟兩三個孩子進到了沖裏，他們拿茅鏟在禾槍上敲着。一路上插着的竹牌——四正四方的寫着萬仞的告示，還塗了一層桐油的，他們就舉起茅鏟一劈，——擦蓬！成了兩半邊。於是打一陣哈哈，又敲着唱着。拍，拍拍，拍！

「天蒼蒼呀——鬧裏！」

「地黃黃呀——老裏！……」

蕭老官一瞧見他們帶着茅鎌進沖，就提着嘎嚨子叫：

「不准帶刀進山！喂，你們……」

「怎麼！我上我們自己的山——干你屁事！我又不是你們萬仞約的，要你這  
麼巴結！……」

孩子們就更吵得起了勁：

「擦起對面崽寶——鬧裏！……」

「擦起閔老四那個崽寶——鬧裏！

唱一場呀——老裏！」

「聽見沒——閔老四是我的崽！……」

「蕭老官呢？」

「蕭老官是我的鷄孫子，哪！」

蕭老官要追上他們發作一下，他們可沒命地逃，直到瞧見蕭老官走進了他自己屋子裏——他們才住了腳。

總而言之細毛他們很快活。他們抬起臉來瞧瞧巖石縫裏淌下的水，就摘一片冬毛葉摺一摺，插到石縫上兜水喝。他們還用禾槍打了一會架，這才用茅鏟敲着唱着爬上山去。

細毛瞧見豬屎老九在山座裏閒躑着，看來不大正勁。

「喂，蕭老官看見！」

「怎麼，」豬屎老九蹲了下去。「我屙屎！」

細毛笑了一陣，就管自己做起正經事來。他很小心地不踏到閱貴林的山裏去，可是那火土灰的地界一點也瞧不出：一個不留神就在閱貴林的山裏斫了一根什麼枝子。

那個扁着屎的豬屎老九一跳起來就往細毛跟前奔去：

「犯山，犯山……細毛……」

一下子細毛才知道自己闖了禍，要給逮住了就得遭殃。於是拔腿就跑，樹刺戳破了皮肉，掛破了衣裳，他都管不着，祇滿山的滾着。

豬屎老九大叫着

「蕭老官，快擋住細毛！……他斫杉條子！……」

這麼一來細毛就給捉住了。蕭老官冷冷地瞅他一眼，鼻孔裏哼了一聲，一把搶去他手裏的茅鏟。

於是他們把這賊物送到隆記這裏來寄放着。

「哪，」老闊娘指指地下：「一細柴，一把茅鏟。」

「還有呢——貴林四爺對這件事可真動了氣。他顧不了他的把弟兄：犯了山的就得老老實實受罰。他把約上的人找了幾個，上白馬坳那茶亭裏議這件事——」

還辦了一桌水豆腐，五壺米酒。

連這桌水豆腐花了幾個錢——老闆娘都算過賬來的。

「連酒是一吊七百錢。」

「明日子怕就要……」

「明日子他們有好的吃：南二公總要抹檯子（註）的。他們叫南二公明日子到茶亭裏去講這樁事哩。」

一點不錯，第二天有人到白馬坳的茶亭裏去：不過不是南二公，是大毛。還挑了些酒菜，

茶亭旁邊這間屋子裏有八九個人。閔貴林帶着蕭老官頭一個到。他覺得有點奇怪，怎麼今天到的人比往回多，連他們九爺和高六爺都也很早的就跑來了。

「還不曉得菜夠不夠哩，」他想。

註：請酒賠禮。

大家都兩個一堆三個一堆地談笑着，像老說不完似的，一直到了桌子還沒停嘴，祇讓閔貴林一個人去對付大毛。

閔貴林吞下了嘴裏的東西，把筷子一放，臉對着大毛涎一涎嘴唇。

『大毛，昨天你們細毛到萬仞沖裏……』

他背書似地說了那麼一套。萬仞約專門保護森林的，在官家裏立過案。細毛這回竟犯了山，自然得罰。他閔貴林是萬仞約的經理，公事公辦，他可顧不了交情。他這里把臉繃了起來，眉毛輕輕皺着，瞟一眼那碗紅燒肘子。

這碗紅燒肘子正有一雙筷子叉了一大塊去，給送到了別人嘴裏，可是那張嘴還不大知足——

『這肘子沒燉爛。』

燉是沒燉爛，可又來了第二下子。

高六爺瞧了大家一眼，就報告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紅燒肘子祇有城裏那家



湘雨樓做得頂好，那次豐縣長請他吃飯，就有這麼一樣菜。

『我到如今都還記得那個味。』

『放不放糖？』

『那倒……呃，這是……』

對面那位閔貴林乾咳了一聲，又跟大毛說起話來，嗓子提高了些。那個湘雨樓的紅燒肉問題祇好攔一攔，大家閉住了嘴。

『犯了山就沒有講手，』貴林四爺舐舐嘴唇。『昨日子我們約上的人已經議過了一下，哪，』他掏出一張紙來念着：『賠贓大洋五元……』

『要五塊？』大毛叫了起來。

『自然要五塊！……斫了一根杉條子——這杉樹就沒了路徑，對口圍的南湖杉！——五塊還多！……』

大毛把眼睛睜大了一下：

「我就有句話要講給貴四叔，你老人家莫動氣。」

「講罷！」

「哪，這樣的，」大毛臉色很不好看，聲調也不大客氣。「你老人家四方牌那塊山還是我們屋裏讓出來的：你老人家想想罷，你老人家祇出了一吊八呀——

九個月還清的，你老人家記不記得？……」

「娘賣腸子！如今提這些話做什麼！」

那個大毛一下子站了起來：

「不作與罵人！我們是田夸老，講話也都好好的講。你老人家是場面上的好老官，開口就呪娘！……個個都有娘，我們的娘也跟好老官的娘一樣要緊！……」

「你你你！」閔貴林噴着唾沫。「你在……你在……你你……」

他楞住了一會，把桌上的人都瞟了一轉，平下氣改了口，不過胸脯還在——  
一低的。

「你到底是來吵嘴還是講話？……有話就講，莫囉里囉嗦。……講罷。」

「我們是好好講話的，我們不吶娘。我不過是要你老人家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在我們屋裏吃米借柴——那時候你老人家就認了我爹爹做把弟兄……」

閔貴林鼻尖上堆着汗顆子，全身似乎有火炙着。

可是大毛還流水似地往下說，一聽就知道他那些話是早已經想好了的。

「你老人家該還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跟如今桌上的各位老爺不大講得來，你老人家呢了一通娘，捅了別個幾十代祖宗，就眼淚巴巴的跟我爹講：「二哥祇有你是我再生爺娘。……我的山就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我們兩家的子子孫孫也都是是一家。……」你老人家親口講的，你老人家……」

「嘿呀，」那位貴林四叔把頸子一扭。「萬仞約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怎麼能……怎麼跟你講這個……這個……」

「大家都曉得：沒有你老人家就沒有萬仞約。萬仞約的規矩都是你老人家與

出來的，你老人家想要……」

閔貴林當做沒有聽見，他決計要換個題目談談，於是又把那張紙送到眼睛跟前念着：

桌上的人都禁止大毛岔嘴，硬捲住他坐下。

『賄賂五元，』閔貴林挺起肚子說。『罰款——二十四吊 賞金——四吊八：這是賞豬屎老九的。還有昨天……』

忽然屋子裏暗了一下，一個人走了進來——藍四胖子。一句口也不開，祇跟桌上的人點點頭，可沒睜閔貴林一眼。接着很快地坐到蕭老官給他搬來的椅子上，兩腳沒着到地，兩條短短的粗腿子就懸空掛着。

閔貴林偷偷地瞟藍四胖子一眼，又舐舐嘴唇往下報。

一昨日子邀約上的人來談這樁事，轎轎一起六吊六，酒飯十吊——連柴火。這個路徑自然是歸你來抹檯子。……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哪，

賠贓五元，罰款二十四吊，賞金四吊八，轎錢六吊六，酒飯十吊，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共計大洋五元，錢四十六吊六……限十天裏繳清。來，畫個押。你爹爹怎麼沒來？」

「受了風寒，暈在屋裏，怎麼來！」

「那就你畫押。」

「畫押！」大毛又站了起來，眼珠上全是些紅絲。「那麼鳥屎大的杉條子要賠四十六吊六，五塊花邊！……就是賣了人來作抵也要我來得及呀！限十天，哼！山上那個火土灰的地界——怕你老人家自己也看不清，莫講細毛！走錯了界就犯這大的罪，簡直是叫我們抵人命！……」

「我們不講那個，……你服不服，服不服？不服就祇管去打官司，就是到京城裏去告御狀我們也不怕你！服——你就畫押！」

「不哩！我要跟我爹爹商量。……」

連

暮

他一抽身就要走。

「抓着他！」——閔貴林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於是七手八腳搭住了大毛。

這屋子裏的許多嘴都對大毛罵着，這麼吵了七八秒鐘，就有誰叫：

「送他到團裏去！——當土匪辦！」

九爺也老實動了火，很響地拍一下桌子——那些碗碟什麼的就一跳：

「叫團裏把南二公也抓起來！——一起當土匪辦！……太豈有此理！你是個

什麼傢伙！……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

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抓起來！」

閔四爺可來了勁。他挺勇敢地衝到大毛跟前：劈！劈！劈！——沒命地在別

人臉上來兩手掌，唱相聲似地把九爺的話也學了一遍：

「你曉不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

給打了的人給摺住了不好掙扎：額骨上發了青，鼻孔裏流下兩條鼻血。

劈劈！——閔貴林又打了兩個現成嘴巴，接着掉轉臉來，笑一下叫九爺別動氣：

「跟這些傢伙生氣又何苦呢？氣壞了體子不是玩意賬。……九爺你老人家千萬莫嘔氣，我來整他。」

於是又結結實實打了幾下。

「娘賣腸子。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黑道日子生的！生就的土匪坯！辦你！辦你一屋人！你屋裏一窩子的土匪！……蕭老官！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細來！……快些去！九爺不是吩咐過了麼！快去！」蕭老官似乎很爲難，東瞧瞧，西瞧瞧，就把嘴湊到大毛耳朵邊，勸他畫了押，不然的話下不了台。

這麼過了會兒，大毛到底聽了蕭老官的勸。他像另外打了個什麼主意似的，

臉色漸漸平靜下來，在嘴上抹一抹鼻血，於是拿大拇指蘸蘸墨，在紙上印了個印。

大家透了一口氣——事情已經辦好。

可是藍四胖子還有件私事得跟閔貴林打交道。

「閔貴林，你在外面講了我好多空話，是不是？」

「什麼我講過你什麼？……」

一隻肥手——一把抓住閔貴林的衣領，那領扣給扯開了，露出一段滿是黑垢的頸子。

「你莫賴，」藍四胖子眼珠突了出來。「你講我這樣荒唐，那樣荒唐，還講我妹妹偷野老公，跟我也不乾不淨，我要你拿出真憑實據來；不是就跟你下不得台！」

閔貴林側着腦袋，臉紅紅的笑着：



「你老人家真是……你老人家待我這麼好，我還替你老人家瞎扯胡麼？……是眞話，我還連常講起你老人家的好處——哪個娘賣腸子的才不感你老人家的恩！……」

「生得賤！野雜種！」

劈！——一個嘴巴。

那個給打得跌了一步。他四面瞟了一眼——生怕給大毛瞧見。

大毛可走得沒了影子。

於是閔貴林用力地笑起來，腮巴子發抖，一臉的汗。

「你老人家動火做什麼。我實在是……」

那隻胖手又猛地一抬。閔貴林打算避開一下，可是藍四胖子的脾氣他知道——

打幾下就完了事的，要沒打着的話，也許倒要眞的發作起來跟他下不去。閔

貴林就祇把臉子稍爲移動了點兒。

磅！

許多人都拖住了藍四胖子，大家認爲這不是打架的時候。

「算了罷，明日子再講去。」

「閔老四也是！哪里聽來的這許多空話子，難怪藍四爺要……要……」

藍四胖子打了幾下也就舒服了些，給別人拖着坐下去，祇罵了閔貴林幾句：

「這野雜種！自己還以自己有個人樣子，連畜生都不如！……下回你再講——

我叫人拿大糞來灌你！……」

閔貴林瞧瞧大家的臉，笑着吐了吐舌子，像小孩子摔破了一塊石板挨了大人

的輕輕幾句責備似的，小聲兒說：

「哈呀，藍四爺這脾氣——連對我都這麼不客氣。」

可是這里一散場之後，閔貴林可不舒服起來。一回到家裏瞧見了貴林四娘，

就覺得什麼晦氣都是這紅眼眶的女人惹出來的。

「掃帚星——害死了人！」

「什麼！你說什麼？你倒再講一句看！」

男人就很大方地笑一下：

「我又沒有說你，吵什麼。嘿呀，你真多心！」

他搖幌着腦袋踱了起來，腮巴子發着熱。他應該也打藍四胖子一下的。哪，像這樣——什麼！竟動手打人！於是——劈！對準那肥腮巴一下。

「你妹妹分明有野老公，娘賣腸子，你還好意思來問人。」

唔，真得打他一頓，並且還得當着許多人的面打他一頓，叫藍四胖子也知道知道他閔貴林的厲害！

閔貴林噓了一口氣。

從前他肚子裏有什麼不舒服，老是找南二公談天，把什麼心腹話都告訴這位把兄弟。現在可……

「如今他怪不怪我呢？」他想。「我還是……還是去找找他。」

過了三天，他就把這主意實行起來。

南二公的確在害病，臉子灰白了些，腮巴陷了進去。他瞧見閔貴林來了似乎很興奮，爬起來到茶堂屋（註）裏坐着。他沒叫請坐，也沒倒茶給客人，嘴閉得緊緊的，不言語，祇讓閔貴林一個人說話。

「二哥，細毛那樁事你莫怪我……」

這沒辦法，大家都說要罰。他閔貴林想着他的把弟兄想着他的兩個姪兒，三個整夜沒睡着。嘖，怎麼辦，這個路徑！於是嘆了一口氣。

南二公眼睛釘着地上，咬緊着牙：

「自然罰呀，沒有哪個講不罰呀！」

那個榜一榜，就笑起來：

註：臥室以外的一間屋子：起坐，兼做廚房，兼會客。那廬下的人叫他做茶堂屋，學名我不知道。

「二哥你莫動氣，生了病頂動不得肝火。……那天子我們議這樁事，我嘔得飯都沒吃。什麼程家裏，高六爺，藍四胖子，他們都講要重罰，我左一個揖，右一個揖，講了無數千萬好話，要他們莫罰。娘賣腸子，不行！他們還講我的空話，講我是顧私不顧公——有了把弟兄就不要萬仞約。……」

接着沉默了好一會，祇有外面麻雀叫。

閔貴林把舌尖在嘴唇上擺了一會，就「噉！」的縮進去，伸着腦袋湊到南二公耳朵邊。

「這筆錢有沒有去想法子呢？……我本來要幫你的忙的，不過……嘖，真不是個路徑！大家都窮！娘賣腸子，還要題這個罰款，簡直是……簡直是……二哥你真要想想法子才行，還有六七天就要……」

突然——南二公站了起來。他牙齒咬得連腮巴都隆起得很高，嘴唇發了白，兩手沒命地顫着。

閔貴林退了一步，心頭一陣緊。

可是南二公沒命地喊着細毛，用力得全身都一陣抖。

「細毛！……細毛！……」

那孩子臉上還有些紅條子，那天在山上逃跑的時候弄破的。他聽見閔貴林還沒來得及嚇一跳，南二公可就拿起竹筋條在他身上使勁地一下——拍！

小孩子尖叫了一聲，馬上又挨了第二下。接着就——拍拍拍拍拍！……

「你犯山，你！我活到了五十幾了還來嘔這些尸框骨頭的氣！……你！你！你！你！」南二公喘不過氣來。「好拿命來抵——命還抵不得這筆數目！……你逼死一屋人！會要有活報應！活報應！……」

閔貴林輕輕地哼着：「呃呃呃，」他不知道該怎麼說。

竹筋條還結結實實抽着。南二公咬着牙，喘着氣，臉上流上了眼淚。

細毛哭着滾着：

「啊呀爹爹！啊呀！啊呀！……」

鄰近的人聽見了都跑了進來，七嘴八舌地說着，一面把細毛拖開。可是南二公還掙扎着要追上去打。

大毛一奔進了茶堂屋，就一把搶去了南二公手裏的竹筋條。

「這不是細毛害的，打他做什麼——該殺的也不是細毛，該斫的也不是細毛！……」

他很很地瞅了閔貴林一眼。閔貴林退了兩步，掉轉腦袋去瞟幾瞟——看還有退步的地方沒有。接着對大毛乾笑了一下，大毛可沒瞧見。

屋子裏許多人都罵着嚷着。

「打孩子做什麼，要怪就怪那麻皮心子的萬仞約！」

「哪個雜種子崽與出來的！……」

十幾隻眼睛都釘到了閔貴林臉上，使他臉子變成了幾百斤重的東西，要抬起

來聽聽他們也不能夠。

「這不是路徑，」閔貴林着了慌，可是又不敢逃。娘賣腸子，他不該來的。他怎麼也想不到會聽這麼多話，看這麼多臉色。唔，說不定還得……

「打這些瘟雜種！」

「世界上有這種畜生——人家做好事讓一塊山地給他，他如今……他如今……」

「娘賣麻皮，他們不許斫柴，沒有柴——米放在肋子窩裏。揀得熟的麼……！」

「我們又沒有錢買炭。」

「我偏不信斜！我偏……他們仗着腰把子硬，哼，他們……」

「南二公，你老人家莫出一個爛錢子，看他怎麼！大家來一傢伙生！……」

「哈，少講些，慢的有傢伙到他們約上去報信，把我們當土匪捉！他們有的是九爺！」

「閔老四，快些去報個信罷。」



閔老四笑得很難看，結里結巴地說：

「你們真是！怎麼去報信，我是……我是……他們要這樣，他們說……噴，實在是！……我幫南二公……幫南二公……」

「爹爹！」大毛突然叫了起來。

一下子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南二公臉上——那張臉變成了死灰色，眼睛睜得大大的，呆瞠着地下，嘴唇在動着。」

「南二公怎麼！」

「沒有什麼，」南二公顫聲說。

「糊着罷。」

大毛和幾個人扶這個老頭到隔壁裏去睡，忽然南二公像孩子似地哭起來。

「你們走……我不走，我……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閔貴林還是溜不出去，留下兩個人站在門邊，似乎是看守着他。他想對他們

笑，跟他們談幾句，可是別人老不掉過臉來。

隔壁許多人都勸着南二公，雜着南二公的哭嚷聲。角落裏蹲着細毛，還在抽着氣，嗓子裏咕咕的叫。

『這不是路徑，這……』

可是等大毛出來的時候，他就給放了生。

『貴四叔，走罷，款罰還沒到期哩，這裏沒你的事。』

閔貴林透了一口氣，趕緊走到了門外面，腿子很快地跨着，也沒來得及學九爺那麼幌腦袋。臉上堆着笑，皮膚上像放了個熱熨斗。

『哪裏哪裏！我是來看看你爹爹的。……』

『嚇嚇！』

大毛回到了裏面。萬仞約的罰款——連割下自己的肉來出賣也不夠繳。那天他畫押的時候就打定了主意的——把南二公送到縣裏開雜貨舖的姑媽家裏去，他

自己就帶着細毛溜到別處去。南二公可捨不得走，老是——

「你們走，你們走！……我要死在這裏，我要……聽話些，你們走罷，你們走罷，他們來了不得了，你們走罷，做做好事。……我橫豎老了，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說了就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可是到了要繳清罰款的那天，南二公也祇好離開這屋子。約上派人來抄了家，把什麼都抓走。他們把南二公打床上拖了下來，於是床也給人搬去了。什麼破東西也都給抄得精光，連南二公那根旱煙管都留不住。那兩隻母鷄也更不用說，現在當然成了約上的牲口。屋子變成了空的，就連小板櫬也沒有。祇有祖宗牌位沒拿去，不過給摔到了地下……

萬切約上的人知道地方上鬧着柴荒米荒，一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很不大安靜。這回抄南二公的屋子，怕他們搗亂，怕他們跟萬切約開仗，於是派了些拳子兵

放步哨，手裏拿着入子槍。

把南二公家裏的東西搬空，就在門口貼上標賣屋子的告示。

大毛送南二公到縣城裏的姑媽的鋪子裏，就帶着細毛溜開了。南二公到他妹婿家裏就發了狂，緊抓住門帘，眼珠往上翻，嘴角上釘着白沫，眼淚濺水似地滾着，尖聲嚷着：

「莫搬我的床，莫搬我的床！……老爺，老爺，留下這張床——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老爺，老爺，修修德，修修德——留下這張床！……」

## 五

這一向——閔貴林腦子裏很蹩扭。

聽說南二公死了，大毛細毛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他們的家私抄了來沒一點

用處，現錢可一個也沒撈着。大毛的脾氣有點那個，橫一橫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也許大毛會對他……

要是大毛打定主意要動手，那批黑道日子生的田夸老也會幫着來對付他的。他們都吐着唾沫罵他——他害他們沒柴燒。

『這不是個路徑，』他對自己說。『總要……總要……』

不過一個有聲望的人總得給罵幾句的，這怕什麼。別人還敢怎麼他——他是爲了萬仞約的事！還怕九爺他們不撐住他閔貴林麼！

於是他把腰板子挺直起來。

『娘賣腸子，來就來，我不怕那些路徑！』

他在屋裏踱着，腦袋往兩邊幌着。舌子尖在上嘴唇上舔了一遍，又在下嘴唇上舔了一遍。他想像他自己挺着肚子站在前面，九爺他們在旁邊扶着他，就他心跳起來。

「唔，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可是他還有一件心事，像長了一顆雞眼似的釘着，一個不留神就碰痛了牠。他身子就一盪，嘴裏低聲叫了出來：

「娘賣腸子，米荒！」

他沒有田……現在穀價一天一天地漲。……

曹林四娘跟他吵過許多次，罵他油渣子——榨不出一點油。栽了些杉樹賣不出錢，家裏沒了米，等着餓死罷！

「你靠什麼，你靠什麼！」

他靠的是九爺他們，靠的是萬仞約。

可是那些萬仞約上的人都不怕沒米煮飯吃，像九爺高六爺他們——還存着一倉倉的穀子，屯着屯着，等別人餓暈了，他們才抬高了穀價出糶。要沒有他們就沒有米荒。

「娘賣……」

他又趕緊住了嘴：怎麼，他竟罵起九爺來！……

肚子裏有什樣東西悶住發洩不出，他恨不得大叫幾句，亂蹦一下，把屋頂蹦塌。他不住地淌着汗，兩條腿也蹣跚得快了些——這麼着彷彿覺得就涼快點兒。

「這不是路徑，這不是路徑：沒有田！……有錢也要得，娘賣腸子，又是……」於是很快地又聯想到了南二公一家人。大毛不知道溜到了哪裏，可就擠不出一個銅子，並且還怕會……

他馬上就跑了出去——打聽大毛的下落。要是擠不出花邊，就抓住大毛當土匪辦，免得叫那傢伙橫一橫心暗算他。他走了好幾處，可是都聽不出一點道理，連蔭記老園娘和豬屎老九他們都不肯說出來，其實他們準是知道的。他想跑到眼底那路去，可又沒地方吃晚飯；要是大毛找不着，就白貼了一頓飯錢。肚子下面也脹了起來——總得回家上茅廁。

一回家——蕭老官在等着他。還沒來得及脫下那件洋紗長衫，蕭老官就衝着他走過去，壓着那嘎嗓子：

『約上的人都在立本堂哩，到了好久好久了，等你老人家去議事。我在這裏也等了半天……』

『什麼？約上議事！』閔貴林嚇了一跳。『什麼連我都不曉得呢？』

他轉身就走。

九爺家的廳上坐着二十來個人，在吵着談着。閔貴林那個短短個子一出現，大家就靜了下來，臉子都繃得鐵緊。

頭一個出來跟閔貴林打交道的又是藍四胖子！

『閔貴林，今天我們大家都跟你有話講，要跟你問個青白。他們公推我來開口，要叫你答個清楚。』

所有的眼睛都釘着他倆。高六爺連鼻煙都不吸，祇用手指摸着鼻煙壺。九爺



正抽了一口水煙，可忘了吹熄紙楣子，讓牠一直燒着。

閔貴林滿身的汗，長衫也成了濕的；他們都祇穿着小褂子，可沒誰請他也寬寬衣。他很有禮貌地微笑着，嘴唇在輕輕地顫動，瞧着藍四胖子那張光油油的大扁臉。

「一句話，」藍四胖子斬鐵截釘的聲調，「你把約上的穀子都糶出去。你一個人賺那個利息，是不是？」

「我……我……」

坐在大椅子上的程家裏插進嘴來，嗓子尖得像女人似的：

「問他：穀子是大家的，怎麼他……穀子是規定大家攤借，怎麼他一個人偷偷摸摸都拿去生息……」

旁邊的一個用肘碰碰程家裏，指一指藍四胖子，小聲說：

「莫岔嘴。他會問的。」

「是啊，」藍四胖子對後面瞟了一眼，又老釘着閔貴林。「你祇要一個人佔面子，不顧大家。……畜生，簡直是！」

閔貴林全身融化成了水，舌子也怪不聽話起來：

「我是……我是……噴，你們都怪我。……當着皇天講話，真是！我……我……唉，我總算替約上出了力，我是……這個路徑，我……約上的事那樁不是我……」  
 「好心沒好報。黃泥打黑灶，」各位大家……我……我我……」

「呃，我問你：你一個人一手捺住那些穀子——總是真的吧！」

「這個路徑，這個……」他求救似地轉向九爺，「各位大家總看見，我總……我總……約上的事我盡了力，有沒有對不住大家的……」

九爺手裏的那根紙帽子快燒到了手上，他趕緊吹熄了火，對閔貴林把臉扯得很長，嘴角到下巴上的那兩條皺紋又深深地刻了出來：

「你算是我一個遠房本家。本來……不過公事公辦，我也要講句公話：你實

在是太對不起大家。你也總算是個穿穿長衫的人，你倒居然儉約上的穀子去生息，這是——這是——簡直是要不得的舉動，簡直是賊是強盜。……譬如蕭老官的屋子呢，你就起到你四方牌脚下。……」

「開除你！」藍四胖子咬着牙。

「什麼，要……要……要……」閔貴林慘聲叫了起來。「萬仞約還是我邀大家立起來的，我……」

「哼，哪個不曉得！你分明是想要大家來撐你腰把子！……你當是祇有你會辦事罷，老實告訴，這樣的人我們有！……」

閔貴林差點沒暈過去。他全身都麻木起來。不知道熱，也不知道難受。他哭喪着臉瞧瞧大家，大家可沒理會。

可是這麼着還沒完場。藍四胖子又問他對別人說了些他的什麼鬼話。

「你跟九爺高六爺講我要搗蛋，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也都趁機會說了起來：閔貴林老是在這個跟前說那個的鬼話，在那個跟前說這個的鬼話。這種嘴巴就該打。

劈——藍四胖子真的打了他一個嘴巴。

閔貴林用力摸摸腮巴子——這付腮巴子本來不肯笑的，可是他硬叫牠笑，就笑得非常吃力。一面打腦袋偏着：

『怎麼動手動脚呢？』

跟着又來了第二下：劈！

頂糟的是——門口擁來了許多人瞧熱鬧。大少爺，二少爺，甚至於還有李五那批長工。小姐站在院子對面，顛着脚尖往這邊瞧。說不定九太太在旁邊板縫中開張着看哩。

這回閔貴林收住了笑臉：

『怎麼！你真打人？』

「打你！」——劈！劈劈！

「你到底真打假打——我倒要問個青白看。」

藍四胖子不大高興答腔，祇又打幾個嘴巴，然後提起他的耳朵——把他後腦勺在柱子上撞了一下：咚！一個大疙瘩。

那個眼面前飛了一陣花紋，手抓着拳，嘴張得大大的。

「你要打死了人了！……你要吃官司！……！」

高六爺把手絹擦一下鼻孔又塞回袖子裏，抬起臉插進嘴來，冷冷地：

「要打官司啊——好，我們萬仞約一起出馬！」

「他們萬仞約！什麼？他們是……！」

「去告罷！去告罷！」——又挨了兩拳。

閔貴林臉上紅裏透着青，嘴角上堆着白沫，噁着嗓子叫：

「我倒不信斜！……你再打打看！你再打！你再打！」

他把腮巴子送過去——又挨了好幾下。「打得好！……再打！你再打！……」

「打死了你也抵不得一條狗！……打你！……」

貴林霎霎眼睛忍住眼淚，緊緊的咬着牙：

「我拚了這條命給你打！……打呀！打呀！……祇要你敢！……你倒——你倒——你倒真打！……」

那隻胖拳頭又沒命地毆了幾下，接着就站穩步子準備閱貴林衝過來。

那個可沒衝，祇趁這機會退了兩步，瞧瞧大家。露出牙齒齧笑着：

「嘿呀，我倒想不到他會真打……」

「下回就不許你到約上來！……你馬上去把約殼還清，限你三天！……」

閱貴林完全昏了似的。他忘記了有沒有再挨打，也聽不明白別人說了些什麼。他彷彿記得在一張什麼紙上畫過一個押，那支筆有百多斤重。他也弄不清楚是什麼時候跑出了立本堂的時候，祇是走出來的時候，大少爺叫他打袴下爬過去，二少

爺還吐了一口唾涎在他臉上。大家都拍手打着哈哈。

這倒是真有的事：他臉上還有那堆膩膩的東西。慢慢地流着，逗得別人發癢。

他一點什麼念頭也沒有，什麼事都想不上來。身上也沒覺得痛，祇不過腮巴子有點發燙，後腦勺上似乎多了一件東西。那雙腿子像是別人的，自己不知道走着些什麼路。他用手抹抹臉，擦擦眼睛：眼睛面前一個勁兒飛舞着一些五顏六色的花紋，天地也在打旋。

突然——他給什麼撞了一下，跌開去四五步。

一羣人！在他眼前亂幌着，像一些影子。似乎豬屎老九也在裏面，雷十一跟富牙子也在裏面。他們嘴裏叫着些什麼。

『到了立本堂再到高家裏……』

『毛牙子，吃排飯去！（註）我們……』

於是吵得什麼也聽不明白。

遠遠的——隆記老闆娘好像站着對這邊瞧着，手筒在袖子裏。

忽然閔貴林給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來，嘎聲嚷着：

「吃排飯去！——我也來一個！我……我是……」

「哈，」封家裏的富牙子叫了起來，「閔四爺！」

許多眼睛都對閔四爺橫了一眼。

「什麼，閔四爺也要跟我們去吃排飯！……」

「滾你娘的臭蛋！——哪個要你！」呸！射一口唾沫在路上。

「你還有四方牌呀！」

「娘賣麻皮，吃了雷十一一屋人，吃了南二公一屋人，還要吃排飯！……你

……你你……」

一隻粗大的黑手掌把閔貴林一推：跌開了幾步，腿子撐不住勁兒——戛！嘩



到了泥塘裏。

「哈呀，這麼站不住腳呀！」

「老十你小心些，」雷十一尖聲地笑着，針似的刺得人耳朵疼，「慢些萬勿約的老爺要捉你當土匪辦！」

有誰檢起一塊土來，對閔貴林身上一摔。可是沒摔着，祇濺了些水泥——放焰火似的。

於是大家都檢起些土塊石塊摔起來，還比賽誰摔中的次數多。

閔貴林在泥塘裏爬着。別人的土塊石塊一摔過來，他把腦袋讓開一下。一直等到那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跑遠了，他才敢爬到路上。

那羣傢伙叫着走着，零亂地響着步子。人家裏的狗就老遠地衝着他們叫，一走近——牠可又夾着尾巴逃進了屋子裏。

地都給他們踏得震動起來，閔貴林彷彿坐在有大風浪的海船裏似的，暈得直

想嘔。他沒有一點力氣：站起來跨出步子，腦袋才一搖幌——又撐不住勁兒倒了下去。

什麼人都走遠了，什麼人都撇開了他，連麻雀都「啾！」的一聲飛了開去——射過這熱鬧的紫灰色黃昏小下去，腦袋也不掉過來一下。閔貴林忽然覺得心臟上起了一陣酸疼。舌尖伸在嘴唇外面，舐到了嘴邊上的黑泥牙齒用力地咬下去，咬得陷進了舌子——也一點不覺得痛。

「沒有路徑了……沒有路徑了……娘賣腸子……」

他要爬起來，膝踝子一軟又倒了下去。

這裏靜靜的，彷彿什麼生物都消滅得乾乾淨淨，就連風也不吹動一下。老遠的可有哄哄的沙聲，雜着步子響，那跟這裏是兩個宇宙似的。

註：沒飯吃，到屯穀的人家裏去吃飯，就叫做這個。因為人多。別人不應酬是不行的。



## 沒有用的人

新以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一切地上的生物都定在那裏爲懸在天空的太陽燒着烤着，沒有一點方法來躲避，只有深切地感覺到，活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得以隱藏在房中的我呢，也正在煩惱着，因爲厭人的知了，引起我的睡意；（我知道如果沒有那冗長單調的鳴聲，我決不能在熱得連一口氣也透不過來的天還想到午睡的。）可是當我睡到了床上，只有短短的一刻，就爲汗把我浸醒了。我像是還做過一個夢來，夢中跌到水中去，只一下就驚醒我，通身的汗像是從上面淋下來。我立刻爬起來，用冷水沖了一下。當我用毛巾擦乾了時，又是一層汗滲出來了。我沒有法子，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便揮着蒲扇走到椅子上去。

於是我打開來一本書，我想藉着讀書來忘却酷熱之苦；可是當我的身子屈向

書桌，頭稍稍低下了時，就有一行汗從頸部一直流到前胸。那微癢之感使我不能忍耐，我只好站起來再用毛巾去揩着，這時候，大門的銅環不知道爲那一個人敲着鏘鏘地響起來了。我想這一定是送信的郵差，爲了生活不得不在這樣的時候奔走，朋友們是決不會來造訪的。我以爲僕人一定會應聲開門，可是事實却不盡然，因爲那門環一直在響着，那乾枯無味的聲音惹起我的煩躁；便跑出去，一下子拉開了虛掩着的門，使我驚異的是站在門際的是和我相識十年的友人楊。他穿着夏布長衫通身都是綳褶，如石像一樣地兀自站在那裏。我伸出手去想握他的手，他却沒有向我伸過手來。我說：

「請進來坐罷，這麼大熱的天……」

他沒有說一句話，順了我的指引走進我的房子，我請他坐下去。我爲他倒了  
一杯涼水，還送給他一把蒲扇。

在三年未曾和他見面的期間，半月前是偶然地在公園遇着了。那時因爲有另

外的友人，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告訴着我的住址，說說了沒有事請過來談談的話。但是在我的心中，爲着他身形與容貌之變遷，最初是詫異着，又反復地想着，終於是縈繞心中難以放得下。當我和他相識的時候，他有着魁梧的身材，有着紅而健康的臉色。他的眼睛是肯定的，永遠像是閃在前面的光明與幸福。他聰明，又有好的環境。在朋友中，他是爲人所羨慕的，并不一定是爲了他那物質環境，却因爲他永遠像是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愁苦這個字。但是後來，爲了什麼樣的衝動，他却走到遠遠的南方去從事實地的革命去了。這已經使他與他相識的人起着莫大的驚訝，因爲像他那樣的人，至多不過是好一點的公子哥兒而已，真能捨開了溫暖的家與美麗的妻，也是爲人所想不到的事。在千辛萬苦之中他居然平安的過來了，在報紙上居然也有了他的名字，好像他所尋求的已經爲他得着了。他滿足了，他成功了；可是在一次大變遷之下，他從九死一生之中逃了出來。他棄去了自己的姓名，不和一切人往來，走了許多生疏的地方，後來是躲在自己的

家中。也是偶然間在街上遇着了，我拍着他的肩，叫着他的名字，他却微笑着和我說：

『先生，你也許是錯了，我不認識你的。』

我再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他的臉爲風霜之侵蝕，成爲黧黑的了，又瘦下一些去，他的頭髮是雜亂的，唇間又有一點小小的髭鬚。這是當着他把頭轉過來的時候，我就自覺盪浪了，縱然是有相同的背影，這面貌是距離了腦中所記憶的他差了許多。再注視着，也還是這樣；於是我不得不說着抱歉的話，以自己的粗心與短視爲理由請求對方的原諒。他點着頭連續地說着：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他仍自向前走了，我還是注視着，仍然使我起着這個人一定是我所想的那個人的感想；因爲他在走路的時候，在搖着上半部的身軀，每次又把手故意碰着自己褲管。這次我却沒有再追上去問着，一半想也許有相同的人，再有就是我想

到了卽或是他，也怕有什麼不便，所以纔故意地躲着我。

過了一兩天，我却得了一封信，那是他寫來的，他先在請求我的寬恕，因爲那天我所請求原諒的人就是他。他說明因爲在街上，要躲避路人的耳目，不得不裝成和我不相識的樣子，在未了是寫着他誠心地在希望着一個老友在閒暇的時候能到他的家中去談一談。

我去了，那是在一個早晨，僕人爲我回過之後，就請我隨着他走進去。領我穿過了一道一道的門，那是華麗的中國舊式的建築，從那式樣上看，使我想當初的所有者一定是王公之一流。我是被領到最後面的一個花園裏，穿了浴衣的他正在那裏閑逸地以噴水壺來澆着水。他看到我，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噴水壺，趕到我的面前來和我握着手。他笑着，他的手用力地握了我的，在說着：

「我們是幾年沒有見面了！」

「我的眼力還是不差吧，居然能看得出你來。」



他笑了，他告訴着我，就是那天在街上，他也幾乎自己忍不住要笑出來。

「爲什麼我們不坐下去談呢？」

他於是就拉了我的手，坐在藤羅架下面的竹椅上，這時僕人也就送來煙紙和茶水。

「你抽煙吧。」

「我不會抽。」

他先取出一支來送給我，可是我卻搖搖頭。

「還是不會抽麼，隔了這麼幾年？」

他只得自己點起一支來抽着了，他抽煙的姿態是有些特別的，他是努力地吸着，因着就發出來「嗤嗤」的聲音，這樣子就好像他要吸一支煙一口就吸盡似的。

「你倒真有這閒情逸致呵！」

我這樣和他說了，他把眼睛朝我望了一望，用手先去去啣在嘴中的煙蒂，就

回答着：

「不這樣子怎麼辦呢，這樣子的國家，這樣子的時代！」

在他的話語之間，自自然然地就聽得出來他那深積在胸中的憤懣來了，他抓着自己的下頰，突然間他把左手伸到我的面前和我說：

「李，你來看看！——」

在那手掌的中間，我分明地看到一個疤痕，他又站到我的身前，把肩部褪了出來，我也看到一個疤痕，他又把腿一隻一隻地抬了起來，在那上面我看到了三個創傷的遺跡。

「這些就都是了，幾乎我自己的生命也放到上面了；可是我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呢，是迫害，是流亡！」

他又坐到椅子上面去，像是叫喊一樣地說出來，還用手拍着裸露的大腿。爲這過度的興奮，他的臉又漲紅了，暗青色的筋也突出着。

「但是你却盡了你的力量，從災難中拯救起來無數的人民。」

「人民又是在新的災難之中了！」

他立刻就接着我的話說下去，隨後即是一個沉默。我是知道從前他懷了怎樣喜悅的心情跑到南方去；可是現在他却變成了如此的懷喪，想像着若是沒有什麼過於使他失望的地方，也許不會幾年間一個人有着如此大的變遷吧。

「無論如何，你總是做過一番事業的。」

「事業麼？現在是什麼也提不到的。除非我們能達到成功之路，那纔算是事業；可是現在，唉……」

他搖着頭，不斷的嘆氣，他覺着自己像是太無力了。

「幾月前你還不是在××政府有着很重要的位置麼？」

「是呀，可是現在他們在搜求我，只要爲他們捉去，就會殺了我。」

「這不是不公平的事麼？你會和他們在共同的目標之下受了許多的苦難，你

決不該得到這樣的報酬。」

「你以為這世界上還有公平這兩個字麼？」

他呵呵地笑起來了，他像對了一個不懂世故的孩子說了一句傻話而笑着，充分地顯出他自己是一個深知世故的人了。

我們端起茶杯來各自喝了一口。

爲了好奇的緣故，我請他告訴我他是怎麼樣受傷的，他告訴我使他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手掌上爲槍彈所洞穿了的那一次。

他說，當着革命軍還沒有到上海的時候，他是事先被派着去做秘密工作的。暗地裏他聯合了許多工人。

「由我一人的指揮，去奪北火車站。在最初，我只是抱了犧牲的決心，因爲以一羣未經爭戰的工人來和那些兵士們對抗，無論那些兵多麼不中用，也是難抱樂觀的。……」

他就告訴我當着真的接觸起來的時候，情況却正是和所想的相反。他搖了指揮刀，奮勇地攻上去，到已經把車站佔領之後，他纔發現了從手掌流到手臂上的血。於是他纔知道右手掌是爲子彈洞穿了，同時也纔覺得那不可忍的疼痛。但是他却十分高興，因爲他成了一件最滿意的工作。

當他說起來這件得意的往事，他就又振作起精神，揮動着手，像他還在領導了一羣工人在戰爭，他搖了手臂，有的時候還從座位上站起來。但是當他說完了，想起來那不過是追述一件過去的事，就又覺着十分無興致的了。

他又頹然地坐下去。

「其實，這些事不提也好，已經到了連自己也必須隱藏的時候了。」

他又點起一支煙來抽着。

在他的精神上，我知道他是忍受痛苦的，在生活上，他沒有一點憂愁的必要。他的家很有錢，還能給他華貴的生活，他在說了許多關於自己的話之後，忽

然想起問到我的情況來了。我就告訴他：

『我在教書。』

『結婚了麼？』

『我還是一個人的。』

『那纔好，』他像是有着什麼樣威觸似地如此說着，我想那些嫁到富貴人家的女人，總不會再有什麼不滿意的吧。

『女人總是麻煩的。』

我知道他的妻也是和他因戀愛纔結合的，可是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忽然說起這樣的話來。

『你現在怎麼樣過着日子呢？』

『我就是住在家中呀，自己栽置些花草，再讀一點書，也就是很快地把日子

「到這裏有多麼久？」

「兩個月也過了，正在過着的時候，覺得是漫長的，可是過去了，又覺着像飛一樣地快。」

忽然他站起來，走過去仔細地把一枝倒下去的花枝扶了起來，我却驚訝着他居然有着這樣的細心。

這時，我更仔細地看着他，我看到他的臉上有些皺紋了，頭上還有幾莖白髮。他的眼睛還在露出一點懷疑的光來，像是對於將來的一切，不是如從前那樣地深於置信了。

我計算着已經在這裏過了一點多鐘，便站起來和他說着告辭的話。

「爲什麼不多坐一下呢？」

他立刻又走近我握了我的手。

「家中怕有友人來，下次再來吧。」

『你若是有事，我就不敢留你了，你知道我是很想找朋友來談談——』

『但是，覺得有多少話要說的，見了面又說不出來——』

『你知道，我的家裏，沒有一個人可以談的——』

『沒有事的時候，多到這裏來來也好的。』

也許他是到了真的需要一個友人的時候了吧。在從前，我還沒有覺出來他有着如此深厚的熱情，但是一個受了殘酷的待遇的人，就把一個人原有的個性也能改過了。

『一定的，我會來看你。』

我走了，他我仍然握了我的手送我出來，依戀地道別後，我們纔分開手。

這以後，在很短的期間我並沒有去看他，我自己呢，爲了生活的原因，很快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而我從另外的地方住了三年之後回來，只是三四個月以前的事。於是在半月以前，偶然地我遇見他了，這一次我又是幾乎不敢去認他，



他又是變了。他的背部有點彎下去，他的臉成爲黃而蒼白，他的眼睛無神地望了前面。我看到了是他，就告訴着友人稍等我一下，自己走過去。

「喂，楊，你一個人來的麼？」

我知道他聽見我的聲音，很遲純地纔把臉轉向我這面，這時我已經走到他的身前，伸出手去，預備和他握手了。

「想不到遇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他站起來，握着我的手；可是他的手不像是從前那樣強壯有力，他說話的語音，也顯着十分微弱了。

「我回來有三四個月，還沒有得時候去看你。」

我向他笑着，他却像是始終注視着我，那是逼人的眼光，我想着躲開。

「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告訴了他我的住址，他就請我和他坐談一下；可是我却以有另外的友人在

等我的話，委婉地回拒了，然後和他告辭着：

「我許在這兩天裏去看你的。」

「不，不，」他帶了一點嚴重性和我說，「還是我去看你好。」

於是我就離開他了，我的腦子裏總是閃着他的影子，尤其是包了他的那兩隻眼睛的黑暈。幾乎像是深深地塗在我的記憶之中，永遠也不能淡下去。我就又想起他的眼睛，雖是無神地，有時又像長矛一樣筆直地刺着我，我知道那是有點異樣的，那像是對於一切人都懷疑終於是憤恨着。他或者恨不得自己的眼睛能冒出火焰來，燒焦了他所看到的一切。

到後來我並沒有守着我的話去看他因爲自己的工作，和漸漸熱起來的天。在我也不會想到他會到我所住的地方來的時候，他却來了。

我想起來他是會抽煙的，便把煙送了過去，還爲他點着了；他仍然是像從前那樣子狂吸着，發了噁噁的聲音。

他坐在那裏，瞠着我，像是諦聽着什麼，我看到夾在手指中間的那支煙快炙着他的皮膚了，他也沒有丟開去。我忍不住了和他說：

「煙該丟了，不然就要燒着你的手。」

對我的話他並沒有加以置信，還是自己去看看，纔丟到煙碟裏去。

「我是想來和你說一件事的——」

他突然地這樣說着了，露了異常的嚴重性，他皺起眉毛來，用手掌抹着自己的臉。

「很歡迎的呢，有什麼事情談談也好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沒有人類？」

「給了我這樣一個莫明其妙的問題，我不但是不知道怎樣回答，而且還想不出他爲什麼要問我這樣問題的用意。我的心中想着他或者是故意來和我說着笑話吧，可是他的樣子又是那樣的嚴肅，我只得反問着他了：

「爲什麼你要問這句話？」

他像是想了想，低下頭去又抬起來，說着：

「我想找一個那樣的地方去。」

「你有着和人類隔絕的意念了？」

他點點頭。

「爲什麼呢？」

「我厭惡人類，我恨人類！」

他切齒地說着，他猛然地把握拳的手槌着近着他的一張方桌，爲他倒的水立刻濺出來。可是他未曾注意到。他整個地是爲忿怒緊緊地抓着。

「世界上怕沒有這樣的地方吧。」

我只悠悠然地答着這極平凡的話，想不到他却立刻變了神態。他露了萬分失望的樣子，像是一個希望在他的面前爲人活生生地捏碎了，他站了起來，湊近了

我，向我低低地說着：

「是這樣麼，是這樣麼？」

「每一個人都要給你相同的回答。」

「那怎麼樣呢，我還是只能忍下去一切的侮辱麼？」

「誰來侮辱你呢？」

「你要問麼？所有人都來侮辱我的，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妻，我的兄弟，我的友人，我的僕役……都有，都有，什麼人都是一樣的。」

「他們怎麼會來侮辱你呢？」

「呵，他們罵我是『沒有用的人』，『沒有用的人』！」

他又坐下去，額上的汗在淌下來了，他並沒有想到措拭，他是在極度的苦痛之中，他那愁苦的臉扭成難看的樣子。

「他們罵出了口麼？」

「沒有，他們只是在心中罵着，可是我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想到來罵我，我就聽見了。」他說到這裏停了停，「我的神經是健全的，我決不會錯。」

「你說你的父親和母親？」

「是的，他們也罵着我，」他像是十分傷感似地說着，「他們以為我是徒憑理想徒憑血氣的人，當着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他們說過——」

他像追想着什麼似的，用手掌敲着上額部。突然間他又接着說下去：

「他們諷笑我，覺得我只是一個思想過分邁進又胆小如鼠的人。」

「是你聽到他們這樣說着的麼？」

我覺得奇怪了，我想着任何父母總不會來譏諷自己的子女吧。

「那——那倒不是，」他微微地搖着頭，終於又肯定地說：「我的心聽見他們的話了，我的心可以聽到一切別人想說而未出口的話。」

「哦……」

我知道了些什麼了，我輕輕地嘆息着。

「他們罵我是沒有用的人！」

他苦惱地說出來，然後把臉埋在手掌裏。

「你誤會了，他們沒有罵過你。」

聽到這樣的話，立刻就把手臉抬起來，以眼睛逼視着我，好像對我說：「你，你也站到他們那邊去了！」可是他又繼續着他的話：

「在我的友人——同志的心中，我却無疑地是一個落後的人。我永遠未曾追上他們，我只留在二者之間，成爲一個不進不退的人。每次我見到他們，他們就笑着我的懦弱無能，說我像一條狗似地夾了自己的尾巴躲在自己的家裏。——」

「這又是你自己想着的吧？」

「不，不，我不告訴過你麼，我的心聽得見一切未說出的語言，我是聽到了的。我向他們解釋——其實我用不着解釋，我却是顧念到這誤會能影響我和他們

的情誼，——他們更笑着我，說我的神經也不健全了！天呵，他們要拿什麼話來罵我呢！朋友，你看我像是神經不健全的人麼？——

我欺騙着他了，却是爲了他的好，我搖搖頭。

「可是他們說我神經不健全，什麼是神經不健全呢。呵，一個瘋子，一個沒有用的人。」

「在社會中我是一個害羣之馬，我是一個罪人，是人人該指摘的人。」

他的滿臉都流着汗，這原是一個了不得的熱天，我因爲聽得入神，好像忘了炎熱一般。

他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口水，然後用手抹着臉上的汗，他又點起一根煙抽着。

我看着他，那疑慮，焦躁，煩惱的樣子，引起我的同情，我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可是我不敢說，我怕說出來之後對他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他丟了那支煙，又說着：



「我的妻，——你知道麼？」

「我看見過她，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你錯了，」他冷冷地笑着，像是對於我那錯誤的觀察加以輕蔑的譏笑，「她是世界上頂壞的女人！」

「你不要這樣說吧，對於一個丈夫她總是一個難得的好妻子。」

「在外面看起來你的話也許不錯，你沒有再向深處看她一步，她是最會作假的人。」

說過了，他低下頭去，又是在思索着什麼樣的實例。

「譬如她每次勸我不要再多到外面去，總有許多好聽的理由；可是她的原意却是這樣：「就守在家中吧，一輩子也不必出去，靠了父親的錢活下去也就算了。」——」

我皺着眉搖了搖頭，他還是說着：

「——就說今天吧，我出來，他就問我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她又說這麼熱的天不要老在外面吧，怕會中暑的，你想她不是把我看得比什麼都不如了麼？——」

「——我是從死亡的手中轉過來的，我曾經在戰壕裏爲雨水浸了腰站立三天，我會一天跑過一百二十里的路；我還會怕這熱一點的天麼？——」

他興奮地說着，唾沫的星子從他的嘴裏濺出來。

「——我忘記把扇子帶着，她立刻就告訴我，她看我是一點也沒有用；可是我說我是故意不帶出來的，——你想，這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麼？」

「——而且她——她也罵着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像是很費力地嘆了一口氣，「想想看，一個我所愛過的人，比我的父親和母親還要親切的人，也是這樣來罵着我了。」

「你不要誤會吧，他們不會對你這樣的。」

「你以為我是誤會麼？并不是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沒有用，可是我願意由別人說着我，我更怕不用嘴來說，只是用心中來說着。」

我望着他。我看得出他真是爲着這些憂煩，他的樣子很使人驚恐。

「楊，我想你該靜一靜。到鄉間去住上兩三個月吧，城市的生活也許對你不十分合宜，你該有好的靜養，你的思慮是太過分了，你必須注意自己的身體。」

我以衷心發出來的話向他勸告着，我是同情他，我想像得出他是如何地忍受着苦痛，所以我誠意地說了。聽到我的話，他却翻起眼睛來，瞪得大大的，朝了我一動也不動地望着，就向着我說：

「你該接着說出來下面的話呵。」

這使我愕然了，我想說的話不是都已經說完了麼，我是沒有話說的了，可是他要我說什麼呢？

「說出來吧！」

他又在催促着我。

「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了。」

我終於這樣說。

他站起來了，他的眼睛像是冒着火，他從牙縫裏擠出一個一個的字來：

「你也來罵我是沒有用的人了！」

這他却說錯了，我并没懷着一點看不起他的意思，我就和他說：

「沒有那回事，你不要這樣想吧。」

可是他并没有停止，仍然用着恨恨的語調和我說：

「我纔走進來我就聽到了，你不必說吧——」

「楊，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我總還是你的朋友。」

「呵，朋友，——朋友，我知道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他逼着走上兩步來，

『可是不願意別人來說我是沒有用的人！』

纔說完這句話，他就跳起來猛然地在我的臉上擊了一拳，他的那一隻拳頭要擊上來的時候就爲我迎着抓住了。我的臉痛得發燒，我將要施以對平常人的報復，突然間我想起來了，我放開他的手，我不說一句話。我用手撫摸着我的傷處，已經傷了外皮，像油一樣的血滲出來。

他也站在那裏，看着我。默默地，漸漸我看到他的眼睛裏有眼淚在轉着了，他就低下頭去，用遲緩的脚步走了出去。我沒有送他，還是站在那裏，我沒有一點恨他，我仍然是同情他的。

我聽到僕人關門的聲音了，我想僕人一定也覺得奇怪吧，想着主人何以不來送客呢？

我還是站在那裏，我不知道自己想些什麼，我像是呆定了，我的傷口，爲汗水所浸潤，起着難耐的疼痛。我走到鏡子的前面去照了照，我看到那紅色的血，

沒有用人的人

我又起始覺得我的臉有一點發癢，在鏡子中我看到漸漸掛下來的兩行淚。

對於他，我仍然是有着深厚的同情的。



# 出 獄

何家槐

一

他回到已經離開十多年的故鄉來了。

那是一個寒冷的下午，雪大朵的大朵的飄着，飄着，在那砭人肌膚的寒風中，響着枯枝摧折的聲音。

他的妻，那把工作困苦自己的婦人，也給寒冷拘禁在家裏。她呆坐在門前，簡直想不出事來做，心怪紛亂的。她感到無聊，一個有悲哀身世的人，最怕有閒暇，同幸福者從閒暇中能夠得到快活的情形完全不同。因為一有空，就有時間允許她追想過去，這回憶是她最難受的事。



天已經昏黑，屋裏的黑影漸漸濃厚，彷彿凝結成一面疏密相間的夜網。她走到窗前，把窗門打開，想放進一點外邊的光線。

就在這時她瞥見一個黑影，在田間的小路上慢慢移動，愈近愈大，她呆住了，因為那黑影向着她的家裏走，而且她辨別出那是男子。

誰在這種壞天氣，冒着這樣猛烈的風雪，上她的家裏來呢？她奇怪。

那影子漸漸移近的時候，她更驚奇的立刻認出是金生，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敢相信，怕是看錯了，但擦一擦眼睛，再擦一擦眼睛，面前站着的分明是他。

他走上石塔，光着頭，沒有帶傘子，頭髮上掛着水珠，耳朵上掛着水珠，肩膀上却堆着一層很厚的白雪。

她能再懷疑嗎？

趕上去，連跳帶奔的，捏住他那凍紅了的發抖的手。

「金生！」

「……」

苦笑着，沒有回答。

他眼裏射出黯淡的光芒，又遲鈍，又可怕。他的雙頰深深地陷了進去，口唇沒有一點兒血色，連一向是肥滿廣闊的前額，也像給誰重槌了一頓，變成了扁平的一個。瞧他那憔悴消瘦的樣子，她想哭；但一想到十多年的分離，竟已成過去，而且他居然平安地回來，她又不禁地微笑了。

「怎麼你連傘子也不帶？」

她小心撲去肩膀上的積雪，溫存地問。

「什麼也沒有了，空雙手進去，也空雙手出來！」

抹一抹鼻涕，他咳着嗽。

拉他進了小房子，關了門，留猛烈的風雪在窗外喧嘩。一坐下，她就揩一揩

淚水，揩一揩紅眼說：

「夢想不到你今天回來！」

「滿期了。」

他掀動那沒有血色的嘴唇，怪費力，怪陰慘的回答。

「滿期了？照算不是應該再坐一個月，才滿十五年嗎？」

「當然是照算的，一天沒得便宜，你記錯了。」

「我每天計算着的，我原料你要到九月才能出來，現在還是八月初頭呢。」

「不，並不缺少它一天！」

「……………」

她又揩去掛在臉上的淚水，很愉快地笑了。但難受的沈默，隨即在他們之間開始，那情形是很奇怪的。他們想不出話，要說的實在太多了，簡直理不出一個頭緒。她因為怕他肚餓，急急上廚房去生火燒點心，以致竟疏忽了他那濕透了的

村莊的人：他往年的朋友，親戚，甚至從未見過他只聽長輩說起他故事的孩  
子，不絕地往小屋裏走去。

鞋襪，濕透了的衣服。他自己呢，似乎也忘了所以的樣子，不覺得濕，不覺得  
冷，也不想問問這十五年中家庭的變化，鄉村的變化；以及妻自己的生活。他沈  
默地靠牆坐着，用一種懷疑的，漠然的眼光，向四周探視；黑黯，陰森，齷齪，  
寒酸，他覺得這間屋還是十五年前一樣，只不過更老更可怕了。他望到掛在牆上  
的那枝獵槍，那曾經跟他度過少年生活的獵具，感到一種朦朧的快活。他非常親  
熱的走去把它取下，扳一扳機柄，想扳動它，可是這管槍也跟他自己一樣的老  
朽，不中用，因為它已經鏽了。

廚下妻在燒着火，火焰透過破爛的板牆，照耀得亮亮的。

## 二

## 「金生變成怎樣了？」

每個人都這樣想，這樣推測。他留給他們的記憶，是個身材魁梧，圓而黑的眼睛射出光亮，叫人見了快活高興的漢子。除此以外，他的被捕在他們心上刻下一個更深的，更難忘的印象。那也是一個寒冷的下午，他們看他在雪地上跟來攔取他的自由的人掙扎，像隻狼似的暴吼。他給警察毒打了一頓，鼻子流着血，結果還是給帶進縣去。他犯的什麼罪，全村人至今也是很少明白的，他們只曉得從此這可憐的金生，就在那陰司般的監獄裏，活生生的困守着歲月。

來探視他的，彷彿全感着一種不能自制的愉快，在屋裏擁擠進擁出，擠來擠去。這鄉村原是平安的，單調的，成年累月沒有一點兒變化。金生被捕的那件事，那件事發生時的恐慌，以及發生後的猜疑，的確會給這個小村極大的刺激。住在這兒的男女，全不愛出門，就是男人中一生沒有到過縣城的也是很多。因此村前大道上偶爾有騎馬挑鋪蓋的經過，或者有個退伍兵銷差回來，也彷彿能使全

村人興奮。現在金生——坐盃已經十五年的金生，又居然回家來了，這消息自然更能激動他們，使他們感到新奇。

他們不斷地問他，叫他名字，小孩子們張着天真的眼睛，彷彿看賽會時的神像一樣，烏溜溜的儘瞞住他，從頭一直端詳到鞋襪。有幾個人更要起勁，時常跳上去，拍着他那瘦而狹窄的肩膀說：

「金生，脫了惡運了！」

「以後是永遠快活的日子！」

他們全這般爲他祝福，接着又用同一的口吻，安慰他的妻：

「你等待着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以後一定幸福的。」

「謝謝你們，」她笑着回答：「想不到真有這麼一天，我以爲總是一個人活下去了。」

如果笑是真快活的表示，那末她的快活是真的，她從沒有這樣開心。她彷彿

年青了許多，臉上微泛着紅暈，眯着眼睛看人，用洪亮的清麗的聲音說話。她十九歲就嫁把金生，那時真是全村最出色，最標緻的一朵花，溫柔而且美麗。可是三年後，金生一被捕，不斷的災難和不幸就把她毀了。但今天如果還有人以為那座小屋裏仍然住着一個可憐的，不幸的婦人，那他直是瞎了眼。

一整晚，那座小屋裏洋溢着笑聲，那笑聲，在這冷清的，靜僻的鄉裏，是只有結婚過節的時候才能聽到的。這樣一點小房子，却聚集着這麼許多人，難怪要鬧嘈嘈的不得開交了。

他們沿壁坐在長檯上，爭着問長問短。只有一位老先生，還不脫紳士們的脾氣，側着頭，手籠在袖子裏面，除了吹烟跟咳嗽，從他嘴裏簡直聽不到一點聲音。他不發一言，不時在膝蓋上用手拍着，注意金生的表情。他覺得大家爭着說話的時候，他用不到開口，輕開口反而有失自己的身分，自己的尊嚴。而且在這當兒多問金生獄中的生活，多叫他傷心，也是萬分不應該的。

爲了報答他們的好意，他的妻想留他們吃飯，再跟金生談談天，她在這幾年  
中幫人打穀，磨麥，洗衣服積蓄起來的一筆錢，就是在這個晚上花光，她也是十  
分情願的。可是他們拒絕了，全不願留在這兒多打擾他們，多浪費他們。

「你們早一點睡罷！」

「再做一回新夫婦！」

「明兒再談，金生！」

他們像鬧房鬧完了似的走了，於是這間小屋裏，又只剩下他們兩個。

她點亮了油燈，怕不夠明亮，再加上兩枝洋燭，把它們熊熊的燒着，燭芯像  
花朵似的吐出火焰。於是一頓豐美的晚餐開始了，他們圍着一張桌子坐下，像新  
婚似的。她替他盛飯，端端正正的送到他手上，青春又回到她的身上了。

多少年沒有一同吃飯了哩！

桌上有風肉，有蒲菜，有雞，有蛋，算是一頓從未有過的晚餐。她自己很少



吃東西，一雙眼老是溜在他的身上，彷彿看不厭，有時她還故意用臂膀觸一觸他的臂膀，用手指敲一敲他的手指，用腳踢一踢他的腳。她替他斟酒，夾菜，生怕菜太熱，她像餵小孩子一樣，先用口吹涼，再慢慢的，輕輕的送上他的嘴巴，吩咐他細嚼，看他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她就樂，否則她就不高興。看她那種熱情的樣子，人家簡直要當她在款待一個新愛，或者了不起的一個貴客。

「這是風肉，你不是很愛吃嗎？」

「是的。」

「那末儘量吃，趕快吃，你瘦得不成樣子，回家來也得養養……怎麼你又呆住？……快吃，……快吃，不然菜就要冷了。……」

「不要性急，我已經差不多了。」

是無力的，憂鬱的回答。他不笑，不問就不開口，臉上也沒有一點快活的表示。他只是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彷彿連瞬也不瞬一下。有時他也動一動筷子，

擦一擦嘴巴，但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動作了。這沈默，這古怪的冷淡，使她感覺到萬分難受，她這瘋狂似的熱情，她這溫柔極點的撫慰，難道竟引不起他的一點興趣？

她覺得有點氣沮，但並不懊惱，還是很熱心服侍着他。看他已吃完一碗，她連忙把自己的飯碗放下，替他盛了第二碗。

他却搖搖頭。

「吃不下。」

聲音是低而啞的。

「怎樣你只吃一碗？在牢裏，你也這樣節省嗎？」

想起他以前一頓要吃三四碗飯，還要時常嚷肚餓的情形，她奇怪而且心痛。

「不，在牢裏每餐半斤。糙米飯，却是完全吃了的。」

「回到家裏，反而減少了？」

她愈覺不解。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他又搖搖頭，愚蠢地瞧着自己的妻，這變態使她禁不住想：

「他簡直變成傻子了。」

### 三

晚餐不歡地結束。

本來點在飯桌上的那盞油燈，這時移到靠床的一張檯子上，那檯子已積滿了灰塵，一面她賠嫁來的大鏡子，因為久不用它，也已失了它的反光作用，只在黑暗中模糊的發亮。

「回到家裏，照例該快活一些！」

她又鼓起熱情，坐在他身邊，想要他笑；但這十五年的獄中生活，不但把金

生的身體弄壞，就是歡笑這件事，也彷彿叫他忘了。

「你有點不快，不是？」

「不！」

「在牢裏，你常常想到我嗎？」

她又想起來問。

「想到你？如果常常想到你，那也活不到這十五年了。」他回答：「就是想  
到你，又有什麼用處？」

「那末你絕對不想起我嗎？」

她追問。

他的眼光在他驚疑的臉上呆住了。

「初進去的幾個月，自然一到晚上就不能安睡，全夜做惡夢，夢見跟你在  
道，我以爲自己會在瘋狂的思念中死去；但後來却安定了，習慣了，日繼夜，夜

繼日的只是睡覺，睡覺……。」

她邊聽他說，邊給他沖好一碗濃茶，再到水缸裏舀了一臉盆水，把一塊用得脫線了的面巾當作抹布，把桌子鏡子統統都抹了一個乾淨，又把枕頭被鋪好，好好地整理一下。

多少年沒有一同睡覺了哩！

「照照鏡子吧。」

她把那面擦亮了的鏡子遞給他。

「不用。」

搖搖頭。

「你頭髮太長了。」

「唔！」

怪冷淡的。

「你的鬍子也太長了，明兒去剪一剪髮，修一修面，那會年輕一些的。」

「唔！」

這聲音來得更冷淡，更陰沉，彷彿在夢中回答一樣。以後再問他，簡直連唔也不唔一聲了，他只是搖頭，搖頭，連連的搖頭。

她頹喪地看着他，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感到幻滅的悲哀。那樣生龍活虎似的一個漢子，竟已變成了這樣老朽，這樣遲鈍。他以前愛說，愛笑，愛做活，誰見了都愛，誰見了都稱讚的。可是現在呢？現在呢？……………

#### 四

以後的日子，她快樂嗎？一般的說法，都以爲她等待着的日子到來了。她等待着的人在她面前了。但她是不是同人家想像一樣的幸福呢？這個回家來了的金生，是不是還是十五年前那個強壯活潑的漢子呢？……………

他回家以後，簡直不能做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他甚至無力走路，兩隻腳好像依然鎖着鐵鍊，只能慢慢地移動。他怕風，怕雨，怕太陽，怕見人面，連到市上去買點東西也懶得出門。每天他毫無聲音的躺在床上，似乎害了癱瘓症，就是大六月裏也擁着棉被，清早望着太陽從東邊上升，深夜望着月亮打西邊隱沒，眼睛睜的讓着日子一天天過去。

每到吃飯的時候，妻就喊：

「起來，吃飯！」

於是他起來，不洗臉就去吃飯，食量和健康人一樣。吃完飯，把飯碗很方便地往灶上一放，連嘴巴也不措一下，又馬上鑽進被窩裏去了。

這是一種豬彘的生活。他已是一個完全沒有靈魂的軀殼了，不知道苦，也不知道，只是昏天黑地的，麻麻木木的過着日子。妻整日夜在外面幫人做活，賺幾個錢來買米買菜，讓他舒舒服服的，平平安安的睡在床上，這差恥他也毫不感

覺到。

長頭髮，長鬍子，發青的臉孔。……

「金生的確已經心死了。」

這悲傷的感覺，在她心上一天天的滋長起來。





## 祈 雨

王統照

這一夏的乾旱使得農夫們夜夜裏望着天河歎氣。

從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幾場小雨，當然不會溼潤了烈日下曝乾的土地。饒倖將麥子收穫之後，一切小苗子類的長成大感困難。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高粱已經可以藏人了，現在却是枯黃的只有尺多高，滿野中半伏着無力的披葉。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熱如焚的天氣，過於乾燥的空氣抑塞住初生的生機，一對對的小圓莢的邊緣，變成焦黃的色彩。農人早已用不到下力的鋤，掘，因為在這樣乾旱之下，田中的莠草也一樣是不能爭着生存。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龜紋，正同冬日的嚴冷後現象相似。壞一點的河邊碱質地，更多上一層白質，由土中滲出。除却田野的農作物之外，村莊旁邊的菜園與成行的果子樹，也受到這同等的影響。本來這

是一帶有名的雪梨的產區，今年在樹葉中間，却沒掛住多少梨顆。有的又十分蕭小，沒得到充分的水分的養力。瓜地更可憐，大葉子與細瘦的長蔓表露出難於結瓜的憔悴狀態。雖然瓜地的主人還可從井裏提水澆灌，那有甚麼用處。艱難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濟這樣的荒象。何況無邊的旱田，田邊原沒有灌溉的設備，一切全憑每年的運氣去碰豐收與歉收。他們終年縱然手足不閒的勤動，不過是挨着久遠久遠傳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換耕，與一鋤一鑿的努力，一遇到連朝的大雨，幾個月的亢旱，蟲災，農作物病狀，只可仰首看天，憑了自然的變化斷定他們這一年的生活的投機成功或失敗。

陳家村的全村子中屬於他們所有的土地，合起來也不過七十畝有餘，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給人家佃租的，下餘有幾十畝歸他們自有。譬如陳莊長家有將近二十畝，他是這小村子中惟一的富裕人家，其次都是幾畝多的，不足十畝的一家便是奚大有了。其餘的農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與自耕的家數為最多。

不論如何，由春末的乾旱延到現在，那一家都受到這種不情氣候的懲罰了！存糧最多的陳莊長家中已經是喫高粱米與玉蜀黍兩樣的雜和麵，輕易不見白麵的食品，至於大多數的人家都攪上米糠研餅子做食料。各家雖然還有點春糧，因為他們對於以自己的力量辛苦獲得的糧粒是比甚麼都貴重的，眼見秋天的收成不知在那一天，他們都不肯浪費那少數的存糧。他們寧肯用些難嚥的東西充塞於腸胃之中，坐待好日子的來臨。各個鄉間都充滿了憔悴的顏色，與怨嗟的聲音。當着酷熱的天氣，大家望着空中偶有的片雲。沒得活作，他們充滿了活力的筋骨一開下來分外感覺到沒處安放的不舒適。這多日的乾旱不止是使他們爲着未來的失望，有精神上的惶惑與恐怖，肉體上也像沒了着落。六月中的熱風由遠處的平原中吹來，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由一個人到一個人的將薰蒸與乾燥盡量地到處傳布。每天由黎明時起，如火的太陽映照着血一般的顏色去焚燒着一切的生物。陳家村東頭的河流本是這數縣的大水，經過不少的鄉村與田野，河的兩岸，以年代

的久遠生發出一簇簇的小樹林子給牠點綴上美好的景色，但現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見白沙的河牀了。窄窄的用泥土與高粱搭成的小橋，在每年一過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會沖壞，直待到十月間的重修。這時却還好好的彎伏在差不多沒有水流的乾河上，像一個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無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黃土多已曝乾脫落下來，剩下高粱稻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亂髮。偶然有從上面走過的生物，更恰像是乾癟過的屍體上的錢子蠕蠕行動。離河不遠的一片柞樹林子，每一個夏季，濃陰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後的遊息地。如今却只有乾黃的簇葉在不很潤澤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災中的苦難。陰影不大，那些稀葉中間晶明的小石砂熱得可以炙手，因為沒法灌溉，連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憐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於沒有人力制服自然的變化與靠天喫飯中的農民，他們當這少有的災難的降臨只能從絕望裏繳發起求助於天的宗教上的靈力。相傳的老法子是乞雨

會，誦經，紮紙龍取水，他們不是一無所知的動物，他們却又是對一切並不甚明白的人們。他們不肯在這樣情狀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災的毀滅，在危急無從展手的困難之中，他們只能誠心團結起來以籲請天意的挽回。

然而時代却不許他們能夠安心去從容地乞求了。

並不是十分稀奇的事，鄉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記得，有幾回對於天災的對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事，縱然無靈，然而至少可以略減他們精神上的紛擾。記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為積雨的關係，洪流暴發，河身從沙灘下面暴漲起來淹沒了一些土地，甚至將村子中的茅屋沖壞了不少。他們却能夠在不斷的雨聲中跪在龍火廟的天井裏，崩着響頭虔誠禱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們還是咬着牙關安分乞求龍王的心回意轉！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後這樣的老文章已經變了筆法了。因為在較為安靜時候的官府，紳士，雖然一樣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偽善者，然而他們却總以為他們還是對於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應該負責任的。如同乞災，禱

雨，種種的一無所能的會集，正是那般囑過經書的善人所樂於倡導的。他們覺得自己當然是農民的先覺，一切事便作了領導人。於是往往對於團集辦法，儀注，款項，都很有次序地做去。而鄉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們後面追隨着，而且稱贊官府與紳士的熱心。現在這些官府，紳士，他們的本身已經變了，他們的意識，却已比從前的鄉民統制者更見得伶巧與學得多少新的方法。他們在自己的能力中儘着想去收穫，——金錢的剝取，責任的意義他們早已巧妙的給牠改變了顏色。自然他們批評他們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無識便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們的收穫之多，甚麼能夠激動他們呢？也因此鄉民在不自覺中彷彿失了領導，也像失了保障，然而這樣的變化却擴大了他們求知的意識，與漸漸破壞了他們的虔誠的安分心了。

再一層，便是生活的艱難支持了。本來鄉民是極容易在簡單的欲望下討生活的，他們即使沒有多少蓄積，然還能忍着苦痛去接受一切，以求未來的安定。何

況以前他們在節衣縮食之下每年總有存糧的可能，近來呢，這可怕的近來，爲了種種的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很大的蓄積，更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動着，再不能像前時的安然度過任何時候的苦難了。

這一個夏季在陳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搖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穩當。

陳莊長與奚大有家的自種地也一樣受着災難。然而陳莊長的地還有在路遠的村子中與人分租的，那裏在春天多了兩場雨水，所以還可以樂觀，而大有在春間辛苦耕種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穀子却已乾死了一半。他自從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遠記住了債務，賣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對於田地上的盡力已見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漸漸學會了喝酒。在重大的打擊之後，完全復現了他的爹的遺傳。他寧肯每天多化費十個銅板在烟酒雜貨店裏去買得一霎的痛快。自從四月以來，他成了這村子中惟一的雜貨店的常主顧了。雖然銅板不能預備得那末



現成，這有甚麼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來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費的。

家裏是想不到的寂寞，在從前他並未覺得到，好說閒話的，老是計算着喫糧的妻，與終天被逐出去拾柴拾草牛糞的孩子，因為大有的性格漸漸變成無謂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說話。那頭不容易喫一頓好飯的大瘦狗，有奚二叔時，常是隨着老主人身後搖着尾巴各處去的，現在牠也不願意與少主人爲伍了。牠怕他的大聲喝叫，與重蹴的足力，牠只好跑到街中與野外去尋找牠自己的食物。大有覺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長，而他的脾氣似愈變愈壞。對於死去的父親說是追念却也不見得，有甚麼追念的表現？那座在村北頭自家地內的土墳，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樹之外，他不是爲了土地的事並沒特意去過一次！對於家庭的不滿他根本上沒從着想，本來是很能作活的妻，與不很頑皮的孩子，他也沒有厭惡的念頭。然而這匆匆的光陰中間並無他人的引誘，而大有竟然有點變態。雖然對耕種的本分事他還不懶，一樣是按着時候同鄰人操作，不過他的一顆心却似乎被甚麼

壓住了！總不如從前的平靜與舒適。

他向來是不大對於過去的事加以回念的，過去的恥辱與痛苦，他十分樂意將牠拋出記憶之外。不過他是因此惹起了難於遏抑的苦惱！

早象已成的期間，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憂！未來的生活恰像一個尖銳的鐵鉤鉤在心頭。眼看見手種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靈要完全毀壞，他覺得分外憤怒了！在這寂寞與無聊的襲壓之中，比較着認為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穫。然而這預想顯然是變成了水中的月影，於是在各種的不高興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重大的失望！

於是雖在奇熱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癮並不會減少。

正是六月的末後的一夜，大有蓋着布單在院子中的大棗樹下睡。昨晚從從恆利雜貨店中回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中人喫過晚飯大後了。他怕熱，便拉了一領蓆子放在樹下。過度的白乾的疲醉，一覺醒來已經聽見雞屋內的喔喔的啼聲。一個大

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兒吸他的血液，他即時光了背膊坐起來，用蒲扇將蚊蟲撲去。黑暗中嗡嗡的蚊聲還似向他作得意的譏笑，一會聽見院子中東南角落的糞坑內的母猪噲噲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單上有點潮溼，看看空中只有遠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個晴熱的天氣。遍村子中的樹上可以聽得見知了的夜鳴。他們在高的有蔭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這些在黑暗與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轉得意的高調，這在大有聽來十分煩厭的。的確，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蟲來還要令他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處鳴聲中失却了效力，這並不是一擊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惡的東西的鳴聲的。他向東方看去，仍然是黑沉沉的沒見有何亮光。他盡力地看，在那一顆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點明光，或者距天明不遠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記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會。昨天陳莊長還囑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龍火廟裏去同着那個道士佈置一切。他因此覺得有點心事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記得頭半月時舉行的那一次祈雨會，到現在並

沒有甚麼效果。現在據說是聯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內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許有效，這是他這時的疑問。看看明星爛爛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疑問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擺在眼前，那些有鬚子的老人含着眼淚的在烈日下跪求，他們忍受着灼熱的苦痛，在香紙磚爐旁不顧烟氣的薰燄。道士的高聲誦經，自然也出自真誠。雖然平日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規，因為他一樣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餘閒還得耕種，這不是為別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測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喫飯的人誰沒有分呢！——騙着自己——騙着自己與他們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異了。怎麼到會的幾乎全是老年人，年輕的纔兩三個，再就是老人領去的童男，難道這也是必需麼？記得十幾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這樣，年輕的人一樣也有跪求的應分，怎麼現在變了？他想到這裏微微皺着眉頭，不能判別這是年輕人的躲懶，或是他們另忙別的事。

由祈雨聯想到春天的魏二唱的魚鼓詞，真的，那些豐收與農家的快活光景簡

直是成了過去的夢似的東西了！自從自己過了二十歲，以後在這偏僻的農村中眼見得是無論誰家只有年年的向下走去，除掉偶然有幾個從關東發財回來的人以外，地土的交易不常見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裏的產物不知怎的總覺得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裏用的力量，與一切應辦的事，不是比以前減少，糧米老是在兩塊大洋左右一斗，還是繼續向上升漲，怎麼家家却更貧窮了呢？大有懷抱着這個疑問却沒得答復，偶然與鄰舍家說起來，他們的斷語不是：「年頭兒刁狡，」便是「穀貴，百物都貴，」或者「化錢多了」這一類的話。大有在前幾年也是一個對一切事不求甚解的鄉下人，所以任憑這難於思議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不能有進一步的質問。但是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他的生活有些變異，他的一顆誠樸的心也不像前此對一切完全信賴，自己永遠是不去問難的了。尤其是奚二叔，忍受着難言的痛苦，攢着拳頭死去之後，這一幕的生活映片過於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從此失去了在他的環境中由小時候起積漸養成的忍耐力。

雖然心裏躊躇着預備天明後的祈雨會，然而在這將近黎明時的靜默中他是有另一種的動念在心中閃耀，——他很有力地斷定他的未來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紅的微光剛從東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見了一個新的輪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過臉，並不告訴家裏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柵門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柵門已經開了鎖。一個輪班守夜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門旁擱着鎗防守。這一夏中的搶劫綁票事情如同天天聽到喜鵲叫的平常，左近的每個村莊雖在白天也加緊了防守。像陳家村是沒有土圩的防守的連絡很不容易，只好從各家土牆連接的空處，伐了陵上的松樹與其他的樹木結成柵欄。從鎮上買來的大網的鐵蒺藜交纏在木頭的中間，在要緊的柵門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輕人輪流防守着。這自然不是完全無慮的設防，而且更沒有幾支新軍器，——步鎗，可是這一筆化費與人力的空耗已經是他們拮据辦成的。幸而抬

錯，土炮還是舊的存餘，這些笨拙的軍器用土造的火藥加上碎鐵，瓦片，小石塊，放一響雖不能有很遠的火線，四散出去就像一個小炮彈的炸裂，用在堅守上還較易爲力。而且不知從那裏來的傳受，鄉村中有些極笨的鐵匠現在也會利用洋鐵筒與空的罐頭造成重量的炸彈，這是較好點的村莊必備的武器。

那個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柵門，看見大有跑來便跳過來道：

「奚大叔起來的早，陳老頭剛纔到廟裏去了。」

「早啊，我覺得我是到會的第一個哩。」大有將一雙赤足停留在柵門裏的鋪石道上。

「陳老頭倒是認真，他還穿着粗夏布大衫，到這裏我向他說不如脫下來，到燒香時穿上纔對，免得出差。現在各村子的聯莊會還沒到，他穿着長衫怕不教土匪帶了去！」青年武士將步鎗從肩上卸下來。

「還是你想的週到，怪不得陳老頭老是要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誰也

料不定不出亂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會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來！……」

「怕甚麼！不是早調好聯莊會來保護嗎？」

「奚大叔，你猜能夠來多少人？一共六七個村子，人家還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門，你這是在外面不同於村裏，要個頂個！哼！土炮怕不及盒子鎗中用呢！」

「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還沒說完。

「啊！好，奚大叔，這是善事？不差，凡是莊農人家誰還不願意天爺快落雨，不落，今秋甚麼都完了！然而土匪還是土匪呀，他們還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來再辦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從他的紫黑色的臉上露出了判斷的勝利的笑容。

大有點點頭，顯現出躊躇的態度。

「照你猜，豈不是今天還得預備打仗？」



「這也不是奇事呀，那個村子在這一夏季裏不是天天預備打仗！」青年夷然地答復。

「我太大意了，甚麼傢伙沒預備。」

「一會咱這裏還去十多個人，可是沒有大用，只有兩桿快鎗，這不是一桿，——青年順手將鎗橫托過來。」

「好吧，現在咱們辦一下，你帶這桿去，連子彈帶，我另找桿土炮在這裏站崗。」

就這樣，大有緊緊腰帶將灰布縫的子彈帶斜紮在肩上，把那桿漢陽造的步鎗用左手提起。

「小心點！已經有頂門子了，只要拉開保險機就行。裏邊有四顆子彈，記住！」青年對於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說甚麼，肩起鎗走出柵門。

經過他們的談話與換鎗的時間，村外的郊原中已經全被鮮明的陽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夜間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潤的生態，被尙不十分毒熱的太陽曬着，頗有點向榮復蘇的模樣。

龍火廟是這村子的久遠的古蹟，據說縣志上曾在古蹟門裏有牠的一個位置。也是這些小村落中間的惟一的舊建築物。除去四周的紅色粉牆之外，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內裏的龍王的閣子，都是青磚砌成。那些磚比現在普通的燒磚大得多，似乎也還堅固。不過上面全被苔蘚封滿了，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野廟的歷史。廟的南面是一帶松林，稀稀落落的連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雖也有不少的楓樹，榆樹與高個兒好作響的白楊。却不如正面松樹的密度。廟北頭有幾畝大的一片義地，不知是甚麼年代與甚麼人家的施捨地了。裏面却盡是些貧苦人家的荒塚。有的已經坍塌露出碎磚，斷木，有的土塚已經夷爲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塚蓋上。這片地方已經有不可計數的死人得到他們的長眠，而左近鄉村的看家狗

子也是常到的熟客。再遠處便是些人家的農田，一片青黃，看不到邊界了。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却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臥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樣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因為牠們都只存留着古舊的空殼，任憑風雨的毀滅了！

大有穿過松林走到廟門裏面，靜的很，一個人沒遇到。直到正殿看見陳莊長正與鄰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紙。道士還沒穿起法衣，光着頭頂，一件圓領小衫，乍看去正如一個僧人一樣。

「好！到底是年紀輕，好玩，居然先抗起鎗來了。」陳莊長說。

「這是小豬仔告訴我的防備，防備不壞，不是聯莊會還要來？」大有走入了正殿門。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繞腮鬍子並沒刮剃，雖在清早，額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顯的見出他的職務的忙迫。他聽見人語，抬頭看着大有左手的鎗口正對準他的胸口，便下意識地向側面一閃。

「這東西可開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幹了！」

「怎麼沒膽氣！看着鎗口便嚇丟了魂，你終天在野廟裏住呢？」大有已經將鎗倚在門側。

「老大，你說話也要留點神，別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給龍王爺求情！那裏野不野的！……終天在這裏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東西來幹麼？今天可連我都

有點膽虛，到的各村的首事總要小心！……」

「做好事，顧不得這些了，——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吸水煙的鄰村王首事從容的插語。

「即使來也沒法，橫豎這麼下去是沒有好日子過。咱們那能眼睜睜的看着甚

麼都乾死，不想個法子，——這只好求神力了！」陳莊長究竟還認識得一些字，對於這完全信賴神靈的法力的念頭本來就認為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莊長的職責，在無可如何中這樣按照古傳的方法來一回「神道」，這也是多少讀書人辦過的事，不是由他開端。經過這番虔誠的儀式之後，他至少尚能減却良心上的譴責，也許「神而明之」就有效方？化育的奇怪力量本來不是人們能夠參贊的。多麼渺小的人類，只能在自然的偉力之下低首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與他的鄰居們能夠幹甚麼呢？所以他用「只好」兩個字表示在一無辦法之中的「惟一的盡力」。

王首事將長水煙筒向供桌上攔道：「管他的！咱弄到現在怎麼還不是一個樣，果然該死的向這邊找事，拚一下，省得年輕的閒得沒事幹！今天咱預備的不差，甚麼，合起來怕不到二百人。……」

「不見得吧！」陳莊長對於人數頗有疑問。

「多少一樣揍，老陳，不要滅了自己的威風。」王首事的脾氣很急暴，雖然上了年紀，還有當年跟着鄉團打捻匪的勇敢。

他們各自整理着種種東西，還有王首事帶來的幾個有武器的農民一齊下手，沒到八點，一應的陳設供品以及擺掃屋子等等都已停當，而各村來祈雨的人衆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乎變成黑色的黃綢簾遮住不清他的真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侍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優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他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的地上很整齊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

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却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黧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縐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濕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真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交全與「他」！

這一羣祈求者中間却沒看見奚大有，也沒有王首事帶來的那幾個武裝農民。原來大有被陳莊長分派出去，帶領了本村的人與別村子來的聯莊會在廟的四周布防。因為他有一桿步鎗，便沒用到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綠林」中的英雄。

近幾年中鄉村的聯莊會完全是一種無定規的民衆的武力組織。雖然有規則，有賞罰，然而所有的會員全是農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丟下鋤頭，拾起鎗桿，就拚

着性命向搶掠劫奪他們生活的作戰沒有事，仍然還得在田地中努力作業。不過他們爲了自己的一切，爲了防守他們的食糧與家庭，以及青年農民好冒險的習性，所以聯莊會的勢力也一天比一天膨漲。不過等到他們的有形的敵人漸漸消散下去，他們這種因抵抗而發生的組織也就鬆懈了。因爲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並沒有更深的意識，所以他們的興衰是與那些掠奪者的興衰相比例的。

陳家村左近都是少數人家的小鄉村，鎮上雖然有常川駐的軍隊，器械，服裝都整齊的民團，却不大理會這些農村中的事。有時那些新武裝者下鄉來，還時時要顯露他們的招牌給小村莊的人看，因此無形中便分做兩截了。

這一天他們因爲在謾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專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調派年輕的農民，在八點左右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多個。他們因爲沒有大集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備。不到人數十分之一的步鎗，還是由各種式樣湊合來的，類如日本的三八式鎗，漢陽造與俄國舊造的九連燈鎗（這是鄉間的名



字)下餘的便是些扣鎗的火鎗與大刀，紅纓長鎗。鐵的明亮都在各個的武士頭上閃耀着。然而驟一看來如同賽會的這一羣鄉民自動的防護者，散布在紅牆青松的左近，是有一種古舊的戰爭的趣味。各村的首事雖是花白鬍子的老人也有自帶小小的手鎗，掛在衣襟旁邊的，這都是他們出賣了土地忍痛買來的武器，雖沒會常常希望用牠，然而有這個彎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時貼上硃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為可以戰勝一切的邪祟。近幾年來這樣已成爲很平常的現象。鄉間的人民對於步鎗機構與兵士一樣的熟練，而膽大的企圖也使他們對於生命看得輕的多，比起從前的時代顯見得是異樣了。

形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古老的剝落的紅牆裏面是在土偶的威靈之下祈求他們的夢想，瀰漫的香紙煙中有多少人團成的一個信心，雖然在鵝卵石上將膝蓋跪腫，他們仍然還是希望龍王的法力能給予一點生活上的灌溉！而古舊建築物的外面，在松蔭之下却活躍着這一百五十多個少年農民的「野」心，健壯的身體，充

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熱的空氣的自由，他們也正自團成一個信心，預備着用戰爭的方法對待與他們作對的敵人！兩個世界却全是爲了一個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說是爲生活的競存，神力與武力兩者合成一種強固的力量，他們便在炙熱的陽光下面沈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這樣的武裝集會這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練習打靶子之外，他沒有自由放射步鎗子彈的機會。鄉間對於子彈的珍貴比甚麼都要緊，他們由各地方或者兵士們以高昂的價值將子彈買到，自然放掉一個便是防上的一種損失，也便是他們的生活少一分保護。所以火鎗可以隨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彈却要嚴密的保守着。大有從站崗人身上取過來的子彈帶，他曾數過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顆。在灰布的九龍帶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樣來。然而他統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農民惟有他是抗着這一桿僅有的步鎗。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夠有統率那些同伴們的資格。他沒會對準敵人放射過一回

鎗，然而這時也不恐怖，的確沒想到真會有敵人的攻擊。他以為這不過是過分的預備着爭鬥，原不會有事實的發生。

他這一隊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這裏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片土堆，相傳是古時的塚子。除去幾叢馬蘭草之外一點墳墓的樣子也沒有。再向上去有一個矮小的土地廟，比起鄉間極小的茅屋來還小得多，塌落了碎磚的垣牆裏面探出兩顆如傘的馬尾松。從樹幹上看去，可知這難生的植物的光陰的熬鍊。大有這一隊的十幾個穿了藍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這斜坡上形成一個散兵線。大有坐在土地廟前已是側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別的夥伴在坡下的，在廟內的牆缺處的，還有四五個肩着火鎗在稀疏的松樹間來往走步。他們佔的地勢較高，可以俯看龍火廟裏面跪在院子中的人頭，尤其是那個尖圓頂的香爐更看得清楚。風向很準，那一陣陣的濃煙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聲響聽得分外響亮，而廟前後的防

守的同伴，都隱約的看得到。惟有南門外的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密，只有幾支明晃晃的紅纓鎗尖從那些松針中閃出光亮來。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雖然在柵門口聽了那個站崗的小夥子的話，到廟中來又看見大家這樣鄭重的預備，像是警戒着要馬上開火的神氣，他樂得在綠林中裝一回臨時的英雄。然而這有甚麼呢，多平靜的青天白日，又有這麼多的人，難道他們肯來送死！他過於迷信他同他的夥伴的武力了。他雖不從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斷定沒有這樣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時還努力要作出一個統率者的樣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領着兄弟孩子們在幹正事。過了兩個鐘頭以後，看看日光快近東南晌了，夜裏睡眠的欠缺與天氣的毒熱，漸漸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廟裏的祈雨者已經換過一班，道士的法器不響了許久，再過一會大家都要喫午飯。好在都是自帶的乾糧，等着廟裏送出煮好的飯湯來，便可舉行一次野餐。時間久了，疲乏的意態似乎從田野的遠處向人身上捲襲過來。有的忍不住

腸胃的迫促，坐在地上乾口嚼着粗餅。大有這時已經半躺在石碑上，那桿步鎗橫放在他的足下。

「老頭子們真膽怯，上一次祈雨也沒這些陳張，……」一個黑臉高個兒的農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說。

「到底甚麼時候完事？——這玩藝更壞，幹嗎！還不如跪在石頭地上哩。」另一個的答語。

「不要急，停一會有事也說不定！」年紀較大的瘦子半開玩笑地道。

「真不如開開火熱鬧一回，火熱的天在這裏支架兒更不好過！」

大有本來想說幾句，然而他的眼臉半合着不願意聽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矇矓中靜聽這幾個夥伴的閒話，突然在東方破空而起的有連接着兩聲鎗響。很遠，像在陳家村的東河岸，這是一個電機的爆發，即時驚醒了這野廟周圍的防護者。大有下意识地从石碑上滾下來，摸着桿鎗迅疾地跳上土地廟的垣牆頂，向東望

去，那十多個農人不自覺地喊一聲，全集合在土地廟的前面。

「那裏來的子彈？」

「河那面，……：截劫！」

「廢話！我聽明白了，這兩顆子彈是向咱這面飛過來的。」

「沒有回響？」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們從經驗與猜測中紛紛亂講，同時可以看見龍火廟裏已站滿了院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聲響，而大門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動。大有竭盡目力立在高處向東看，甚麼也沒有，還是那一些繞在村子後面的半綠樹與微明的河流。他雖然笨，而在匆促的時間中也有他的果斷力，即時他喊那個說玩話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隊中間問情形。

經過沒有三分鐘的速度，很清楚的密排的鎗聲全在村東面碎拍的響起來。無

疑的顯見陳家村要有何變故，大有與他的這一羣夥伴不用商量都拿着鎗要跑回去。他們顧念村子中的婦女，孩子，平板黃黑的面目上都變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還沒跑到門紅外面，奇怪，由廟的西北兩面連接着飛過十幾顆子彈從他們頭上穿過去，這犄角式的攻擊出乎他們的意外。大有原來立在土牆上面斷定這是土匪去攻打他的村子，有這一來，他纔明白今天的祈雨會是真遇到勁敵了！隨着鎗聲他跳下牆來向大家發命令道：

「走不的！土匪真要從兩面來，回去更辦不了。……唔！大家散開點，都在廟門上可危險！」守土圩與柵門的經驗曾告訴他躲避子彈的方法，即時這十幾個人，在樹後，牆邊，找到了各人的防禦物，都顫顫的將鎗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後頭，半伏着身子將步鎗的保險機扭開，推動機一送之後，他的右手指在小鐵圈中放好，預備作第一鎗的放射。臉上的汗滴從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記了擦抹。

松林中的聯莊會的大隊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幾響火鎗，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單調的衝鋒號，淒厲的聲音由下面傳出，同時步鎗也在無目的的向遠處回禮。

於是他們的野戰便開始了。

大有只叫他們隔幾分鐘放幾響火鎗，意思是告訴敵人這斜坡上果有人預備着他們過來。他手裏的步鎗隔一歇纔放射一回，他每次放鎗時手頭上覺得很輕鬆，然而遇到這一次的勁敵，他的粗手指把住鎗桿自己也覺得驚顫。東面的西北兩方的此住彼起的向村子與野廟中愈打愈近的密集鎗聲，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的子彈是頗爲充足。這時兩方都彼此看不見身影，龍火廟的地勢窪下。西北方的農田接連着東面河流蜿蜒過來的土岸，向下面射擊，是居高臨下。而大有這一羣佔住的斜坡，較好也較爲危險。因爲由斜坡上去，樹木多，農田只是幾段豆地，容易望遠。

大有在初開火時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還可以靜聽鎗聲從那方射來，懸念



着村子中的情形與廟裏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並不十分害怕。然打過十幾分鐘以後，戰況更緊急了，先在陳家村東面響的鎗聲倒不很多，只不過似作警戒的很稀疏的放射，而從西北兩面逼過來的子彈愈打愈近。拍拍……的響聲聽去像不過半里地。聯莊會的人初下手還能沈住氣，吹號，放鎗，經過這短短的時間後，顯見得軍器優劣與攻守的異勢了。他們在廟門外，樹林子中，沒有甚麼憑藉，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在小苗子的田地裏與土岸旁邊，然回打起來不知那裏有人。而敵人的鎗彈却一律向廟門外的松林中很有範圍的往下射擊。尤其是西面的鎗響，圍着土地廟前後儘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們不敢向廟裏跑，恐怕被人家圍住；又不敢向陳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經過時一定也要橫死多少人，而當前的守禦，既無土牆，又沒有及遠的好多步鎗，……這自然使他們想不到土匪會來怎麼些鎗支一定要收全功！

沒有辦法，大有已經放過兩排子彈，在石碑後面粗聲喘着氣竭力支持。他知

道他的鎗若不努力使敵人不敢近前，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搶去。他向那裏退哩？下面只有幾棵小樹，大約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彈已可穿透他們的脊背。他聽明了，有十幾支盒子鎗在對面的土阜下頭專來對付他自己，有時從石碑的側面似乎可以看見土阜下的人頭，相隔不過二三百步，比初聽時由西面來的鎗聲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緊緊握住鎗桿，彷彿如握着一條火熱的鐵棍，子彈帶着了汗濕緊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恥辱，未來，……在這一時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頓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爭鬥！雖然事情是完全出於他的預想之外，而他的當事實到了面前却絕不退縮的堅定性，在這個炎熱與飢餓的時間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他知道在土阜後面的敵人要從斜坡上衝過來，直奪龍火廟的大門，這一條要道，若有疎失，自然關係他們全份的失敗。自己萬不肯放鬆，且是沒有退路，下面的夥伴們急切分不出幾桿步鎗跑上來打接應。這些沒有指揮者的農民，只知把

守住廟門向外亂放子彈與火藥，沒想到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邊盡力抵禦，又囑咐身旁那個黑高個滾下坡去趕緊調人。黑高個身子很靈活，抱了火鎗即時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個流彈由背後穿過來，打中他的左脅，他尖銳的叫了一聲，倒在一棵老松樹下面，作了這次戰爭的頭一個的犧牲者。

這一聲慘叫驚壞了斜坡上面與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這好打拳棒的高個兒便應該死在這裏，從亂雜的還擊的鎗聲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憤怒與急遽了！

命令沒有傳到反而葬送了這一個好人，大有從石碑後被慘叫的聲音叫轉過來，看清在血泊中翻滾的受傷者，他不自覺的呆了，雙手中的步鎗幾乎丟在地上。受了彈傷死在戰場上，這是第一次的經驗，何況這高個兒是去傳達自己的話而死呢！他無論如何勇敢却没有看死人一點不覺驚訝的習慣，他正在惶張與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兩鎗，對面一陣喊聲，從土阜後跳出七八個漢子，手裏一色的短鎗，射過來，鎗彈在空氣中連接振動的聲響，如同若干鬼怪在他們身邊吼

叫。大有的那些夥伴也喊着放了數鎗，速力既差，又無準頭，在曠野中那些舊式的裝藥火鎗那能與連珠放射的盒子鎗抵抗。他們沒會管領，便爭着往斜坡下跑。只這一陣亂動，已經被對方打倒三四個。大有盡了所有的力量連射去一排子彈，居然使那羣不怕死的凶漢傷了兩個，略略緩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學着那高個兒的滾身方法翻下去，更顧不得那些夥伴們是怎樣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廟前的一個，傷在胸口的年青人，瞪着眼從絕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這一瞬中，大有已經滾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隊，與由廟裏出來的那些老年人，他們一面竭力頂着打，一面却急促着商定趕緊退回陳家村，因為這野廟中沒法守禦，怕有被敵人完全繳械的危險。

衝過這條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一百六七十個農夫與一羣狼狽的老人，以及廟裏原來的住人，連合起來作成三隊。一共有將近二十支的步鎗，施

放開僅有的子彈，由松林中向四面射擊，同時那些避難的與武器不完備的防守者從他們中間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鎗的一個，在這危險的時間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將武器交付他人，自裝弱蟲。他不顧滿身的泥土與像澆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膽的青年由松林中衝出來。當然從西南方攻下來的敵人也拚了性命努力於人的獲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據着非常便利的形勢。北面農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這已不是爲了財物與保護地方的戰爭，而是人與人的生命的爭搏。兩方都有流血的死傷者，在進響的鎗聲中誰也不能作一秒鐘的躊躇與向後的顧念。大有餓了半日而且原來的瞌睡未退，恰好來作這樣的正面的防戰，分外喫力。然而他這時咬緊了牙齒，似乎平添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兩個受傷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暈成火團，颯颯拍拍的鎗聲似炸碎了自己的腦壳，他隨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蔭之外，彎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們拚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敵人終於沒敢靠近。及至他們退到陳家村的柵門邊時，又與在近處的幾個埋伏者打過一次。

其結果，他們的大隊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邊只聽見自己這一羣中不斷的喊哭的聲音，傷了多少他來不及查問。幸而敵人的子彈經過在松林中一陣急烈的圍打之後，似乎已經不多了。四周的喊聲中射過的子彈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柵門外時，斜拖在腰上的子彈袋除却布皮也是一點分量沒有了。

這一羣勇敢的農民雖然也有受傷的，他們却掙扎着跑進了柵門。大有一看見自己村子中的鄰人迅速的拉開木栓開門將他們納入，他心頭上一鬆，同時脚步緩一緩。後面敵人的追擊又趕上來。幸虧木柵外只是一條小路，兩旁有不少的白楊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敵人沒敢十分逼近，不幸的大有剛從一棵樹後彎了身子轉過來，右腿還沒擡起，在膝蓋上面有一個不大的東西穿過，他趁勢往前一跳，却已倒下來。臉前一陣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風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張開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兩個人回過來絕不遲疑地一齊拖着他塞進柵門去。

稀落的來往鎗聲中，大有只覺得天地完全是傾陷了似的，他臥在他人汗濕的肩頭上並不覺痛，右腿像是離開了自己。



# 書叢學文 版出 店書活生

我 與 文 學	春 桃	犧 牲	她 的 生 命	遲 暮	殘 冬	勞 者 自 歌
傅東華主編 實價六角	落華生等作 實價八角	老舍等作 實價八角	王統照等作 四角五分	郁達夫等作 七角五分	茅盾等作 實價八角	豐子愷等作 實價六角
<p>本叢內有五十九位作家各自寫他在文學活動上的經驗，如文學興趣的發生與見解的梗概，讀書心得，創作匠心，也可說是一本各作家文學生活的詳細自傳。</p>	<p>春桃(落華生)鼠牙(魯彥)四十頭牛的慘劇(葉希陶)五十字(王統照)鐵牛和病鴨(老舍)報應(張天翼)山中送客記(艾蕪)新不是不准哭的(征農)版米(蔣牧瓦)一個虛誠人的夢(姚舒)小羅子(蔣弼)橋上(魯彥)</p>	<p>內容有：犧牲(老舍)神祕病(蜀葵)妻的(週問)沈起子(包氏父子)張天翼(可憐蟲)李輝英(銀釧)蘭身的時候(王統照)亞猛(孫彥)人非人(落華生)王家(萬道鵬)沒有丁牙齒的(草明)生路(張麗蕪)</p>	<p>內容包含：遲暮(郁達夫)殺神(老舍)屋頂下(魯彥)出獄(何家槐)沒有用的人(靳以)萬勿約(張天翼)祈雨(王統照)黃發叔(盧燦明)馬棚(豐沙)等九篇創作。</p>	<p>內容包含：殘冬(茅盾)多收了三五斗(黎陶)女兒心(落華生)人與人之間(李守章)安全(魯彥)嗚嗚的許家屯(艾蕪)老人(沙汀)打臉(安種)等十四篇。</p>	<p>內容有：勞者自歌(豐子愷)不算惜春(丁玲)我的種痘(魯迅)故鄉一人(徐懋庸)我的學化學的朋友(茅盾)命相家(丙尋)倫敦的乞丐(語堂)等二十四篇散文。</p>	



文 學 創 作 選 之 一

# 遲 暮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

編 輯 者

生 活 書 店 編 譯 所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第 三 八 四 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四 月 再 版

活生

\$0.75